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百卷文库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工作者协会 编

儿童小说

卷

ABC

X

8

2

1

想听一听那美妙的声音
想看一看那美丽的景色
想感受一下那美好的生活

ABC

÷

同心出版社



本卷主编的话

许多人问过我们：为什么非要办《儿童小说》呢？

他们知道，这类杂志赚钱很难，赔钱却容易得很。

回想当年，我们执意要办这样一个专发各种形式与类别的儿童小说的期刊，那是因为我们固执地认为，嫩芽似的娃娃要长成参天大树，需要多方面的营养，其中，来自文学的养分是万万不可缺，也是任何别的教育所无法替代的。“纯洁思想、陶冶性情、开阔思路、启迪智慧”，是我们一开始便定下的办刊宗旨。

我们没有期待过金牌与鲜花，压根儿也没打算靠办刊致富发家。相反，我们是作好准备的，准备去走一条长长的寂寞之路。能为明天服务，本身就具有太多的光荣了，何况，我们还有党和人民的支持与关怀。孩子们，你们埋头阅读的身影，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报

我们不想对你们有所隐瞒，在办刊过程中，我们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困难，有好些是我们原先未能预料到的。我们赶上了纸价上涨、印刷费调价、出版业不景气、纯文学市场递减……这一切常常弄得我们焦虑不安，手足无措。

我们从事的，是孩子们需要的。

是的，仅仅是这一点，就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就让我们滋生出足够的力量去排难；就足够令我们年复一年干得快快乐乐，心甘情愿。

从1985年创刊至今，我们已走过了整整12年。12年间，《儿童小说》发表了近500万字的作品，这个选本选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12年间，我们迎来送往了多少读者？我们在一个个页码中编织我们殷殷的希冀，我们用白纸黑字表达着我们对你们——跨世纪一代的深远的期待。

1997年，《儿童小说》将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带着祝福，带着真诚，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将更多地与你们作伴、同行。我们的愿望单纯而又强烈，我们希望能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哇——，你没有读过《儿童小说》呀？真遗憾！”

序

余心言

中国的少年儿童报刊，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正式出版的已经超过200家。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面对中学生的，有面对小学高年級的、低年級的，还有面向学龄前幼儿的；有的以图为主，有的以文字为主；从内容看，有综合类、科普类、文艺类、艺术教育类、学习类；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

在广大少儿报刊编辑以及少年儿童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少儿报刊源源不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报刊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报纸和刊物都是定期出版的。它的长处是能够及时向读者提供新鲜的信息，满足读者的需求。缺点是不便保存和检索。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计算机手段。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报刊已经做到全文输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的使用也还远未普及。许多优秀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了，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事过境迁，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后来的读者想找也找不到了，许多读者还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作品。而少年儿童又是人生的成长阶段，每年都有上千万的新读者进入这支队伍，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老读者离开这支队伍。新的读者需要新的知识、新的读物；他们也有许多需求同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是类似的。报刊又不可能老是炒冷饭，大量刊登过去的作品。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使一些作者辛勤劳动的精神产品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新一代小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值得花气力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的组织下，各家少儿报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我翻阅了已经编好的几本书稿，感到内容是相当精彩的。一册在手，不同的读者就可以饱览自己喜爱的报刊中多年积累的精华。

这一套文集出版的另一方面功效是，便于各少年儿童报刊回顾总结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流，共同进行规律性的探讨，促进整个少年儿童报刊事业向新的高峰迈进。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今天的雏鹰将要在新的天空中搏击。他们有理由要求获得更精美的精神营养。我相信，我们的少年儿童报刊百花园明天必将更加光彩夺目。

1997年1月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小丁老师

吕清温

一、就职演说

我上初二时，我们班换了个新老师，刚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个子不高，不到一米六五，穿着后跟像马蹄子似的皮鞋也没我高。他平时和我们一起蹦蹦跳跳，说说笑笑，不像一般老师那样走路踱方步，说话板面孔。他站在我们中间，如果不看嘴巴上有一圈儿比我们稍黑一点儿的胡子，外人决不会把他当作老师。我们叫他小丁老师。接班一周后，他发表了震动全班的就职演说。

“同学们，我为什么来接你们这个班？因为你们这个班淘气包子多，我喜欢淘气包子！（同学们都瞪起眼睛，以为听错了。）

“我小时候也是淘气包子。我还偷过东西！（像晴空落下一个响雷，老师竟然承认自己偷过东西！）

“真的，我偷过家里的东西。那年我刚上初中，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大家一律穿球鞋，我没有。跟爸爸要，爸爸说啥不给买。我就把家里的小闹表偷偷拿出去卖了。卖了八块钱，挺便宜，够买一双球鞋就行（嘻嘻，同学们都笑起来），我当即买了双球鞋穿上。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发现闹表没了，问我，我都坦白交待了（笑声）。爸爸把我打了一顿，我一边虚张声势地哭叫，心里倒挺高兴，因为我到底穿上球鞋了。这一天我拼命穿，穿得他想拿去退也不行了。”（笑声，我们觉得小丁老师和我们的距离一下子近了。）

“现在我怎么样？不也念了师范大学吗？不也当上了人民教师吗？淘小子一样能出息人！而且比那种光会老老实实当老师的应声虫，整天像个木偶似的学生更能出息人！（大家鸦雀无声，洗耳恭听。）

“说老实话，你们班是个老大难班，没人愿接。这次是我主动揽的这‘瓷器活’，但我没有什么‘金刚钻’。对我，学校领导是不太放心的，认为我头发长、鞋跟高，不像个老师样儿。可是，我头发比马克思、恩格斯的长吗？比列宁倒是长一点儿，因为列宁是秃头。（大笑）接班前。领导一再嘱咐我，要好好把班管住，这帮学生不好管。什么叫‘管住’呢？谁管谁呀？要把班级搞好，只能靠大家。我只能说来帮助你们，做你们的朋友。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进步要靠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是进取心的！”（热烈鼓掌）

接着，小丁老师宣布了新的班干部名单，重新组阁，果然安插了一些淘气包。我虽然没进班子，但捞了个图书员的职务。小丁老师说：“这个工作是光荣神圣的，正像写在图书柜上的高尔基的名言‘爱好书籍吧，她是知识的源泉’那样神圣，需要由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来承担！”

我真有点惊心动魄了！我什么时候成了“品学兼优”的学生！我揪了一下自己的耳朵，还有知觉，没失灵。那么小丁老师是不是开我的玩笑？

二、受宠而不惊

我的性格属于“多动型”，用原来的班主任胡老师的话说，叫“顽劣型”。课外，我喜欢用拳头和别人打交道，不然生活就太平淡了；走路我喜欢踢石

子，如果踢在女生的屁股上，那就更妙了；上课我爱看画本，孙悟空大闹天宫，少林和尚打抱不平，比听课有意思多了，考试打多少分我不在乎；课间我爱踢球，不但爱踢足球，也爱踢排球。一次，几个女生围成一圈托排球，也是巧了，排球从空中飞来，正好落在我的脚尖上，我就势来了个仰身勾球，贝利式的。啪！哗啦！教室玻璃莫名其妙地碎了。胡老师让我掏一块钱赔偿损失。我去哪儿掏一块钱哪？除非掏别人的兜儿。咱兜里只有一些打弹弓用的小石头。回家和爸爸要吗？那无疑是讨一顿好打。我咬紧牙关，死不承认。胡老师气得瞪圆了眼睛和我吼叫。我呢，也不示弱，伸长了脖子狡辩，竭力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在对吵过程中，我无意间溜出句“猫样”。胡老师长得又胖又矮，小圆脸，小圆肉头鼻子，戴着副圆眼镜，眼睛也是眯成两条缝儿，虽然是横着的，不是竖着的；更气人的是他腮帮子上总长着一些稀稀拉拉的长胡须。课前，只要我一喊：“老猫来了！”同学们马上各就各位。更可笑的是，一次胡老师到县城开了两天会，回来后，不知哪个班干部汇报我如何如何，于是胡老师在班里批评我说：“看老师不在家，原形毕露，真像俗话说的‘老猫不在家，耗子上房啦’！”同学们都偷偷笑了。我为了憋住笑声，更困难的是还得极力做出非常悲伤的样子，肠子差点憋断。从那以后，“老猫”的外号就传开了，胡老师听我骂他“猫样”，一蹦三尺高：“你……你……你这学生太不像话，竟然骂老师！简直是朽木一块，不可雕也！你要能出息，我倒着爬出校门！”

像我这样的学生，能算“品学兼优”吗？小丁老师宣布我当图书员时，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瞅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了似的。

当就当！我不在乎。对咱这样的学生，新老师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先软后硬。先给你个官儿当，小组长啊。课外什么活动小组负责人啊，值日生的“值日官”啊。你是个班干部了，总该像个班干部的样子吧，其实不是真信任你，是给你戴上金箍咒，说好听点儿，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看你不听摆弄，就该狠收拾你，也不让你当官儿了。胡老师对我可能就是使的这招儿。这套咱明白。

“曹三，听说你被重用了，当了图书员？”鲁力课间在操场遇见我，“给咱们弄几本画本看看呗，别当官儿就不认哥们儿啦！”

常言道，秦桧还有仨哥们儿，咱也有几个哥们儿。不光本班有，外班也有，鲁力就是咱外班的好哥们儿。“好说，放学后你在校门口等我。”我非常慷慨，好像班级的图书是我的私有财产。

我们的图书共有500多本，放在前边墙角的图书柜里，也叫图书角。借阅规则规定，每个同学一次不能超过两本。可是没规定图书员可以借几本。大概这是对图书员的特殊优待。我不客气，一天看十几本。有的翻翻插图拉倒，画本呢，则先挑神话武打的看。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回到家看，在学校也看，如鱼得水。

一堂数学课，我被一本外国神话迷住了，以至于数学老师走到跟前还不知道，等他冷不防从我手里拿去画本时，我还以为谁和我开玩笑，瞪起眼睛想发火呢！

“挺有意思吗？”数学老师幽默地笑笑，“借我看看吧！”说完，不客气地拿走了。

等着吧，等着小丁老师找我算账，大概也该到改变策略的时候了。

三、意外收获

语文课，是小丁老师上。我留心地察颜观色，如果数学老师把画本给他了，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先不批评你，也会用眼瞪瞪你，来个警告。看来没这个迹象。小丁一老师像往常一样，对每个人，包括我，都是笑嘻嘻的。也许数学老师真是“借我看看”，但愿如此！如果那样，我宁愿自己买一本赔上，永远不再去想那本画本。

这节课学习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这老头可真逗：“你的忠实的朋友——从前是个正派人，可是现在成了伪证犯、小偷、盗尸犯、酒疯子、舞弊分子和讹诈专家的马克·吐温。”话说得多有意思。没讲之前，这篇课文我就至少读了20遍。越读越觉得好笑，越好笑越想读，这就读起来没完没了了。

小丁老师课讲得很活，不像有的语文老师，一生字解词，二段落大意，三中心思想，四写作特点，让人倒胃口。如果是大家愿意读的课文，他就让大家反复读，然后好像很随便地提点问题叫大家讨论，或者让大家提出疑问，再共同研究。他根据你提出的问题的价值给分。注意：这是他的发明创造。你只要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就给你分！他说这套不是什么凯洛夫的，而是他自己的教改试验。

我抢着念了一段课文。为什么抢呢？因为大家都想念，那就看谁手举得高。我举得高。一方面我喜欢这篇课文；另一方面我隐隐地觉得，在数学老师把画本交给小丁老师之前，应该表现得好一些。可是，以前不论我手举得多高，哪怕把大腿接上，胡老师也看不见，好像淘小子天生不是读课文的料。这回我念得没治了，像小说写得那样没治，我的朗读天才使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我们读完课文，小丁老师问：“马克·吐温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小说呢？”

“因为他恨竞选。他因为参加竞选，人格受到了污辱。”一个同学站起来回答。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说明美国的竞选不好。”又一个同学回答。

“怎么不好呢？”

“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另一个同学回答。

就这样，问题明白了，主题出来了。老师问完，又让我们提出疑问。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可以提。

胖子牛大力站起来问：“老师，小说不是虚构的吗？为什么《竞选州长》里还写马克·吐温呢？”

“好，这个问题提得好！”小丁老师表扬了一句，“用第一人称写小说，一般的用‘我’，不写名字，有的编一个名字，也有用自己名字的，这也是虚构。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里不也有‘迅哥’吗？80分。”小丁老师把成绩写到记分册上，“谁还有问题？”

我站起来：“小说中说：‘最后，党派相争的仇恨加到我身上的无耻的迫害终于很自然地发展到一个高潮：9个刚会走路的小孩子，包括各种肤色，带着各种穷形怪相，被教唆着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走到讲台上来，抱住我的腿，叫我‘爸爸！’”这句话我不是照书念，而是背下来了。“老师，小孩子叫马克·吐温爸爸，为什么就是无耻的迫害呢？在咱中国，给别人当爸爸

不是占便宜吗？”

小丁老师笑了：“好，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说明曹三同学认真思索了，而且对小说吃得透。谁能回答一下？”

胖子牛大力自作聪明地说：“因为这样就把马克·吐温说成和那些穷孩子是一路货色了。”

小丁老师笑笑，摇摇头：“有点儿道理，但没说到正地方。谁能再谈谈？”

又一个同学大声叫道：“是说马克·吐温娶过9个妻子！”

“哈哈！”一阵大笑。

小丁老师也笑了：“有点儿接近了。这个问题我给解释一下，大家年龄小，对这类问题不理解是自然的。这句话主要是攻击马克·吐温生活放荡，有许多私生子。好，95分。谁还有问题？”

这么容易就得了95分，我来劲了，又提了一个问题：“老师，马克·吐温为什么要参加州长竞选呢？州长不是统治者吗？统治者不是压迫剥削老百姓的吗？这不是说自己坏吗？”

“好，这个问题提得很深刻。谁来解答？”

大眼瞪小眼，没人吱声。小丁老师说：“这个问题我也解答不好，我回去向其他老师请教请教，研究研究再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提得难度大，一般人想不到。好，得分100分！”

45分钟不知怎么就过去了，下课铃响时，我们还挺奇怪呢，怎么一会儿就下课了？当然，我也忘了数学老师借去的画本。我心里挺得意，有点忘乎所以，我语文从来没得过100分，这是意外收获。

下课后，小丁老师对我摆摆手，我心里咯噔一下，跟他到了办公室。

“你善于思索，能独立思考，说明你在智力上是大有开发潜力的。”

小丁老师开口闭口“智力开发”、“创造性思维”、“开拓型人才”，我虽然不太懂，但知道他的话是对我极高的评价，心里有点飘飘然。但马上我就不飘了。小丁老师拉开抽屉，拿出那本被数学老师“借”去的画本。

“《心理学》讲，注意有两种：一种是有意注意，一种是无意注意。平常我们说的聚精会神就是有意注意，这样听课可以记住老师讲的百分之八十。一边听课，一边看窗外呀，摆弄手指头啊就是无意注意，只能记住百分之二十。你数学上学期总平均成绩46分，如今是电子计算机时代，这样能跟上时代步伐吗？好了，你回去自己考虑去。把这本画本拿去，清点一下图书，明天放学后来找我。”

看来，我的图书员干到日子了。咱到底不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本来也没想常干。

四、那是过去

课间操时，我找到鲁力：“画本你快还我吧，老师要和我算账了！”

鲁力回教室，从书包里掏出三本书递给我。书已揉搓得不成样子，面目皆非。

“怎么就三本呢？不是五本吗？”我有些不高兴地说。

“谁说是五本？你就借给我三本嘛？”

“我手递手给你的，清清楚楚记得是五本，你想留下两本呀！”

“你赖谁？你书丢了跑这赖我来了！”

鲁力不讲理，拔腿就走，我追上拽住了他。他给了我一拳。别看他胳膊比我粗，可我也不是好惹的，论拳脚，也跟着电视学过两手。几个回合，我就把鲁力打趴下了，他掉了一颗门牙，脸上挂了彩。他呜呜哭起来，爬起来他故意脸也不擦捂着嘴就往办公室跑。他是去告状，原来也就这本事？告诉老师我在乎吗？办公室咱是常客。

不一会儿，鲁力出来了。小丁老师也跟出来。见了我，小丁老师喊：“曹三，你过来！记住牙在什么地方打掉的吗？赶快帮着找回来！”

小丁老师真怪，什么也不问，急急火火让我去找牙，是找罪证吗？我领小丁老师和鲁力来到交战的地方。鲁力当时被我打懵了，自己也记不清是什么地方，牙还是我找到的。

小丁老师让我先回班，放学后再到他办公室，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用纸包着那颗牙，像福尔摩斯在作案现场对待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然后匆匆领着鲁力向校外跑去。这又是去干什么呢？找法医吗？

放学后，我清理了图书，发现少了12本，便拿着图书卡片和登记单来到老师办公室。

小丁老师说：“我说过我喜欢淘小子，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我喜欢淘小子的敢做敢为，尽管有时犯错误。得敢，敢——就是不怕——犯错误；但我不是喜欢犯错误本身。明知故犯更不行！明白吗？”

实际上我有点儿糊涂，但还是点头如捣蒜，表示虚心接受。人的聪明就在这里。有人一天犯三次错误，但认错态度好，结果安然无事；有人一学期犯一次错误，但脾气贼犟，结果又找家长，又停课，那是傻。

随后，我识时务地把图书卡片和登记表递给小丁老师说：“我把书弄丢了12本，都是我私自借给外班同学弄丢的，我没尽到责任。我学习不好，还打架，不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不配当图书管理员。”

“那是过去！”小丁老师说，“我要看你的将来！你保证你将来一定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吗？”

我怎么能保证这个呢？凡是下保证，都是说自己怎么学好，只要不是精神不正常就懂。我摇了摇头。

“你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说明你在进步。你学习上有探索精神，能提出别人想不到的问题，这比死背课本更可贵。你敢于把图书借给外班同学，这也是创举，为什么班级图书不可以对外开放？当然要有借阅手续，弄丢是不对的。功是功，过是过。你为了要回班级图书，打人是严重错误，影响很坏，得在班级检讨。但你为的是集体，这说明你是爱护这些图书的，以前你有这种思想吗？这说明你的进步因素在增长，你正在向品学兼优的方向发展！”

我心里热乎乎的，人还是愿意让别人说自己好。

“当然你自己得有信心，得自信。前苏联一位女心理学家说，一个女孩子当她自信自己很美时，她果然目光明亮，神采飞扬，妩媚动人；如果她总觉得自己很丑，老想着自己脸上的几个并不被人注意的小雀斑，自惭形秽，那么她一定眼神呆滞，神情委琐，真的变丑了。你不想使自己变得更美一些吗？”

不知怎么的，我一下想到了安徒生童话里的丑小鸭，仿佛自己也是一只丑小鸭。

五、真没想到

也是奇迹，以后我真的时时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时时按品学兼优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到毕业时，我当上了三好学生，考取了县重点高中，果然成了白天鹅。相处两年，我和小丁老师不仅是师生关系，也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去野游，我还和他摔过跤呢。他吃了我的一把白瓜籽，是他伸手要的，像我的别的好哥们儿，一伸手：“给我也来点儿，白瓜籽是好东西，含多种维生素，还是驱蛔虫的良药。”我去草丛里捉蛔蛔，不幸让毒蛇咬了一口，小丁老师用嘴给我吸出了蛇毒。这是一般的朋友吗？顺便补充一句，野游时，我还背了一大书包图书给同学看，也向外班开放。鲁力也借去两本，他被我打掉的牙齿已经奇迹般地长上了，就像刚拔下的小苗，照原窝插上，浇点水，培培土，就又长上了。小丁老师说，这是他不久前从《科学与生活》上看的。亏得小丁老师及时看了《科学与生活》，不然，鲁力就成豁牙子了。

临报到前，我也去向胡老师辞行。咱当然不是去叫老师倒着爬出校门。咱现在认识到骂老师是天大的错误，胡老师气头上说些气话，也是恨铁不成钢。

胡老师早就知道了我的情况，由衷地为我高兴，他很有感触地说：“真没想到，你变成了另一个人，小丁老师还真有两下子！”

蓝盒子里的小怪蛇

葛冰

鬼头抱着小足球扒着公园的铁栏杆向里张望，一只短尾巴、大脑袋，样子十分滑稽的石雕老虎，正虎视眈眈地冲他瞪眼睛。

“呸！”鬼头一口唾沫吐在老虎脑门上。这些小动物一放在这儿，旁边再修上些树洞、滑梯、秋千、转椅，他们的小足球场就算彻底没了。

“呸！呸！”其他孩子也跟着唾。

“来人啦！”一个同伴喊。

孩子们都连滚带爬地跑了，鬼头鼻子里却轻蔑地哼了一声，装着没事似地哼起歌子来。

五个人沿着石子铺成的甬道向这边走来，最前面的是一个老头儿，满脸刀刻似的深皱纹，又矮又瘦，比鬼头高不了半脑袋。鬼头敢说，一使劲就能把他抱起来。他走路的姿势却很骄傲，紧抿着嘴唇，旁若无人地昂着头，胸脯挺挺的。

听说，他是美术专科的教师，还是什么雕刻家。可是几天了，鬼头就没见他雕刻过，光听他卖嘴。他个子小，说话嗓门却大得惊人，仿佛整个胸腔都跟着共鸣。他的眼珠子特别亮，常常灼灼逼人地盯着某个东西，据说在树荫底下，还会放出莹莹的绿光，像猫眼一样。总之，鬼头觉得他挺好玩儿的。

他们来到了这群石雕跟前，刀刻脸看见老虎脑门上的唾沫就问：“这是谁弄的？”他的小眼珠子尖利地瞪着铁栏外。

“这谁知道？”鬼头耸了耸鼻子，翻眼往上看，“说不定是天上的……”

“是鸟屎，臭鸟屎，对吧？”刀刻脸一边用手帕抹，一边讥讽地说。

“哄——”几个大学生都笑了。鬼头悻悻地红了脸。

“笑什么？”刀刻脸冷冰冰地训斥，“好几天都没想出来，还有心思笑！”大学生立刻敛气息声，看来他们对这小老头儿还挺敬畏。

近半个月，刀刻脸总带他的学生来这儿，好像是为公园设计十二生肖的图像，按照人的十二属相，刻出牛、马、鼠等小动物，放在公园里，可看、可骑、可坐。几个学生设计好几天了，可蛇的造型总是不理想。

刀刻脸脾气大，常常仰着脸训比他高许多的学生，那些学生觉得让人看着丢脸，就老轰在铁栏杆外面围观的孩子。有一次，他们还假借和鬼头踢足球，把鬼头骗进去，恶作剧地治了他一番，他们轮流按鼻子，按得鬼头直流眼泪。可在刀刻脸面前，他们装得蛮老实，一个个像个人似的。

“把你们设计的蛇的造型拿出来吧！”刀刻脸睁着小圆眼珠在他的学生们的脸上扫着。

“把你们设计的造型拿出来。”鬼头捏着鼻子，尖着嗓子，笑嘻嘻地学着说。

刀刻脸生气地向这边瞥了一眼，那眼珠好像真有点绿。

一个瘦高个子学生从背着的挎箱里取出一条胶泥捏的蛇来。那蛇扁平地盘着圈，头向上昂起。

“这样结实，孩子坐上去坏不了。”他不自然地讪笑着。

“结实，结实？”刀刻脸把它举到眼前盯着看，“板凳更结实呢！这像什么，你们说像什么？”

“像一盘蚊香。”鬼头脸贴在栏杆上，笑嘻嘻地搭讪。

“可以往上盘嘛，那就像了。”瘦高个儿尴尬地说。

“像狗屎！”鬼头紧跟着喊。

扑哧，大家都乐了。鬼头真鬼，一下子抓住了特征，往上盘，的确像滩狗屎呢！

“去去！”那瘦高个子学生涨红了脸。

“不用去。”刀刻脸只顾训学生，“我早就说过，你只会摹仿，搞创作，要有才气才行。告诉你们，其实我已经想出来了……”他忽而变得骄傲起来，有力地挥着枯瘦的手，“可是我不讲，非要你们自己想，自己想！”他昂着脖子，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

“你的呢？”刀刻脸又问下一个。

胖圆脸学生蛮有信心地把自己的设计拿出来。那是一条盘在乌龟上的蛇，造型挺美。

“有龟陪衬，就比孤独的一条蛇美，并且龟背平滑可坐。”胖圆脸学生嘴角漾起了笑纹。

刀刻脸眯着眼睛，瞧着，瞧着，突然冷冷地说：“这个放在公园里，小孩子骑上去就会想：我是属什么呢？”“属乌龟！”鬼头乐得大声喊。学生们也憋不住哧哧地笑了。

“笑什么？”刀刻脸似乎把火全泄到了圆脸学生身上，“应该好好动动脑子，搞艺术马马虎虎不行，没有一点儿才气，其实我已经想……”

“你根本就没有想出来，你就会吹！”鬼头在栏杆外面大声喊。

刀刻脸的脸一下子拉长了，皱着眉悻悻地说：“讨厌！”

“厌讨。”鬼头嘻皮笑脸。

“老师，我们去把他抓来！”几个学生跃跃欲试。鬼头警惕地盯着他们，准备后退。

刀刻脸却不作声地摆摆手，他亮亮的眼珠灼灼逼人地盯着鬼头，两手却伸到前面桌上的木箱子里。

这是干什么，鬼头有点儿发毛，对方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瞅着他，像钉子，像毛刺，盯得他浑身痒痒。那几个学生也不做声了，时而看看他，时而看看箱子里。鬼头慌了，他觉得有点可怕，弄不清这箱子里会变出什么神奇的怪物。他想跑，可是又觉得这样不体面地撤退太丢脸了。他故意满不在乎地吐舌头，挤鼻子，瞪着眼睛做鬼脸。

“好极了。”刀刻脸不露声色地低声说。一会儿，手从木箱里举起来，拿起了一个半尺高的小泥人。

鬼头惊呆了，这翘天的鼻孔，咧着的大嘴，两只扇风耳，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小鬼头。一个光着屁股的鬼头。

“妙！真绝了！”几个学生佩服得赞不绝口。

“怎么样，我还是会的吧？”刀刻脸笑眯眯地问他。

鬼头哭笑不得，嘴张得老大，一个词也蹦不出来了。哼哼，给自己弄个光屁股，难看死了。

“你要是再捣乱，我就把它放在石栏杆上，谁来都可以看。”

天呀！都来看他鬼头光屁股，那还了得，谁都能认出他鬼头来，那张脸太像了。这个臭老头儿，手那么巧。鬼头楞在那儿，不知怎么样还击，几个大学生嘻嘻哈哈冲他说：“站好，咧开大嘴，让我们也照着捏捏。”旁边不

知什么时候围了一大群小不点儿，都笑着。穿开裆裤的小孩奶声奶气地卷着大舌头说：“光屁股的小猴子。”鬼头满面羞愧，冲出人群跑了。他恨透了这个刀刻脸，真想狠狠地整治他。

鬼头长着两道浅浅的眉毛，鼓着嘴巴，搭拉着细脖上顶着的又圆又大的脑袋，围着花坛转圈圈。他在生气，在绞尽脑汁思索，怎样去报复怪老头儿。

编一段顺口溜儿，领着一帮小孩去嘲骂？不行，老头儿要是拿出那个光屁股的小泥人，这不等于给自己做广告，伙伴们把他鬼头笑死。

剪个小纸王八，设法贴在他背上，走到哪儿都叫大家嘲笑一番？也不行，老头儿背后总有几个学生。鬼头想象得出，要是叫他们发现了，自己会落到什么样的尴尬境地。

或是夜晚，在胡同口等着他，等老头儿出来散步，从暗处砸他一石子？不，这办法太恶毒，这是流氓才干的事，鬼头。可不愿做流氓。

一只野猫从房顶跳到花坛上，“喵喵”叫着，慢吞吞地在台阶上走，眼睛莹莹地放着绿光。这猫眼倒挺像那怪老头儿的，野猫的毛又长又脏，蹭了一身黑乎乎的东西，仿佛刚从烟囱里钻出来的。那老头儿的衣服也不甚整洁，要是把这野猫，塞到老头的木箱子里，他一打开……鬼头仿佛看见了老头儿惊慌失措地挥舞着枯瘦的手，睁着小圆眼珠惊呼的情景。鬼头闭着眼睛笑了，嘻嘻地笑出声来。

“小鬼头，又在打谁的坏主意呢？”门房王大爷，拿着扫帚过来扫地。

“我在想怎样学雷锋呢。”鬼头觑着脸说。

“得了吧！你这嘎小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鬼精鬼精的……”

鬼头嘻嘻一笑，拍拍屁股跑了。

王大爷从小看他长到13岁，知道他的底细。鬼头从小就嘎得要命，想法很古怪。他的几件“英雄业绩”在整个大院里是无人不知的。

四岁，他就把一小块吸铁石吞到肚子里去了。

“吃了，我把它吃了！”他神气活现地拍着小肚皮，“我可以到马戏团，用我的肚肚去表演吸铁钉、铁片。”急得妈妈带他到医院又按肚皮又照X光。

六岁，他看过电视，在隔壁刘阿姨的君子兰花盆里，撒了三泡尿。

“我给花施了氮肥，会很快结果子的。”他骄傲地向刘阿姨表功。

名贵的君子兰蔫头耷脑躺了下来，刘阿姨心痛地流出了眼泪。

八岁，院子里头一次买洗衣机，他偷偷把洗衣机里注满了水，自己涂上肥皂跳进去，按动开关。马达轰隆隆响，旋转的水流晃得他吱哇乱叫，他居然异想天开，想把洗衣机变成搓澡机。

现在鬼头并没有去逮那野猫，他突然改变主意了。因为用野猫去报复不能从精神上压倒对方。老头儿那吧叽薄嘴唇的神情，那骄傲的鼻子，很使他生气；特别是老头儿举着光屁股小泥人讥笑地问他，“我还是行的吧？”那气人的情景更使他大为恼火。这老头儿总对学生说：“没有才气是不行的。我早想出来了，我不告诉你们！”

要是我能想出来呢？那不气死他？鬼头脑瓜里蓦地冒出一个念头，他被自己的想法激动了，“我一定会想出来的！”这个念头牢牢地缠住了他，固执地刻在脑子里。

他兴奋得心扑扑乱跳，恨不得手舞足蹈一番。他要捏出一条小蛇，设计得比那老头儿的还要好。

屋前的方砖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泥坨坨，旁边是水杯、碗、小刀和捏好的一条条歪歪扭扭的小泥蛇。鬼头劲头十足。

“死鬼头！怎么用你爸爸的茶杯和泥？”妈妈大惊小怪。

“这是老师交给的任务。”鬼头仍埋头捏着。

天擦黑了，妈妈叫他去吃晚饭，他仍如醉如痴地坐在地上捏，嘴里嘟囔着：“捏不好，老师明天该说了……”

他总是很有信心，一种莫名其妙的信心，小时候外出迷了路，他就是一刻不停地走，莫名其妙地认为总会到家的。

鬼头又到绿铁栏杆边上去了，去得很早，手里托着个小蓝盒子，欢喜得抓耳挠腮。嘿嘿！这玩意儿，可是鬼头自己设计的，天下第一的古怪的玩意儿，那瘦老头儿看了管保会气破肚皮。他把脸贴在铁栏杆上，亮亮的漆黑的眼珠四下张望，两只不太干净的扇风耳显眼地竖着。

“沙沙沙”，脚踩草坪的声音，鬼头立即活跃起来，他飞快地侧趴在地上，胳膊长长地伸进栏杆，把小蓝盒子放在石雕老鼠的头上，然后迅速地躲在拐弯的墙后面。

刀刻脸看见盒子，迟疑片刻，把小盒子拿起来，哈！他打开了。

蓝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了，这是一条刚出壳的小蛇，圆圆的蛋壳可以骑，伸出的脖颈扭着，可以用手扶，设计得多妙！哈！更妙的还在后头呢！那蛇头你猜是什么？是人胸袋，是鬼头捏的刀刻脸的脑袋。刀刻脸竟成了带脑壳的小蛇，这可比光屁股小孩来劲儿多啦！怎么样？这回服输了吧？

“嘻嘻！”鬼头欢喜得浑身痒痒，恨不得在地上连翻几个小跟头。

“嘻嘻！”几个大学生也憋不住偷笑起来。

刀刻脸却满脸惊愕，一动不动地盯着小怪蛇，接着突然“扑”地一声笑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自己带来的木箱子。哟！也是一条出蛋壳的小泥蛇，可比鬼头捏得漂亮多了。

鬼头不由得羞红了脸，他又白想了一夜，又让这老头儿占了上风，这死精死精的老头儿。

“臭老头儿！”他不甘心地骂出声来。

几个学生同时向他扑来，鬼头撒腿就跑……

晚上，鬼头抱着小足球，精疲力尽地拖着腿，悄悄溜进屋门，他愣住了。怎么回事？刀刻脸正坐在对着门的椅子上，睁着圆圆的小眼睛，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啊！这老头儿真差劲，竟找到家告状来了！鬼头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靠着门没有动。这会儿，他的模样太狼狈了，腮帮子被划了一道，脸蛋和胳膊上全是泥印，屁股上还撕了个大口子，让人看见了还以为是打架了呢。没办法，踢球踢的。

“咱们又见面了。”刀刻脸眼珠放出光来。

鬼头没说话，他爸爸和邻居王伯伯都在这儿，他知道顶嘴会有什么后果。

“小子，你交了好运啦！”王伯伯笑眯眯地望着鬼头，“知道这是谁吗？肖凯之老师，美院附中唯一的教授，他说你有灵气，是块可雕之材。”

噢！不是来告状的。鬼头放心了，他友善地露出牙齿笑笑。

爸爸今天似乎特别高兴，告诉他肖老师想辅导他学美术，一礼拜两次，三、五下午。

“三、五下午？”鬼头急了。

“嗯，”肖老师不露声色地说，“还要留很多作业，每天做两个小时，

要想学出成就，就得刻苦。”

“您怎么知道我要学美术？”鬼头惊愕地问。

“我和肖老师都说定了，你初中毕业就考美院附中。”父亲说。

都说定了？这么大事一点儿也不和我商量就定了。鬼头不高兴了，他根本就不想学什么美术，让那老头儿见鬼去吧！鬼头想了想，坚决地摇摇头：

“我不学！”

“为什么？”肖老师注意地问。

“将来我还踢足球听！我们每天都练，他们管我叫小贝利。”

“呸，再胡诌，我把你那小足球给扔了。”爸爸发火了，他转向肖老师，“您来得太好了，我们正为他发愁呢，这孩子整天不务正业，就知道踢球，想当什么运动员。”

“不光是运动员，是球星！”鬼头憋不住顶嘴道。

“球星？球屁！”爸爸轻蔑地哼了一声。

“等一等！”肖老师突然站起来看着鬼头，“你想当球星？”

“嗯！还要超过贝利！”鬼头十分自信。

肖老师紧抿着嘴，那眼珠又绿莹莹的放出光来。他突然赞许地拍着鬼头的肩膀说：“行！好样的！你将来一定能成功。”

爸爸着急了：“肖老师！您……”

“应该让孩子走自己的路！”肖老师深情地说。

闪电行动

詹岱尔

已经记不清是谁最早出的主意，反正到放学时，初（1）班做出了一致的决议：搞一次“闪电”行动。全班42人，明天一律剃光头。谁不剃，谁就是懦夫，孬种，叛徒！

一个个把话都说得斩钉截铁的，但班长林清并不以为就能实现。男生班多的是男子气，人人都要做自己的主人，睡一觉起来，难说没有变卦的。所以，第二天，他虽剃了个光头，但一进教室，看到满屋子溜过来晃过去，锃光瓦亮，滴溜滚圆的大脑袋时，还是惊得差点儿跌个跟头。

更令人惊讶的是，第一个到校的竟是王东浩。这家伙是个十足的“睡迷”，每日总在响预备铃前后才能走进教室，两眼迷迷懵懵的，好像还没从梦里出来。可今天，他却顶着个大“灯泡”，神气地坐在窗台上，两眼炯炯地盯着走廊。

第二个到校的是高伟，他当时的窘况，当然只有王东浩清楚。据王东浩后来描述，高伟一踏进教学楼，脑袋就深深地扎着，远远望去，耸得最高的是他的后脖领子。一顶不知是哪个年月的制服帽皱皱巴巴地扣在头顶，配上他的圆脸、圆眼、圆鼻头，真有说不出的滑稽。他惶惶恐恐掠过长长的走廊，冲刺一般奔进教室，一屁股坐在座位上，半天没喘匀气。

王东浩蹑手蹑脚地走近他，猛一抬手，挑落了他的帽子。高伟一声惊叫，张开双手去护头皮，但一看到王东浩伸到自己鼻尖的那颗亮光光的脑袋，两人不禁嘎嘎大笑。

但最有趣的还要数崔启新，他八成是把他奶奶的头套戴上了，两块瓦片似的黑布一左一右搭在头皮上，弄得他浑身散发出一种古董味道。王东浩真恨不能踢他两脚，哪怕在头上扎条羊肚白毛巾，打扮成个陕西老乡也比这副模样体面。

顶顶没出息的数张卫平，慌得像做了贼，偏偏运道又不好，一走走廊就撞上了教导主任，吓得他一个劲儿地往楼梯口缩，豆大的汗珠布满了一脑壳。

李冠军，还是这小子行。小头皮刮得倍儿亮，老远就看到一团耀眼的白光。他神气活现地昂首阔步，还不时举手四下招呼，所到之处，无不激起一片喝彩，走一道竟引来一群外班同学，密密匝匝挤在初（1）班门外，像鹅一般探着脖子往里看。

其实，林青今天到得并不晚，但在班上却只能算倒数了。他用手分开人群这么一看，傻了三秒钟后，第一个动作就是猛地一蹦高，手在门框上重重地叩了一下。这一色40几个光头，迎着朝阳，流光溢彩，别提多来劲，多气势了，教室似乎都比往常亮堂多了。

终于，预备铃响了，挤在门口的人群不胜遗憾地四下散去。光头们成排成行，各就各位，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只有那一束束兴奋无比的目光透露出同学们此刻的心头的波澜。

第一节是物理课。

50多岁的杨老师，在同学们心中绝对是个“传统派”。瞧他那一身打扮：平平板板的中山服一直扣到最上那个扣子，一条蓝的卡裤，一顶干部帽，多会儿也是一丝不苟的。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同学对他的敬佩。写题为《我最

敬爱的人》的作文时，初二（1）班有四分之三的同学写的都是他。大家认为他是顶有学问，又顶认真、顶负责的老师。

这会儿，杨老师像往常那样，平端着讲稿夹，垂着眼，踩着铃声，目不斜视，直奔讲台。林青因为激动，喊“起立”时，声音颤得像在冰水里激过，他居然没有一丁点儿感觉，自顾低着头，在喉咙里嘟哝一声“坐下”，便急急去翻讲稿。

同学们好生失望呵。于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几乎在同一时候，从各个角落发出，挪凳子的，拉抽屉的，吸鼻子的，咳嗽的……要换成别的老师早瞪大眼睛看个究竟了，可杨老师就是杨老师，他早转过身，刷刷刷地在黑板上书写今天要讲的内容提要。

42 双眼睛巴巴地盯着他的背影，恨不能立时把他扳个 180°；42 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手，恨不能一笔就能把该写的字都写下。42 颗心痒痒的，痒痒的，好像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根小羽毛在上上下下地撩。

杨老师转过身来了，习惯地咳嗽一声，用手指支了支眼镜架。

这一刹那间，所有的同学都屏住了呼吸，教室里静得像没了人。

“同学们，”杨老师扬起尖尖的下巴，开始讲课，“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突然，他头一歪，半张着嘴，像被孙悟空的定身法定住了，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放出惊异的光，细心的王东浩还发现，他的眼睛连眨了四下，他一定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吧？

他终于发现了教室里的异样，他终于发现了同学们的变化，他终于发现了一屋白生生的脑瓜。

教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同学们笑得那样自得，那样舒畅，那样满足。大伙儿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昨日的犹豫，今日的羞怯，还有那或多或少的懊悔，在这一刹那间，云消烟飞。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是个多么好的集体，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他们心心相印，牢不可破，是值得骄傲的一群。

杨老师也笑了。同学们上了他两年课，还是第一次听他笑出声。他笑得哈哈的，像一只鸭子在叫，瘦削的肩膀还一耸一耸的。

但他笑过之后，用手一抹脸，马上又恢复了平常那刻板的模样，依旧朗朗他讲他的课。他的眼睛扫过那一颗颗晶亮的头时，不再有一丝惊奇的光，仿佛这些脑袋原本就是光光的。

光头们也真正安静下来了。这是在极大的满足后的平静。42 颗晶亮的光头下，是 42 双晶亮的眼睛。42 双晶亮的眼睛始终追随着杨老师的身影。杨老师讲到疑难处，42 对眉毛同时皱起；杨老师讲到明朗处，42 只眉结同时松开。连平时最怵头物理的崔启新也突然发现，原来物理并不难。

下课时，杨老师嘴角又浮现出了难得的笑纹，他还拉过了王东浩，亲热地拍了拍他的光头，全班同学都要乐懵了。

后面那节课，教室里依旧保持着这种气势，以至语文老师喊了“下课”后，还在讲台上足足站了三分钟。他实在想不出，这个调皮出名的班级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秩序。

当然，最显风光的还是课间操。初二（1）班光头班的消息早就传遍了校园的各个角落，当一色白亮亮的光头，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向操场时，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天，光头班的体操做得极其卖力，极其认真，每个人每个动作都力求准确到家，仿佛自打顶上一个亮闪闪的脑瓜后，每个人都增添了一份责任感，一份荣誉感。

42 颗光头随着音乐节拍，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煞是精神，看得人心花怒放，眼花缭乱。体操做完了，光头班丝毫不见松懈，依然操着雄赳赳的步伐退出了场地，弄得留在操场上的老师、同学一个个如呆了一般，半日没回过神来。

足足有两个星期，那些灿烂夺目的光头在校园里无处不在，光头班成了初二（1）班的代名词。自那段时间起，初二（1）班几乎包了学校的表扬栏。不断有校内外的表扬信寄来，表扬一个或几个，不知姓名但剃了光头的同学，如何如何，又如何如何。

年终时，校级三好班当然非初二（1）班莫属了，只是班主任写总结材料时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他总也写不清楚，这个班怎么会在一夜间突然换了个模样。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光头，岂不太可笑了。

当班长林清代表初二（1）班上台领奖时，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他头上又长出了一茬黑油油的头发。再一看台下那坐得整整齐齐的两排，初二（1）班现在是一式的黑脑袋。但即便如此，大家一提起初二（1）班，还习惯地称之为光头班。

物理杨老师一定早把初二（1）班剃光头的壮举忘得一干二净，他按时上课，按时辅导，再没提过“光头”两字，依旧是平平整整的中山服，扣子还是扣到最上那一颗。他没有再笑出声过，当然也没再有过拍同学脑瓜这类亲热的举动。

语文王老师还是年轻，他讲着讲着课，有时会突然停下，仔细打量一番台下，然后定一定神，再接着往下讲。他纳闷光头班不光后，教室里怎么还是光头时的光景。

初二（1）班会不会再来一次“闪电”行动？这是许多人，特别是初一那帮小萝卜头经常谈及的热门话题。几个大胆的，还追着初二（1）班的同学问过几次。在这个问题上，初二（1）班似乎统一了口径，一笑了之，一律不作回答，连当初公认的勇士李冠军也是如此，他们的头发后来自然是越长越长了，于是又由一律的小分头渐渐变化成各式各样漂亮的发式。他们兴致勃勃地走来走去，总像前面有什么好事在等他们似的。不用指明，单凭那一脸飞扬的神情，你便能准确地断定，谁是初二（1）班的成员。

体育老师告诉我，自打“闪电”行动后，每每课间操，他最爱看初二（1）班那个长方形，那精气神儿，看着就叫人打心眼儿里痛快。

无字信

范锡林

我走进传达室的时候，只见他一手扶着鼻梁上的老花眼镜，一手捏着一封信，脸上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态，眼睛瞪得那么圆，连那缺了一个门牙的嘴也张得老大，激动，又很紧张。那封信在他手里，明显地看得出在抖动。

“吴师傅，怎么啦？”

“信，一封给我的信！”他的声音似乎也变年轻了。我凑过去一看，果然是“江城中学传达室，吴寿根收”。不过没有署发信地址。

“谁写给你的？”

“不知道呀？”他沉吟着自言自语，“会是谁写给我的呢？是谁还在惦记着我这个老头子呢？”

“你一拆开，不就知道了吗？”

“不，”他赶紧用手把那封信盖住，好像怕我会一下子把它抢去似的，“我要猜猜，是谁呢？”

是啊，会有谁写信给他呢？

他，今年总有60多岁了吧？那长长的眉毛，好像染了霜一样，有一大半是白的了。眼眶周围，有如潭水里的旋涡似的密布着皱纹。听说，他本是上海一家橡胶厂的工人，退休回了家乡，因为学校传达室没个合适的人，就把他请来了。

学校传达室在他之前，已经走马灯似地换了好几个人了，都是嫌这事儿烦神又不讨好，干了一阵就不高兴再干了。可他呢，倒好像对这事儿挺有感情的，一本正经地逢人便说：“别小看我这事儿，可重要啦！”

听了他这话，我们都忍不住要笑，偌大的一个中学里，传达室算得上老几？不就是看看门，接接电话，收发收发学生的信件吗？

“哎，你们不懂，这么多信，都归我管，这可比啥都要紧啦！”

他这么一说，我们更要笑了。我们这个学校寄宿生多，每天的信件都有那么一大捧，但要说这些信上有什么至关重要的事儿，那可挨不上了。假如你有一种透视纸背的目力，或者有社会上以前盛传的那种以耳听字的能力，那你就会发现，这些信上大多是“这几天天日长了，可要买些饼干，下了夜自修吃……”“家里那只黑母鸡生蛋了，攒在那里，等你国庆回来……”“你爹最近卖了一批好价钱的青竹，替你买了一双皮鞋呢……”

用我的同桌吕峰的话来说，全是些“油盐酱醋”、“鸡毛蒜皮”罢了。

可他一听这话，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对，不对，你们这些孩子怎么能这么说呢？告诉你们，这世界上，没有比这信更要紧，更宝贝的东西啦！”他见我们不理解，便说道：“唉，写信的人是把自己的一颗心儿放进了这信封里，收信的人呢，则心里天天在盼着这封信。千里迢迢，全凭着这一张纸牵着呢，你们小，还不懂啊！”

吕峰听了这话，不以为然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看不见得。”

可是，听了倒很有感触，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到四川去参加一项工程了，只有我跟外婆在一起过，所以，我天天盼着有信来。每天经过传达室时，我都要进去问一声：“吴师傅，有我的信吗？”

“啊，没有。”遇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很抱歉地招呼道，那样子，仿佛我没有信是他的过错似的，接着又赶紧补上一句：“别急，就会有的。”

而一旦有了我的信，他就会隔老远就高兴地喊了：“凌晓晞，快，有信了！”

我急不可待地拆开、读着，他一眼不眨地在旁边望着我。我读着信，笑了，他在旁边也就笑了。大概因为这使我开心的信，毕竟是经他的手给我的吧。

有时，我读着读着，皱起了眉，他在一边虽然根本不知道我为啥皱眉，但也显得忐忑不安。不过，在这时他喜欢喃喃地念道：“孩子，别愁，别愁，会变好的，会变好的。”

还记得国庆节放假的第二天，屋外下着瓢泼大雨，我正和外婆在包馄饨呢，门“怦”地一下被推开了。一个撑着把旧布伞，半身水淋淋的人站在门口：“凌晓晞，有信！”

啊，是他，吴师傅！我急忙迎上去，只见他将滴着雨水的手往身上揩了揩，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塑料袋里抽出一封信：“四川来的，准是你爸爸妈妈写来的。”

我很过意不去：“吴师傅，这么大的雨，你又何必送来呢，反正我后天就去上学了嘛。”

“哎，万一信上有要紧的事儿呢？”

外婆又感激又惊讶地说：“啊，真对不起呀，您老怎么找到这儿的？”

他笑了：“这还不容易，问一下班主任老师就是

我们正想拉他进来，他却一挥手，走进雨幕中去了。

从这事以后，我就对他更加敬重了，一有空，也总要到他那儿去转转。

有一回，他看到几个同学从他手里拿了信，高高兴兴地离开时，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唉，真羡慕你们哪！”

我和吕峰正在旁边，便问道：“羡慕什么？”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羡慕你们有信呀！”他顿了一顿，又说：“有人写信给你，就是有人在惦记你哪。”

“难道你就从来没接到过别人的信吗？”

他苦笑了一下，摘下老花眼镜使劲地擦着，擦着：“过去，也曾有过。现在，已经好久没有了，老伴死了，我们又没有儿女，还有谁会来惦记着这么个糟老头儿呢？”

可是，今天，竟然有人给他写信来了，难怪他要这么激动，这么高兴呢！

“到底是谁写给我的呢？”他念叨着，把那封信在手里翻来翻去地端详着、掂量着。

“吴师傅，你也真是的，快点拆开看看吧！”他这种近乎小孩子的幼稚举动真令人发笑，我忍不住催促道。

“好，我拆，我拆。”他的手好像一点也不听使唤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那信拆开。

抽出信纸，他急忙戴上老花镜，只见他一会儿把信纸凑到镜片上，一会儿又把手臂伸直，把信纸放到很远很远处，腮帮上松垂着的肉，突然抖动得那么厉害。他的脸色也在变，变得灰白，最后，竟好像马上要倒下去一样。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吴师傅，您怎么了？”

他眼睛直直地瞪着那信纸：“没，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那怎么会这样呢？我忍不住凑过去一看，啊，是一张白纸，连一个字也没有！

可是他，像是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了，一双老眼里滚出一串混浊的泪水，身子一抽一抽的，竟像个小孩子那样伤心地哭泣起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劝慰他，说实话，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儿这么伤心地哭泣，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心里实在受不了。

我拿着那张信纸，翻来覆去地看着。突然，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恶作剧。用这封没字的信来逗弄逗弄这个老头儿的，因为他老是那么羡慕别人有信，盼望自己也会有信嘛！

那么是谁搞的这个恶作剧呢？我盯着这信封上的字，看着看着，脑子一闪亮，不由得狠狠地一拍桌子：“准是他！”

就在几天前，我来到传达室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在嚷嚷：“放下，你不能拿走！”

“不就一封信吗？是我班上同学的嘛，我带给他就是了。”

“不行，得让收信人自己来拿！”

只见吕峰悻悻地从里面出来，我问道：“什么事？”

“嘿，就这老头儿规矩多！”他没头没脑地嘟囔道。

我走进去一问才知道，吕峰看到一位同学的信上有张十分漂亮的纪念邮票，就要帮着拿走，可被吴师傅拦住了，他一定要收信人自己来拿，如果是不熟悉的，还得带上学生证。

“万一弄丢了，怪谁呢？这一封信，可是千金也买不到的呀！”

说实话，老头儿这种做法，我倒挺赞成。去年，就有过这么件事，吕峰帮我拿了一封信，但是却不拿出来，他嘻笑着说：“帮你拿了信，得有点儿报酬。”

“要什么报酬？”

“上面的邮票归我。”有什么办法呢？信在他手里呢，我只好点头，他做了个鬼脸，把信掏出来。我一看，信封上有一个大洞，邮票已被他剝掉。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可他却说：“反正你会给我的，我就不客气了。”

也许就凭这一手吧，他号称班上“集邮界”的“独魁”了。

可是，自从吴师傅来了，他这一手就行不通了，接连碰了几个钉子后，他就着实有些恼恨了。

这一封无字的信呀，准是他搞的！

我在教室里找到了吕峰，气呼呼地将那信封往他面前一摊：“这是你写的吧？”

他斜着眼瞟了瞟我，然后，以那种无所谓的样子说道：“没错，怎么啦？”

“你，你干的好事！”我气恼极了，一把扯住了他的肩膀。

“哎，哎，你发疯啦，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跟那老头儿闹着玩玩的嘛！”他被我扯得踉踉跄跄的，急忙分辩着。

“可你知道吗？就因为你这封信，他在那儿哭呢！”我几乎把脸逼到他鼻尖前大叫道。

“哭？”他愣住了，“有这么严重？”

“你不信？人家这么大年纪，又孤零零一个人，可你用这种玩笑作弄他，刺他的心！”

吕峰不作声了，他咬着嘴唇，低着头，半晌，才喃喃地说道：“这，我可没想到呀，不过是因为他老跟我过不去，才灵机一动想了这么个点子，

原想是引大伙儿笑笑的……”

“你呀，你！”

“走，我去向他赔礼去！”吕峰到底还是好样的，我急忙跟在他后面。

传达室的门掩着，我俩轻轻推门进去，只见里面空无一人，而通往里间住房的门却开着。我们走了进去，只见吴师傅十分疲乏地躺在床上，手里捏着一大迭信封，那老泪还在满是皱纹的脸上无声地淌着。

我们俩的心都像被抽了一下，吕峰更是浑身一震，他羞愧而又恭敬地走上前：“吴师傅，对不起，我不该开玩笑，使你伤心……”

吴师傅看到我俩进来，先是一怔，正想把手中的信封藏起来，可是当听到吕峰这话语时，他却急忙撑起了身子，连连摆着手说：“不，不，孩子，这不怪你，不怪你！”

我们诧异地面面相觑。

“真的，不怪你，你们别往心里去，这是我自个儿的事，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事儿！”

他见我俩迷惑不解，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也罢，我就讲给你们听吧，可你们千万别笑话我老头子呀！”

他并没等我们回答，就把那一迭信封递给了我们：“先看看吧，我的这些信。”见我俩不动弹，便又催着说：“拆开看吧，没事。”

我俩看着这一迭已经很旧很旧、边角磨损得很厉害的信封，不由得对望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抽出了其中的信纸。打开一看，却愣住了，是一张白纸，连一个字也没有。怎么回事？再打开一封看，仍是如此，一张白纸！接连七八封，无一例外，这算什么呀！我俩仿佛坠入茫茫云雾之中了，一片糊涂。

“没见过吧？”他笑了一下，笑得那么凄然，“这叫无字信，无字，就是无事。那时候，我在上海做工，老伴在家乡，我每年只能回来一趟。我俩没有儿女，可我想着她，她也想着我。我斗大的字只识得那么几个，而我老伴呢，连一个字也不识。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种家乡流传下来的老法子：我在家的時候，写好了这么几个信封，她呢，每隔一段时候，就在写好的信封里夹上一张白纸，寄给我。我接到信，也就放心了。因为我知道了，她一切都好，平安无事。别看这张纸上一个字也没有，可是在我心里，那上面什么贴心的话都有啊！我看着这白纸，常常会看得笑出声来，因为我对着白纸可以尽情地想着，想她在放进这张白纸时，那神态，那动作，还有，她那嘴里轻轻念叨着的话儿……”

他说着，突然哽住了。

“后来呢？”我俩不约而同地问道。

“后来，唉，后来我收到了她的一封有字的信，也是她的最后一封信。喏，就是这封。”

我们从他抖抖的手里接过来，只见那上面仅仅写了两行字：“寿根，我病了，快回来。”这似乎是请小学生写的，字歪斜而又潦草。

“这封信，偏偏被一位新来的邮递员耽误了，迟了好几天才送到我手中。当我赶到家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眼睛，看……看着我了……”

他使劲一捶床帮，不胜哀痛地埋下头去。

从吴师傅那儿出来，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我们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东西，而且这里面，有着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但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时还说不清……

“博士”毕德

秦文君

一放学，我就急匆匆地赶到校门口的那家小店铺，从那儿买了一只二两的鸡蛋甜面包。这面包至少在货架上搁了三天，此刻它硬得只比砖块软一点儿。等面包全下肚后，才觉得咬肌那儿挺酸，偏偏又在此刻想起从“博士”毕德那儿听来的知识——吃大米对脑细胞生长有利。唉，本可以回家吃晚饭的，除了大米饭；还有香喷喷的红烧大排骨。我怕自己会突然改变主意，所以就对自己说：没关系，只是偶尔嚼次干面包，况且离期末考试还有好几个月，没到重视脑细胞生长的关键时刻呢！

我绝不半途而废，我今天从事的是一件近乎于伟大的事；留在学校观察“博士”毕德的一举一动。

我背着书包大摇大摆地重新走进教室，几个留下做值日的同学以及“博士”毕德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是一颗从西方升起的太阳！我没理会他们的大惊小怪，在“博士”的座位的最后一排坐了下来。

“唔，我们班又要出个‘博士’了。”不知谁在那里讽刺我。

我得先在此声明一句，我根本不指望自己能成为毕德那样的人，我只是个极普通的五年级学生。每次考试的成绩总在全班的25名，正算倒算都差不多，唯一可以提一笔的，是我挺爱写作文，喜欢抄抄写写。而今天的这一行动，就是从这一爱好引起的。前一阵，我忽然觉得现在应该写一写班里的每一个同学，将来么，再写遍世上所有的人。就这样，我一个个同学写下来，每人写一篇，有长有短，分别给他们看后，绝大多数都做了友好的表示，只有我们的“博士”毕德拼命摇晃着他的脑袋，说：“你写的是另一个毕德。”

我可受不了这个，所以拼命反驳：“哪儿不像？你说出来！说呀，说呀，说呀。”

“你的观察太片面了！”

他竟用了个感叹句！我暗自把他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观察”，嗨，这词儿总使人联想起得戴上个望远镜什么的，再深再远的东西全能看个一清二楚。其实，我对“博士”毕德的全面观察早就开始了——没办法，无论是羡慕谁还是崇拜谁，总会把那人的言行瞧在眼里，记在心上。毕德是我们五（1）班的骄傲，单看那响亮的绰号，就能让人产生许多敬意。再看看他的成绩吧，语文全班第一，数学全年级第一，还得过区里的一等奖；瞧瞧他的为人吧，挺热心的，对谁都不摆架子；再瞧瞧人家的毅力吧，从上学期起，每天放学就不回家，坐在教室里专心攻读。有一回，我想写写他的毅力，可只在那儿呆了一小时，肚子就咕咕乱叫，催我回家，就连“博士”都听见了！再有，学校从教导主任到学生，见了他都带着亲切的微笑！所以我为他做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定为《最幸福的人》。当然，我还真实地描绘了他的外貌：他有着发达的大脑袋，头发不多，将来注定会秃顶的；他的眼睛不大，有点近视，可眼神里透着灵气。还有，他有一对毛茸茸的大耳朵，如果这对耳朵长在我身上的话，那些调皮鬼准会赐给我一个“驴子”、“灰狼”之类的绰号，可大家对我们的毕德却压根儿没往这方面去想，仍然坚定不移地称他为“博士”。

难道，这些观察还不够全面吗？

不知怎的，我竟想起很小的时候读过的“盲人摸象”。好吧，重新观察，从现在开始——我是个急性子。

做值日的同学都走了，教室里静静的，只剩下我、“博士”，还有另一个女同学章美华。“博士”，正捧着书读着，仿佛那个留下来观察他的人不存在似的！我悄悄地探过头去看，哈，书上全是公式什么的。“博士”这家伙是像个博士，读过的书特别多。有许多知识，我都是从他嘴里听到的，比如，电子计算机就是“电脑”，它有三大功能……又比如，关于“阿波罗”宇宙飞船的功绩……

大约是我凑得太近，“博士”发觉了，他回过头来看看，说：“你还没回家？”

“准备跟你统一行动。”

我这话说得够明确的，可“博士”竟不解地朝我看看，好像我脸上写着什么计算机程序。

我只得再一次坦率地说：“我留在这儿观察你！”

“你简直……浪费时间！”他又用后脑勺对住了我，只顾欣赏他的公式去了！

我把书包里的书、本子、铅笔盒、课外读物全翻出来摊在桌上，仿佛准备在这儿呆一年似的。我一面气呼呼地想：让我全面观察的是你，不让我跟着你的，也是你，简直是自相矛盾！你矛盾你的，我可得一如既往。

我开始做作业，可没几分钟就停住了，因为教室后面是个大操场，那里正进行着一场球赛，喊声此起彼伏。我本想放下书去看看，但又怕“博士”再给我一句什么。再看看，章美华正在那儿咬指甲呢。她也真是的，她父母各顾各后，就没人管她了，她也不自觉，一放学就玩跳橡皮筋，跟人家比手绢什么的，连着半个月交不出作业，所以老师让她每天在教室里做完作业再回家。

有了她做对比，我更佩服毕德了。你瞧他聚精会神地看书，只把喊声当成呼呼的风声！

“怦！”美华把自己的铅笔盒挤下地了。真是的，你瞧，“博士”放下书，微微地摇摇头，挺苦恼的样子。

“唉！”我为毕德叹息了一声。

“博士”迅速地回过头来：“你还是回家去的好，在这儿看书做作业效率不高。”

我警惕着，他是想赶我走！

“真的，在这儿受的干扰太大。”他诚恳地说。

我笑笑，心想，既然这样，你这个最讲究效率的人，为什么非要在这儿呢？我得观察观察。

过了会儿，操场上安静下来，大约是球赛结束了。我刚想接着做作业，就见章美华捧着本子，“踏踏踏”地走过来，一直走到“博士”身边。

“这道题我不会……”

“自己动动脑筋！”“博士”挺生气地吼道。

他真凶哪，好像满肚子都是不高兴的事。我一面“刷刷刷”地记着新的观察结果——“博士”有时很烦躁，一面却挺同情地想：逢到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这样被人打断了，没准儿比他火气更大！

天色渐渐暗下来，教室外的路灯，把教室近处一带照得发白。我观察过

几次了，毕德仍然挺有耐心，一页一页地翻看书。章美华呢，时而看看窗外，时而在本子上写些什么。就在这时，有人“哐”一下，用膀子把门打开了。原来是校工周师傅，他一手拿着电筒，一手拿着一大串钥匙。

“还不走？7点钟啦，老师早都下班了。”他嚷嚷道。

“周师傅，我们一会儿就走。”“博士”说。

“每天弄这么晚……我要锁门啦！”

“周师傅，您先回传达室，我们走时，一定把教室锁好，把灯关上。”

“博士”陪着笑脸说。

“那好，早点走。要不，到时候我就把你们锁在教室里。”周师傅说完，撤亮了手电，到别处去了。

周师傅一定不认识毕德。否则，凭什么用这种口气对待“博士”！

“博士”合上书，抱住脑袋，在太阳穴那儿揉了几下，然后，扭过脸去问章美华：“那道题会了吗？”

章美华扭扭身子，动动鼻子，理都不理。唉，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我们班至少有5个！

“博士”无所谓地笑笑，说：“刚才我也碰到了个疑难点，好急，我说‘自己动动脑筋’一半是对你，一半是在为自己鼓劲儿。”

章美华马上就笑了。她能在几秒钟之内改变态度：“喏，我还是没看懂。”

“博士”很起劲地跑过去，又是解释题意又是分析，章美华嘛，则在一边不停地点头，点头。

我的作业做完了，本来，在安静的家里，我最多花半小时就能解决它们，可在这儿，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我不由地为毕德惋惜起来……

肚子又在咕咕地叫了，硬面包大约已被消化掉了。在需要一点儿耐心的时候，我的胃总是工作得格外卖力。

毕德忽然冒出一句话：“何必一定要在这儿观察呢！”

他又想劝我走！其实，我也实在不愿在这儿待下去，可我心里牢记着：跟着他，观察到底。只有他走了，我才能得解放！所以呀，我装着反应迟钝，没回答“博士”。

等呵，等呵，好容易等到“博士”完成了教学任务。关了灯，锁上门。章美华走在前面，自顾自回家了，连一个“谢”字都舍不得讲。

“博士”背着沉甸甸的书包，慢慢地走着，我跟着他，一步不离。走到传达室那儿，周师傅叫住了我们：“喂，你们来！”

我们走过去，周师傅从口袋里掏出零钱，“我走不开，你们帮我去买只面包。”

毕德接过钱。我心里怪他太乐于助人了，但没办法，谁让我下决心要观察这么个人物呢？我一边跟他走着，一边想着：都把他当什么人了？一些人只顾嚷嚷看踢球，吵得他心烦；一些人自己不爱动脑筋。心安理得地让他帮助；另一些人却指使他代买面包。再这么下去，即使是个天才，也会……

我冒出一句：“毕德，你放学后干吗非在学校里看书呢？”

他冷冰冰地说：“在哪儿都一样。”

很可惜，学校附近的那家小店铺已经关门了。我提议我们还是将零钱还给周师傅。可“博士”不干，他挺固执他说：“既然答应了，就得想法做到。”

我嘟哝道：“他明天照样会催你走的……”

“可别这么说，我每天晚走，总会造成他的不方便！”

哼，总为别人想，而别人呢？

毕德对我说：“你没有必要再陪着了。我去买，我家那儿有一家食品店。”我火气十足地说：“什么有必要没必要，我今天要善始善终。”

“博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再作声。此刻我也似乎已经精疲力尽了，懒得多说一个字，猜想“博士”也同我差不多。因为他的步子变得又缓慢又沉，好像现在不是12岁，而是82岁。

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终于到了那家食品店，毕德在店里买面包，我就站在店门口——我最怕在饿的时候看到不属于我的那些美味点心！就在这当儿，我发现马路斜对面有一家人的门口，围着不少人，都在那儿议论着什么。要知道，我对新鲜的事是挺感兴趣的。我嚷了一声：“毕德，我上对面瞧瞧。”没等他回答，我已经像匹马似地奔到了那儿。

一到了那儿，就听见那家人正在吵架，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中年妇女，两个人都不甘示弱，像两只对放喇叭，哇啦哇啦地震人耳朵。

我想挤得近点儿看看，边上的人说：“有什么看头，吵了半年多了，这婆媳两人每天都要吵几遍。”

“这么吵多累呀！？”我说。

“婆婆退休了，媳妇请了长假后，反正不用上班，那老太的儿子劝了多少次都劝不好，只好搬上行李住到厂里去了。苦就苦了他家的孩子了。”

“还吵，还吵，多自私，只顾自己吵，怎么不为那个倒霉的孩子想想！”我真想同那两个相骂者吵一顿！

我赶到食品店，毕德已经离开了，我追了一段路，才追上他。他大概生气了，眼睛看着地上，只顾自己走。于是，我就没话找话，将刚才的见闻一五一十全谈了。

他静静地听完后，才轻轻地说：“那就是我的家。”

除夕夜

叶大春

凛冽、呼啸的风雪，像醉鬼在山林中狂奔疾呼，仿佛要征服一切，吞噬一切。然而，在黑魆魆的天空与白茫茫的大地的衔接处，却屹立着一幢木屋。从小木屋里渗出一抹桔黄色的灯光，尽管灯光微弱，但毕竟抵抗住了暴风雪的肆虐，给这充满肃杀、恐怖气氛的山林抹上了一笔生命的暖色，甚至增添了诗情画意。

这是管山爷的小木屋，他和他的小孙子佳佳吃过年饭后，开始围炉讲故事，守除夕夜。

火炉里的劈柴添了又添，管山爷的故事讲了再讲：狼外婆接生呀，狐狸精吃人呀，熊瞎子掰玉米呀，小花猫钓鱼呀，美人鱼唱歌呀，金丝猴偷蟠桃呀，猪八戒吃西瓜呀……他的故事都快抖落光了，佳佳却睡意全无，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摇着他的膝头嘟囔着：“爷爷，你再讲吧，你再讲吧！”

这孩子，不好吃，不贪玩，就迷听故事。春节前夕，佳佳的爹妈，一个要飞往日本参加一个学术研究会议，一个要随歌舞团赴云南边防前线慰问演出。他们只好打发佳佳到乡下爷爷这里度寒假。佳佳先还撅嘴耷头，老大不高兴，但一听爹妈说爷爷会讲许许多多的故事，就被诱惑住了，破涕为笑。

风雪轮番进攻，猛烈扑打着小木屋，松皮屋顶显然承受不了这风摧雪压，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油灯忽闪忽闪地摇曳着火苗。突然，一股旋风从门缝溜进来，扑灭了油灯……

佳佳忙钻进爷爷怀里：“我怕！”

“哈哈，怕啥！”管山爷夹起一片松明子点燃了油灯，然后站起来，“我去抱柴。”

佳佳龟缩着身子：“爷爷别走，我怕。”

“怕啥？”

“怕狼外婆……”

管山爷笑了：“这孩子，没出息。”

佳佳又使劲摇着爷爷的膝头：“爷爷，快讲吧，再讲一个吧！”

“还讲，你更胆小，更害怕了！”

佳佳执拗地说：“我爱听呗！”

“好吧，讲！”管山爷点上一袋旱烟，“滋滋”地抽着，捋着胡须编着故事，“从前啊……”

佳佳“噗嗤”笑出声来。

“笑啥？”管山爷爷感到蹊跷。

“我笑爷爷，每个故事都戴顶‘从前啊’的帽子，你讲一个‘现在啊’的故事吧！”

“现在？现在啊……”管山爷爷没辙了。

“呜——哇，呜——哇！”附近林子里传来几声尖厉刺耳的嚎叫声。

佳佳又扑进爷爷怀中，身体瑟瑟发抖。半晌，他才惊魂未定地问：“这是什么叫？”

“狼哭。”

“狼厉害，连人都敢吃，它还会哭吗？”

“会的，它冷了饿了或丢了崽，都要哭，有时哭得比老娘们还伤心。”

“它会不会钻进这屋子……”

“别怕，爷爷有猎枪！”

“砰砰砰、砰砰砰！”

佳佳抱头扎进爷爷怀里：“狼来了！”

“别怕！”管山爷搂住佳佳，“谁呀？”

“劳驾，问个路！”一个男人的声音。

管山爷打开门，门外站着两个雪人。他热情相邀：“进屋烤烤火吧，风雪夜，上哪呀？”

“去赵家岭。”一个姑娘的甜嗓。

“错了，这是山北，赵家岭在山南！”

“大爷，我们是医生，去抢救一个难产孕妇的，请您帮忙指个路吧！”姑娘恳求道。

管山爷沉吟片刻，转身从墙上取下猎枪，操起一根爬山棍：“我带你们去！”

“大爷，天寒地冻，您挺不住的，指指路就行了。”

“雪天没路，靠摸，山里有狼，我不放心。走吧，救人要紧！”

佳佳焦急地喊：“爷爷，我也要去……”

两位客人这才注意到佳佳，面面相觑。

“傻孩子，你去会冻成冰棍的，栓好门睡觉，爷爷待会儿就回来，听话，乖乖！”

“他会害怕的……”姑娘怜悯道。

“阿姨，我……不怕！”佳佳嘴硬，牙却打颤。爷爷去做好事，佳佳才不拖后腿呢！

爷爷和医生走了。

佳佳心怦怦乱跳，栓上门，用松树棒顶上栓，又抱来木墩堵住门槛下的洞。爷爷讲过，狐狸精能变成小松鼠一样钻洞的。为了壮胆，他把油灯捻得大大的，爷爷说过，狼、熊都怕火光。劈柴烧完了，火炉中的火焰不旺了，佳佳不敢出门抱。身后凉飕飕的，总像有啥东西扑来，他蓦然回首，又没发现什么。莫非是爷爷讲的，狐狸精在耍隐身术？

火炉渐渐熄灭，屋内温度开始下降。佳佳又冷又怕，慌忙钻进被窝。不知是冷是怕，他浑身微颤，牙齿格格打架。他命令自己睡觉，睡着了就好了。可怎么也睡不着。对了，爷爷说，兔妈妈哄小兔睡觉，就是用推磨似的故事催眠的：“从前有座山，山里有洞，洞里有只狼，狼对狼崽讲，从前有座山……”佳佳“推”了半天“磨”，不行，一点儿睡意也没有。糟糕的是，他想念爹妈了，鼻子一酸，泪珠直淌，一会儿，“呜呜呜”地哭出声来……

“呜——哇，呜——哇！”凄厉的狼嚎声。

佳佳倏地停止哭泣，蜷缩一团，屏息敛气，恐惧地聆听着狼的哭嚎。他寻思：这一定是狼丢了崽，要不，它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难听？听着，想着，他不觉得狼哭可怕了，反而生出一丝怜悯。他甚至暗暗祈祷：狼妈妈，你快走吧，我们没夺走你的崽，你到别处去寻吧，千万别惹恼了爷爷，撞在爷爷的枪口上。

佳佳不知不觉地进了梦乡……

松林、雪地，山鸡拖着漂亮的尾巴滑过积雪，野兔撒开四蹄嬉戏，松鼠在枝头窜上窜下，鸟儿并没冻僵翅膀和歌喉，在飞翔歌唱。佳佳和爷爷进山

林打猎。他们发现了熊迹，不一会儿就追上了熊，熊瞎子懒惰地蜷缩在一个树洞里。爷爷点火熏出熊瞎子，“砰！”猎枪开火了，子弹却像羽毛球弹了回来，熊瞎子咆哮如雷，张牙舞爪地扑向爷爷，一掌掴碎了猎枪，又一掌掴倒了爷爷。佳佳大声哭叫着冲上去，扑在爷爷身上哭喊：“爷爷，爷爷——”

“佳佳，你在做恶梦吧，快开门呀！”

佳佳吓醒了，听见爷爷在叫门，他溜下床，迅速移开木墩、松棒，刚要拉门栓，他突然停住了，颤声问：“你是我爷爷吗？”

“佳佳，是爷爷！”

“你不会是……狼外婆装的吧？”

“傻孩子，快开门！”

佳佳想从门缝里看个仔细，雪却封死了门缝，他机灵地说：“你到窗台来，我看看！”

爷爷转到窗前。佳佳看清了，是真爷爷，爷爷快成了雪罗汉，山羊胡子冻得翘得老高。

佳佳开了门，爷爷戳着他的鼻尖笑着嗔怪道：“你罚爷爷在外边冻了半天，喊你喊不应，推门推不开，莫非和爷爷呕气了？”

佳佳羞涩地说，“我怕，睡着了做了一个恶梦。爷爷，你那故事还没讲完呢！”

“不早了，睡觉吧！”

“不，我要陪爷爷守岁，你讲吧！”

爷爷抱来劈柴，点起火炉，抽起旱烟，捋着胡须，慢腾腾地讲起来，他讲的是现在的故事。佳佳这才知道，那叔叔阿姨原来是一对新婚夫妇，婚礼还没结束，他们就出急诊……

风雪不知什么时候小多了，“呜——哇”的狼哭再也听不见了。佳佳想，它大概找到孩子了吧？{ewc MVIMAGE,MVIMAGE,!058004~4_0062_1.bmp}

十大功劳，一笔勾销

余通化

—

下课铃响了，这是上午最后一节课。任课老师刚刚说出“下课”两个字，胡德龙已窜到了门边，动作麻利地拉开了门。正要冲门而出，猛见一个人堵在门口，抬头一看，原来是班主任陈老师。

“吃饭来不及了么？”陈老师不高兴地睨了胡德龙一眼，大步跨进教室，高声说，“大家慢点儿走，我有几句话要说。”

想要出门的停住了，刚站起的又坐下了。说话声，嬉笑声，文具盒的关闭声……全都嘎然而止。大家都抬着头注视着他们的班主任。胡德龙也只得站在一旁。

“下午，全校进行突击性的大扫除……”

“检查团又要来了么？”胡德龙忍不住嬉皮笑脸地插问一句。

大伙都嘻嘻地笑起来，边笑边看着陈老师的脸色。

陈老师有点儿恼火。本来，他想对全班同学作个简单的动员：明天乡政府卫生检查团要来检查，咱学校一直是全乡的卫生红旗单位，而咱初二（1）班又是学校的卫生红旗班……陈老师的口才挺好，这一二分钟的简短动员，也足能把大家的劲鼓起来。可现在，胡德龙这句油腔滑调的话，把陈老师的动员全冲垮了！还会有什么效果呢？

“数你聪明还是咋的！”陈老师狠狠地瞪了胡德龙一眼。胡德龙吐了吐舌头。

“下午每人都得带工具，别忘了！”陈老师不想再做什么动员，他硬邦邦地说了这句话，又朝胡德龙睨了一眼，生气地走出了教室。

胡德龙心里不由得“格登”一下，他知道自己又惹了祸……

胡德龙知道，陈老师对他的印象很不好。他上学期的成绩报告单上，有这么几句话：爱说怪话，放“冷气”，哗众取宠，上进心不强。这是陈老师对他的基本评价。哗众取宠是什么意思？胡德龙不懂。查看了成语词典后，他有点儿脸红了。是的，他确是喜欢在众人面前油腔滑调地说话，逗逗人家，显示自己，有点儿“狂”。这“哗众取宠”的意思，他基本上接受。可“上进心不强”，他不承认。许多话，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并不这么想，甚至完全相反。真的！比如，小学时，他曾多次这么说过：“入队有啥呀？还不是脖子上多了条红布条条！”可他心里想入队实在想得要死，巴不得立即系上“红布条条”。再比如，每次考试，他都公开地大喊大叫：“给我60分就够了，分数又不能买糖吃！”可心里巴不得考个80、90分……这叫上进心不强么？胡德龙知道自己坏就坏在这张嘴巴上。他也下过决心：改！别再“哗众取宠”了！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不，刚才又“哗众取宠”，放了股“冷气”，惹陈老师生气了！

“算了算了，下午大扫除卖力点儿，将功补过！”胡德龙这样宽慰自己。

二

中午，胡德龙一进教室，看到满教室散放着的扫帚、拖把、水桶……这才想起课后还要进行大扫除。他不由得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怎么把这件事忘了呢！

怎么办？回家去拿吗？他家离学校并不近，他懒得走……对了，叔叔家离学校挺近，等会儿到他家去借担便桶来吧。

“咦，胡德龙，你怎么没带工具？”班长柴小燕坐在讲台前，摊着一本簿子在那儿记着。这是陈老师交给她的任务：每进来一个同学，都要记上带没带工具。她见胡德龙两手空空，就忍不住问。

要是胡德龙把他的打算说出来，就没事了，可他偏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嬉皮笑脸地说：“没带工具有啥？大不了被陈老师批评几句嘛，又不会痛，不会痒。”

“你啊，真落后！”柴小燕当真了，“都像你不带工具，大扫除还怎么做？”

“我落后？”胡德龙看了一眼放在墙角边的三四把破扫帚，不服气地说，“你看看，这些破扫帚能扫地么？比老太婆的脚还小，还不是装装样子的！”

没想到那些扫帚的主人——三四个女同学就在旁边的桌上玩“抛子”，一听这话全转过身面朝胡德龙“开火”：

“我们扫帚大小，碍你什么事？”

“你姥姥的脚，有这么大么？”

“总比你没拿好！”

“……”

“我要么不拿，拿就得拿像样的！”胡德龙单枪匹马地“应战”，“装装样子的事，我不干！”

“你有资格说这话吗？”背后突然响起一个严厉的声音。胡德龙回头一看，是陈老师！他那威严的目光紧紧盯着胡德龙，“自己不带工具，还放‘冷气’，充英雄，讽刺人家带了工具的同学！”

胡德龙没想到陈老师竟会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刚才的话，全被陈老师听到了。唉，要是知道陈老师会来，他是万万不会说的，真晦气！

三

课后，大扫除开始了。胡德龙被分配去打扫他们班的包干场地——厕所。这可是最使人头痛的地方。有没有带点儿“惩罚”他的意思？胡德龙开始觉得有点儿。可后来陈老师把柴小燕，还有那四个带“小脚扫帚”的女同学也分配去打扫厕所，他也就以为然了。

“胡德龙，便桶借一只给我们女同学，好不？”柴小燕向胡德龙提出要求。

“不好！”胡德龙现在可神气了。在这十来个打扫厕所的男女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人挑来了一个担便桶，其他人带的都是扫帚。

“求求你！好吗？”柴小燕满脸堆笑地恳求，“没有便桶，我们拿什么冲洗女厕所？难道你们男生替我们冲洗么？”

男同学听了，全咋呼起来：

“我们替你们冲洗？想得倒美！”

“德龙，甭借给她们！我们早点儿打扫好男厕所，可以早点儿休息嘛！”

“谁叫她们净带扫帚，不带便桶！”

“咱们是同一个组的，不能分家。”柴小燕有点急了，“胡德龙，你就借一只给我们吧！啊？”

“借一只可以，但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胡德龙嬉皮笑脸地说。

“什么条件？”柴小燕觉得有了希望。

“叫我一声爸爸！”

“啊哈！”男同学全都欢跳起来，“胡德龙做爸爸了！”“女儿与他一样大！”“呸！”柴小燕满脸通红，重重地吐了口唾沫。其他几位女同学全朝胡德龙白眼睛：“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下作胚！”

“不叫吗？不叫拉倒！”胡德龙嬉皮笑脸地朝女同学们眨眨眼，挑起便桶，悠悠哉哉地朝小河边走去了，还轻轻地哼着一首歌哩。

柴小燕她们又气又恨，但又无可奈何。柴小燕沉思了半晌，忽然说了声“有了”，忙把女同学叫到一旁，低声说了起来……女同学们听了，都格格地笑起来，一个劲儿点头。

不一会儿，胡德龙挑着一担水过来了。在班里，他的力气是排得上位置的，况且农家子弟，平时没少挑担。看，那满满的一担水，挑在他肩上，显得轻悠悠的。

还没等他挑到厕所前面，柴小燕她们就一拥而上，一边格格笑着，一边七手八脚地抬起一桶水，就往女厕所走。

“哎——哎！”胡德龙被拽了几步，只得放下担子，收起扁担，眼睁睁地看着一桶水被女同学抢走。

“快去抢回来啊，德龙！”

“德龙真窝囊，堂堂男子汉，还让女孩子欺侮！”

男同学们笑着跟胡德龙寻开心。

胡德龙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你们倒去抢抢看！”

这以后，胡德龙每挑一次回来，都被女同学们“抢”去一桶。他毫不反抗，只是笑。男同学在女同学面前，有时确实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

“德龙，你歇歇力，我来挑几趟。啊？”一个男同学见胡德龙已满头大汗，主动说。

“不用，不用！”胡德龙立刻把扁担抱得紧紧的，“这便桶，是我从叔叔家‘偷’来的。万一碰坏了，叫我怎么交帐？”他到叔叔家去借便桶时，叔叔家一个人都没有，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便桶挑来了。使用叔叔家的东西应该比使用他自家的东西更当心，何况是“偷”的呢？刚才他没肯借一只给女同学，除了跟她们逗逗外，主要就是怕她们碰坏便桶。他宁可累一点儿，自己挑。

“别逞英雄了！”那个男同学硬是夺去了他手中的扁担，“放心吧，碰不了。要是碰坏了，赔你呗！”

胡德龙确实感到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可他绝对不会说累，那不坍台么？他指着那个同学说了句“只准你挑两趟”，就一屁股坐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就在这时，女厕所里响起一阵咋呼声：

“哎哟，发大水了！”

“水流不下去，怎么办啊！”

胡德龙站了起来，走上几步，探头朝女厕所里望去。可不是么，水已经漫过柴小燕她们的脚面了。

“胡德龙，快来帮帮忙啊！”柴小燕向胡德龙喊。

“你们女孩子，真没用！”胡德龙笑起来，“那是出水洞塞住了。拿根棒子捅捅，不就得了。”

“早捅过了，捅不开。”柴小燕央求着，“你进来帮我们捅捅吧！”

“是啊，你来帮我们捅捅吧！”

“你力气大啊！”

其他女同学也七嘴八舌地央求。

“都是饭桶！”胡德龙最高兴人家说他力气大。在女孩子面前，他更愿意显示自己。因此，女孩子一央求，他就想也没想地走了进去。

这下可就热闹了——

女厕所与男厕所只有中间的一堵夹墙，声音全相通。打扫男厕所的那几个家伙听到柴小燕她们央求胡德龙捅洞，早停下手中的活儿，屏息静听，巴不得胡德龙进入女厕所。现在胡德龙真的进了女厕所，他们立刻手舞足蹈，从男厕所跑出来，围在女厕所门前又跳又笑，简直疯了一般：

“快来看啊，男生闯进女厕所了！”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

“啊哈！啊哈！”

正蹲着身子用棒子捅着水洞的胡德龙脸孔霎时涨得血红。他真想扔了棒子逃出去，但那不是表示他也无用么？出水洞下面硬邦邦的，显然有什么硬家伙塞着。看来用这根细细的棒子解决不了问题。为了“速战速决”，胡德龙心一横，一只手伸了下去，挖出一块圆圆的，恰与洞底一样大小的石头。

厕所门口那帮家伙还在起哄。胡德龙拿着那块臭石头，出其不意地窜了出去。那些家伙也挺灵活，立刻四下逃散。胡德龙又好气又好笑，一扬手臂，那块臭石头“嗖”的一下飞了出去：“叫你们尝尝粪坑里臭石头的滋味！”

胡德龙只是吓唬一下那家伙而已，并不想掷中他们——人家是跟他闹着玩的，他怎么能当真呢？那块臭石头在偏离目标好远的一个地方落下去，但它却差点儿砸着了一个刚从另一条路上过来的人。那人不是别人，恰恰是班主任陈老师。

“又是你！”陈老师显然动了肝火，两条眉毛竖了起来，双眼紧紧地盯住胡德龙。

那些四下逃散的男同学立刻像老鼠见了猫，慌不迭地溜回男厕所。胡德龙却被抓住了，他耷拉着脑袋，心里直喊晦气：“陈老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数我倒霉！”

四

大扫除接近尾声时，陈老师把柴小燕叫了去，向她了解打扫厕所同学的表现，要她提供应该表扬或批评的同学的名单。陈老师有个很好的工作方法：每次活动（或劳动），不论大小，都事先有动员，事后有小结。“我看，这次胡德龙最积极……”柴小燕怯生生地说，因为她知道陈老师对胡德龙的印象不好。

“是吗？”果然，陈老师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柴小燕。

“是的。”柴小燕轻轻地说，“今天只有他带来的一担便桶，水几乎全是他一个人挑的。他还帮助我们女同学挖出水洞……”她把情况如实地说了

一遍。

“哦……”陈老师沉吟半响，慢条斯理地说，“胡德龙这个人，干倒是肯干的……但是，这个人没有上进心！上午我通知大扫除时，他放‘冷气’；下午他又没带工具，只是被我批评后，才去拿来……虽然，你说他在大扫除时还比较出力，但那是他凭兴趣干的……”

柴小燕不吭声了。

大扫除结束后，全班同学重又坐在教室里，听陈老师作关于这次大扫除的小结。陈老师表扬了许多同学，打扫厕所的同学大都受到了表扬，可胡德龙的名字提都没被提到。

胡德龙心里挺气：今天大扫除，力，我出得最多；苦，我数第一个，可连表扬的边都没挨上！俗话说，“只有看中意，没有做中意”，今天我算领教了！陈老师对我印象不好，看不中我，我就是做得再多也白搭，十大功劳，一笔勾销！哼！

可胡德龙毕竟是胡德龙，他一点儿难过的样子都没流露出来，相反，他故意显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放学时，他又是第一个冲出教室。他挑着那担空便桶，悠悠然走得挺轻松，脸上依然挂着那种油腔滑调的笑，嘴上还轻轻地哼着歌，要是被人看出他因为没受表扬而难过，那多坍台！

陈老师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胡德龙的神色，见胡德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心里直生气：这个胡德龙，确是一点儿上进心都没有！亏得刚才没表扬他，不然，他会更加“狂”哩！

校园喜剧

韩辉光

我们的班主任司徒老师 50 多岁，精瘦精瘦，背驼得厉害，像只干虾。

他精力不济，老爱闭目养神。有时上课最后 10 分钟做作业，他就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垂头养精蓄锐，发出低低的鼾声。

他对我们又严又不严，你要是考试舞弊，他连卷子都给撕掉，叫你一分得不到；谁口里要带句“妈×”什么的，他硬是逼你用盐水洗口……

可我们打架，他却装没看见。若有人跑去向他告状，说某某打我，他就问：“你还手没有？”告状者当然说：“没有！我没还手。”“你为什么不还手？”“我打不过他。”“你还没打，怎么就晓得打不过？”告状者就傻在那儿了，再也不向他告状了。

他还特别怪，有个同学妈妈给他送礼物，要求别让她孩子留级。他东西收了，却照样让她孩子留级。那同学妈妈到处宣扬，就再没人给他送礼物了。

早晨，他在操场草坪上做气功，我们围着观看。见他手舞足蹈，我们嘻嘻笑笑。他说不要笑，你们感到有股力量在推自己没有？我们细细感觉，像是有股力量在推自己；有的甚至说身子在身后倾，像要倒的样子。他说这是他在发功的缘故，你们站好，当心别摔倒了。还说你们如果有什么病，保准也已经好了，他的功已冲进我们的体内，使我们筋络松弛，血液畅通，消除了病灶。我们就真的感到浑身像舒服了许多，有的说自己刚才咳嗽，现在不咳了，好啦。

从这以后，无论谁有病都请司徒老师发功治疗。不扎针，不吃药，只朝他面前一站，他用手随便做个什么动作，说声好了，肚子疼的便不疼了，头晕的便不晕了，流鼻血的便不流了……要多玄有多玄，简直赛过华佗扁鹊。我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司徒老师说气功不仅能治病，还能使人“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就围着他，央求他快发功，使我们全面发展。特别是那些留级佬，双差生，也想像治病那样简单，一下把自己变成“三好”生。

可司徒老师说，这比治病难些，还需要我们配合。而要配合，就得先练功；而要练功，就得先静心。你们的心最不静，总有 100 只鸟在飞，100 条鱼在游，100 头鹿在跑。所以坐不住，站不稳，做事不认真，心烦心躁，动不动就骂人打人。得把那些东西统统赶出去。看过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吗？里面那表演“轻功”的小伙子谁不钦佩而羡慕：站在气球上，在灯管上翻扛。有人问他要怎样才能学到这功夫，他说首先得出家当和尚，这便是“静心”的意思。当然我们不能去当和尚，当和尚爸爸妈妈会哭的；但静心是可以做到的，怎么做很简单：上课想上课，做作业想做作业，一心不二用；同时排除杂念，特别是邪念……

我们说知道啦知道啦，保证以后表现好就是了。别尽讲了，嘀哆（罗嗦）婆婆。快教我们功吧！

可司徒老师说现在还不能教，非得一个月以后才行。我们问为什么，他说静心起码得一个月时间，因为你们心里的“海陆空”太多。在这个月的时间里，如有一个表现不好，诸如上课打闹、不交作业、骂人打人或干其他坏事，还得再等一个月。

这才急死人啦，全班这么多人，怎能保证没一人出差错。司徒老师说急

死也没办法，练功的规矩是这样。我们要求，谁表现好便教谁，表现不好的甭管他（她）。他说那不行，只顾自己不管别的人能说表现好吗？

没办法，我们只好分组包干，互相监督，不许一人出毛病。

一个月终于平安过去。我们要司徒老师教功，他说不用教了，功已在其中了。想想看，好好上课，认真做作业，讲文明礼貌，学习成绩能不提高吗？

果然，这个月学校统考，我们班每个人成绩都有提高。

司徒老师说我还是教点健身防身功给你们吧。我们说好，正想健身，长成大块头；正想防身，不让人欺负。快教吧！

这天早晨，司徒老师便在操场草坪上教我们健身防身功。他说这套功是海灯法师的真传，除了我们，他任何人都不能教，概不外传。他说他现在是老了，当年发起功来，汽车从身上碾过，毫毛也不伤一根；几块预制板压肚子上，眼睛也不眨一眨；打起架来，百十个人休想挨他的身……

我们心急他说：“快教功吧！又尽讲，嘀哆婆婆。”

他就不讲了，开始教功。我们成4纵队站立，前面是女生。她们更急于学健身防身功，想使自己变得更健美些，更迷人些，而又使流氓敬而远之。

司徒老师站我们前面，上穿有破洞的爹爹衫（汗衫），下面是皱巴巴宽荡荡的西装灰短裤。金色阳光洒在他身上，晨风吹拂着他稀疏的花发，一飘一飘；一双有点“罗圈”的细腿摆开站立，使我们油然想起《故乡》里的豆腐西施“圆规”。

“做好准备！”他叫道，歪歪倒倒地站了个弓箭步，两根芦柴棒似的胳膊叉腰间，“先学直拳，再学勾拳……这样吧，我先把整套动作做一遍给你们看。”

说着就龇牙咧嘴“嗨嗨”叫，拳打脚踢舞了起来。动作还真有力而敏捷，只听见一片呼呼声。可没搞几下便停止了，他累得不行了，呼吸如拉风箱，喉咙吱吱响，咳个不停。他瘫坐在地上，一手托脑袋，张着嘴巴说我歇一下，年岁不饶人。

我们就自行解散，围上来看他喘气。只见他脸色苍白，头冒细汗，太阳穴突突直跳。他哼着说今天不行了，改天再教吧。动作好学，难的是“意念”。练功是讲“意念”的。所谓“意念”，就是配合动作想些别的事。健身防功的“意念”，是想像自己是高大的，强壮的，力大无比的，所向披靡的。如做不到“意念”，动作做得再好也没用，也掌握不了功。这样吧，你们先下去练“意念”。

我们就天天练“意念”，想像自己是一米八五的个头，虎背熊腰，魁梧英俊，走街上哥们儿仰脸看，姐们儿回头看。女生则想像自己身材苗条，亭亭玉立，既是美人儿，又是武林高手，像电影《少林寺》里那牧羊女，一手抱一只羊，一手打翻一排男的。

“意念”练多了，我们便仿佛变成“意念”中人了，个个伸腰挺背，像真的长成了一米八五，仪表堂堂了；女生则扭头扭脸、横眉横眼，显得柔中有刚，刚中有柔，也像真的是带刺的玫瑰，叫人又爱又怕了。过不多久，司徒老师又教了我们功，共8套。我们越发觉得自己非同一般了，谁也不敢动谁，都是有功夫的人了。

这天下午，学校发生了一件事，流氓横行校园，没人敢管，人们自然想起司徒老师和他的气功班。有人跑来报告并求援，说只有你们去看看能不能把流氓赶走。

当时我们正上课，司徒老师正给我们讲冯婉贞率领村民大破英军，我们也正群情激奋，精神抖擞，恨不得跟冯婉贞一起杀几个坏蛋。同时正苦于学的防身功没处用，没处检验，搁着生锈长霉。这下可好，坏蛋主动找上门来了，闯进虎口里来了，正中下怀，有戏看了。同学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急不可耐地要参加战斗。当然，也有脸发白，腿发软的，那是少数。

“我们马上来收拾他们！先别让坏家伙跑了。”司徒老师对来人说，随即停止讲课，匆匆收拾书本，手一抬，“走，跟我来！”

我们呼啦一声拥出教室，跟着司徒老师浩浩荡荡向操场挺进。我们边走边练拳脚，复习防身功。女生叽叽喳喳，说她们是冯婉贞。男生说他们是冯婉贞的父亲冯三保，快叫爹呀。女生就骂男生不要脸。司徒老师喝道：“这是什么时候，还内耗！”

我们不再作声，雄赳赳来到操场上。只见一个打赤膊穿长裤趿拖鞋的青年手拿明晃晃的尖刀，横冲直闯。据说是抢钱包来的，已刺伤了几个同学。光大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歹徒。偌大学校师生数百，如入无人之境。

“放下刀子！”司徒老师一声怒吼，就要上前擒拿，可又退回来，掏出自己鼓鼓的钱包，偷偷递给一个同学，小声说，“快帮我拿着，刚发的工资，别让坏家伙也抢跑了。万一我上去下不来了，这钱……”

“是不是作为党费？”那同学想起许多革命故事，正经地问。

“不，给我老伴。”

我们见老师已做好了牺牲准备，觉得悲壮，有点心酸，就跟老师更紧了。

“我先上。你们跟在后面。听我指挥，不要胡来。”司徒老师捋捋袖子，摇摇晃晃冲上前去。

流氓见上来的是个干瘪的老头，不放在眼里，毫无防备。哪知司徒老师猛地一个箭步，来个“虎扑龙缠”，从背后将流氓拦腰紧紧抱住，随即展开鹰爪死死拽住拿刀的手。在此千钧一发之时，司徒老师发出了命令：“上！”

于是我们哗啦啦一拥而上，都去夺刀子。刀子夺下了，可流氓却挣脱了身，朝我们猛打猛踢。他虽没刀子，但那不下 1.70 米的个头，也够我们麻烦的了。司徒老师已挨流氓一脚，正踢膝盖骨上，站不起来，只能坐在地上指挥。

“用勾拳！用勾拳……”他叫道。

和流氓打成一团，主要靠我们男生。女生没用，只晓得尖着嗓子噢噢乱叫，瞎抓瞎揪，使的还是街道妇女扯头发撕衣裳那一套，学的这功那功也不知跑哪去了。个别的虽也用勾拳，可软绵绵毫无力量，只能起给流氓搔痒按摩作用。有一个还使了鸳鸯腿，流氓没踢着，皮鞋却飞上了天。见鬼！还说是冯婉贞，冯婉贞要像你们，英法联军早过黄河了。

瞧我们男生，个个如蛟龙出水，猛虎下山岗，使出十八般武艺，什么鹰拳、蛇拳、白骨拳、逍遥拳……可不知咋的，我们还是挨打时候多，屁股蛋成了皮球，被踢得膨膨响。有几个已“光荣”地趴在地上。其中一个没爬起来，像是“壮烈”了。

“用猴拳！用猴拳……”司徒老师揉着膝盖骨，又叫道。

原来他已看出我们打法的破绽，不够灵活。于是我们采取冯婉贞的“剽疾如猿猴”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了就跑。

流氓被围在中间，四面招架，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主动权转到我们手中。可这样打，打到哪年哪月呀！我们必须速战速决，以显威力。

“蚂蚁搬骨头！蚂蚁搬骨头……”总指挥又叫道。

于是我们组织了“敢死队”，来了个“神风”行动，喊“一二三”，蜂拥而上，搬头的搬头，搬脚的搬脚，把流氓扳倒地上，终于将他制服了。

女生围着“呸呸呸”地朝流氓身上乱吐唾沫，吐了我们一手。她们还不解恨，又伸出自己又长又尖的指甲，被我们挡开了，优待俘虏是我党的一贯政策。

这时，站在远处观战的其他老师和同学围拢来了，难免“咬牙切齿”一番。几个老师还算勇敢，找出绳子将流氓捆了，牵去派出所了，还把那刀子带上，还叫那几个被刺伤的同学也跟上，以示罪证。

一切已结束。我们打扫战场，包括老师共有7人受伤。司徒老师伸着脚说他问题不大，挂点小彩，就是站不起来。那同学把钱包还他，他说可惜“党费”没交成。我们说打得痛快，打得过瘾，还想再打一次。他说这是“意念”练得好，运气正确，气攻心的缘故。

我们就感到心热热的、胀胀的，被气攻得不行。

我们说防身功有的动作用于实战，像不大顶事。他说看来我得教你们一两样专门对付歹徒的绝招。

我们都笑了，心想歹徒一脚便使你成了断腿荆轲，还谈得上有对付歹徒的绝招？

他也笑了，坦率地承认他的功夫是自学成材的，有的动作是他自己发明创造的，不大经得起检验。不过像这样的实践多几次，水平就会提高。

我们都希望流氓再来，多来几个，好练出水平。

这时下课铃响了，我们用靠椅将司徒老师抬回家。路上他说：“等会儿见到我老伴，就说走路不小心摔倒了，别说是斗流氓受的伤。各位帮忙撒个谎。”

我们说您连流氓都不怕，为什么怕老伴？

他说：“主要是回到家里事情多，心不静，‘意念’没练好，气运不上来，才怕她。”

我们说要是我们，不练“意念”也不怕她。

他说：“你们是‘意念’练好了，才说这话。”

我们点点头，觉得这话有道理。{ewc

MV IMAGE, MV IMAGE, !058004~4_0083_1.bmp}

墨 点

张品成 彭江虹

大厅里所有的灯一下子都亮了，白色的宣纸铺在桌上，他觉得像是一片无法逾越的沙漠，握笔的手不住地抖动。

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自己的了，丢掉那只踢瘪了的足球爱上画画，统共才不到两个月，连最普通的一些技法都尚未掌握，还谈得上什么造诣？可美术老师偏以为他有天赋，平常总要夸赞他那么两句。

今天，又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偏偏推选他来参加这正儿八经的全市中学生美术比赛。

挺大的屋子里没有一点声响，每人都铺好纸，蘸好墨，开始凝神屏气地画起来。

可他过了好久还不知画什么好，脑子里空空的。最后，他想起了阳台上爸爸喜爱的两只鸽子和那些菊花。那对鸽子喜欢栖在阳台栏杆上，嘴里发出“咕咕”的声响，在那些菊花中绅士似地踱步。

这印象太深刻了。他想，好歹涂两笔，混个中游算了。要入选他知道毫无希望，可是若弄个倒数第一，也太丢人，会被小伙伴们笑话的。

他只好先硬着头皮画起来，先画了两只鸽子，他细看了看，觉得糟糕透了，心里很不满意。

当他准备再画那盆菊花时，手不由抖得厉害，不知该怎样落笔，犹豫间，居然有一滴墨掉在画纸上。很快，那墨点就在宣纸上渗开来，成了很明显的一团墨迹。

他先是吓了一跳（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但后来就完全失望了。

“糟了。”他想，这回要得个中游也不可能了。

他有点气愤，有点懊恼，一肚子火气不知该向谁发泄，索性用笔在那墨点上胡乱涂了几下，便丢笔，很快地走出大厅。

在门口，美术老师拦住他问道：“怎么？画好了，还行吧？”

“嗯！”他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可心里却在想：天晓得！

这几天，他一直忐忑不安，画画的失败，使他沉默了许多。那倒霉的墨点，老在他脑子里闪来闪去，上课也总走神，他变得异常过敏起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见公布比赛名次的日子快要到了，他真怕有人突然告诉他说：“喂，波波，你得了个倒数第一。”这些天，甚至有谁向他微笑，他也要细细地想，猜测着：“是不是比赛名次公布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

终于有一天美术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他硬着头皮走进那个房间，屋子里还坐着校长。

“呵！我终究没有看错你。”美术老师说，“你到底还是为我们学校争了光。”

他摸不透这话的意思，心想，这一定是反话。他最怕那种反话，他不敢抬头望老师，低头默不作声。

“了不起，你得了个全市第一！”

他吓了一跳，以为是听错了。可看看美术老师，并没有半点讥讽的意味。那位平时严肃的校长，也在对着他笑。

美术老师递给他一张纸片，那是一张关于获奖的书面通知，下面盖着通红的大印，不由他不相信。可他心里却迷糊起来。

第二天，他稀里糊涂地跟着美术老师去参加授奖大会。

少年宫礼堂里坐满了人，主席台上摆满了鲜花，扩音器里播送着进行曲。美术老师不停地指着上台的人逐一对他说，那是某画家，那是某市长，那是……

可是，他却只是机械地点点头，到末了连一张脸也没看清，心里总在想：我真的得了第一名？

发奖开始了，乐曲义响了起来。宣布名次后，他被人簇拥着上了主席台。一堆奖品，一面大红锦旗，由市长郑重地交给他。那一刻他激动得手足无措，差点涌出泪来。接过奖品，他居然忘了行个队礼，便慌忙走下台来。

直到散会回家后，他仍然迷迷糊糊，觉得事情实在蹊跷，像在做梦。

转天，美术老师给他送来张当地的晚报。他翻开来一看，第四版居然登了一张他领奖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自己，捧着奖品，脸上似乎还笑着。可他实在记不起，昨天自己是否笑过。

“你看这儿，对你那幅画评价可高了……”美术老师指着报上一篇文章对他说，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喜悦，“有时间你好好看看。”

下了课，他仔细地读着那篇文章，那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呀？

“……神来之笔。那灰鸽相对中，夹着一颗太阳，具有象征意义，无穷的意味，给人以丰富想象……手笔不凡，尤其那颗太阳，凝重而不混沌，笔墨处理得恰到好处……”

“太阳？……”他差点儿喊了出来。“听说正是这太阳，你得了头奖……”班长小声对他说。

太阳！什么太阳？那是不小心滴落的墨点。天！他返身跑出教室，跑过操场，跑到办公楼，重重地推门声使美术老师惊异地回过头来：

“怎么了？”

“太阳……老师，那太阳……”

“什么太阳？”美术老师抬头望了望窗外的太阳。

“不是……老师，我画的那太阳……是墨点……”

他一五一十地把真情告诉了美术老师，边说边渗出一头大汗。他期待着美术老师能讲些什么话安慰他。

可是，美术老师却说：“没关系。反正没有人知道……再说，又不是你的错，怕什么？对了。这事你我都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对人说……”

他没想到美术老师竟会这么说，而且说得轻描淡写。这叫他很失望，呆呆地望着美术老师：“可……老师，那终归是假的……”

“唉！”美术老师挥挥手，不耐烦地对他说：“你真是……听我的，准没错！”

他只好走出办公室，跨出那道门的刹那，他真的似乎觉得屋外的太阳变得混沌起来，他觉得也有那么一滴墨点，滴落在他思想的空白处，正一点一点渗开来，一切变得更加朦胧。

好几天，他进出学校时，总觉得有些老师同学都用好奇的目光在背后指点议论着他。甚至走到大街上，也发觉有那本多的目光在他脸上转溜，那些目光无半点恶意，可他总觉得那些目光灼痛了什么，他感到很羞愧，像做了贼，偷了人家的东西似的，有点无地自容。他觉得背上有一个沉重的包袱，

别人越是赞扬他，说他神童，他觉得便越加重了那包袱的重量。到最后，他真有点儿被这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下决心去找什么人谈谈，向大家说明，那种荣誉不是自己的，而自己，也不是什么神童。

他郑重其事地把一切告诉校长，可校长却说：“过去了的事嘛，就别再提了……再说，那画不管怎么，总是你画的嘛……”

他把一切跟妈妈讲，妈妈却说：“你真傻，人家想得还得不到，你怎么……”

他完全失望了，自己信任的老师，德高望重的校长，朝夕相伴的母亲都这么不理解他，还对准说呢？

使他不理解的是：大人为什么都怕说真话呢？

他苦苦地想，想了很久，总也想不通。

他变得沉默起来。最后他把那些画笔收拾起来了……

也许他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画家的，可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画画……

“总统”任期一天

鱼在洋

—

早晨我刚进教室，王欣就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林清，最新消息，咱们的头儿今儿请了假，他家的新房要上梁。这回咱们可以自由自由喽！”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我一愣。

“我一进校门，就遇上了罗老师，他叮咛我要乖乖来着。”

叮呤呤——上早读了，今儿该读语文，我拿出了课本。

门一响，进来一位老师。他戴着近视眼镜，穿着灰色西装，黑皮鞋亮亮的，满精神。他就是贾老师，师范毕业的，教我们语文。

王欣赶紧溜回了座位。

贾老师朝同学们摆了摆手。读书声渐渐地没了。

贾老师掠了一下头发，微笑着，声音琅琅道：“大家知道吗？1849年5月4日，艾奇逊当了一天的美国总统。为什么呢？因为前任总统离任，后任总统决定下一天也就是星期一就职。国家不能没有领导人，哪怕是星期天的24小时也不行。所以，根据继承总统职务的顺序，参议院临时议长、参议员艾奇逊接任该职务。后来，当人们问他，在当总统期间干了些什么？他说，因为国会工作已使他筋疲力尽，所以，执行最高行政长官的任期中，一直在睡觉哩！”

哈哈——一阵笑声。我皱了皱眉头，感到莫名其妙，贾老师讲这个干啥呢？

“同学们，你们的班主任罗老师请了假，我来代理一天的‘总统’。当然，我不愿意睡觉，也不愿意占着茅坑不拉屎，我愿意充分施展我的权力，当个受人欢迎的‘总统’！”

一阵叫好声，有人拍着桌子表示欢迎。

“说心里话，你们班太乱，班主任在时好得不得了，班主任不在又坏得没法提。平时我连上课都不愿来，况且学校还嫌我太年轻，不让我当班主任。今儿既然上了这个台，我就要当得像个样儿。现在，大家一人拿一张纸片儿，写写你们喜欢怎样的班主任，后边不署名也行。”

好些听话的都拿起笔，沙沙写着，连我周围的几个“死党”也看着我，用目光请示我。我压低嗓门说：“少信这一套。哪个老师不是先甜后辣？不写，小心抓住把柄！”

结果人家贾老师手里还是有了一大把纸条儿，他让我们先读书，他自个儿在讲台上仔细看着纸条儿。

临下课时，他说：“同学们的意见很好。比如要老师信任学生，别把大家当三岁小孩，对准都一样不偏心眼……好，我宣布我的纪律：一、自习不准乱跑，违者罚站；二、自习不准大声说话，违者罚读一厚本书；三、我不蹲班监督，可我随时到班里转。谁犯到手里，由我惩罚。”

胡宁叫道：“贾老师，怎么全是罚呀？”

贾老师说：“教育不是万能的。”接着又问大家，“我的要求，大家能不能做到？”

“能！”像比赛谁声儿大似的，同学们齐声吼着。

我鼻子哼了一声，你不蹲班，试试吧！我们班是属耗子的，就这德性，老师一年级就惯成了这毛病，自习班主任坐在讲台上，教室里静得像没有人，班主任“老猫”一不在，教室里像耗子过年，像蜂窝里捅了一扁担。

你能改好这个班吗？

二

上了自习，我故意东游西逛，打前边跑到后边，又从后边跑到前边。我想让贾老师抓住，试试他的软硬。不知他是像罗老师那样刀子嘴豆腐心，还是刀响娃叫唤，动真格的？

门外传来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嚓嚓声，那几个比耗子还胆小的，赶紧溜回了座位。我呢，大摇大摆，迈着八字步，在讲台边儿溜达着。

同学们轻轻笑了。

我猜测，“总统”准是倚着门框，像老猫逮着耗子那般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你站在原地，不要动！”身后，果然传来贾老师的声音。

“我压根儿就不想动。”我轻轻回了一句，同学当中爆出几声压抑不住的笑声。

“你听见早读我宣布的纪律吗？”

“听见了，还能背出来。”

“那你为什么还要跑？”

“问道数学题。”我胡谄着。

我偷偷扭过头，看见贾老师的目光扫视了一遍教室，落在杨虹身上。

“杨虹，你是班长，你说，林清自习常跑呢，还是只跑了这一次？”贾老师还是微笑着。

杨虹站起来，脸憋得通红，两只手也不知往哪儿放，结结巴巴地说：“我……我……”

我知道，杨虹是头号专实人，不会说啥的，就歪着头，颇有几分得意地看着这出戏，看戏咋收场哩。

贾老师的声音提高了一倍：“杨虹，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杨虹抹了一把额上沁出的冷汗，嘴唇翕动了老半天，才断断续续挤出几个字：“我……我……他只……跑了这一回。”

“不，我常跑，每一节自习都跑。”我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架式，故意让杨虹难堪，给“总统”出难题。

“好，敢作敢为，像个男子汉，我欣赏你这种勇气！”贾老师很有几分激动，“杨虹同学身为班长，当老好人，这样行吗？可林清同学有勇气承认错误。现在我任命，林清为我这一天的代理班长，杨虹先休息一天。”

哗啦啦——一阵掌声，那是“死党”们带头拍的。

我脑子里乱了。真没想到，这个“总统”可真够绝的，不光没处罚我，还让我当官儿。虽说小学我一直当干部，在现今的班里挺有威信，那些调皮捣蛋的也听我指挥，可罗老师嫌我爱惹事，不太听话，不常“汇报”，不让我干。还说，宁要不管事的老好人，也不……我憋了一股劲儿，才故意“指挥”别人捣乱的。今儿贾老师……这能行吗？

我犹豫着，看着贾老师。

“你不敢吗？”贾老师的目光透过镜片儿，挑战似地望着我。

“敢！敢！”我也来了劲儿，“为什么不敢？我还要干得漂漂亮亮的，让他们瞧瞧。”

“好，我欣赏你这股劲儿。我宁要一个有能力有缺点的干部，也不要只能管住自个儿，却没有能力的老好人。”他再一次向大家宣布：“从现在起，林清是我的全权代表，负责执行我的命令！”

三

下了自习，我叫上那几个“死党”，跑到操场角落的乒乓球案那儿。看上去我们像在打乒乓球，实际上是在开一个秘密会议。

我发了个球，低声说：“哥儿们，士为知己者用。既然贾‘总统’够意思，信任咱，咱就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对不对？”

“对着哩。”王欣头一个响应，“罗老师把咱当危险人物，把咱们专门排到后边儿，咱才故意跟他过不去，其实，谁不想学好呢。”

胡宁拍着胸脯，撂出一串，“豪言壮语”：“行！咱们要让他们看看，咱们没有一个是白吃干饭的，没有一个是孬种！”

“闲话少说。”我抓住乒乓球，掏出几颗糖，一人扔给一颗，下达了“指示”。我喜欢在开玩笑，打打闹闹的时候，指挥“死党”，让他们干事儿。

“王欣，你今儿上自习故意乱跑。”

“为啥？贾老师不是……”

我用手比刀：“杀鸡给猴看呗。”

“噢，这能显示你是六亲不认的铁包公。”王欣这才恍然在大悟。

“胡宁，你去专门找干部吵架，最好找容易上火的。我要他们看看我的厉害。”

“行，包在我身上。”

又上了自习，我们跑进了教室，我先站在讲台边儿，补了那回惩罚。接着，按照商定的计策，先抓住乱跑的王欣，罚他站了老半天。他装作很委屈，我偏偏板着脸，钉是钉卯是卯，一点不留情面，发了一通火儿，王欣像模像样地流下了眼泪。接着，胡宁又和一个干部吵架，当然，我找了本《安徒生童话选》，让他读了几篇，嗓子沙哑了才罢休。

这下子，可真起了作用。你想想，我对“死党”都如此严厉，何况别人！自习课静极了。贾老师不来转悠，教室里也没人敢乱跑，没人高声说话，只能听见笔在纸上沙沙的声响，像蚕吃桑叶儿。

快放午学时，大喇叭里忽然通知要打扫卫生，迎接学校检查。贾老师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冲我点点头。

我明白他的意思，那是叫我布置哩。

我站在讲台上，掏出粉笔头儿，一边飞快写着，一边安排。

“杨虹，你跟陈平去扫厕所！”

杨虹她们去了，她俩顶老实，不怕脏，干这号活儿连看也不用去看，准没挑剔的。“王欣、胡宁、王良，你们几个去帮大队辅导员打扫房子！”

我有我的打算，大队辅导员负责检查，我们派人一“风格”，头一个印象准好，加上王欣又会胡吹乱扯，宣传宣传，当然就……

我派女生擦玻璃、墙围、桌子，让男生扫清洁区，清理垃圾。各干各的，分片包干，谁干完谁休息。

我没有像杨虹以往那样，罗老师布置好，她带头干，黑水汗流，还常常上不了名次。我背操着手，巡回检查，发现露掉的地方，没有留意的死角，赶紧派人清理。

贾老师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上晚自习前，他告诉我，我们班的卫生得了第一名，明天要在全校表扬。我心里美滋滋的，比得了 100 分还高兴。

四

上了晚自习，贾老师来了。

他问：“大家作业写完了吗？”

“完了，早就做完了。”真的，我们一天就那几门课，就有四五节自习，哪能做不完呢？

贾老师抓起一截粉笔，面对黑板，刷刷刷写下 3 个字——学会玩。

玩还用学？同学们一阵议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啥药？

贾老师两手支着讲桌，微笑着面对大家：“大家一定感到挺可笑，谁不会玩儿呀？男孩会斗鸡会打三角。女孩会抓骨头踢毽子。可谁会玩既有趣而又有益于增长知识开发智力的‘玩’呢？”

同学们都卡了壳儿，说真的，正儿八经的“玩”我们确实会的太少太少了。

贾老师说：“现在找出个谜语，请大家猜。早上捆上跑了，夜晚解开倒了，打一种动物。”

王欣先忍不住：“牛，套上犁跑，天黑睡觉。”

贾老师摇摇头。

胡宁又抢着答：“狗一松链子跑，可倒……”

贾老师又摇摇头。

我抓着脑壳，想呀想呀。捆上……绑上……穿上……早晨……解开……倒下……睡下。对，是……我心里一动，立即大声叫着：“老师，是人，是人！早晨穿衣下地，夜晚脱衣睡觉。”

贾老师点点头，说：“林清，猜对了。下面咱们做一个游戏，每个人找张纸片，写上自己认为最难最有趣的问题，交给林清。然后，大家一个一个来抽。抽到啥回答啥问题，答不上来就唱歌儿。”

同学们挺兴奋，赶紧撕了纸片写问题，我也写了一张，夹在收起来的纸条儿当中。

贾老师带头抽，找出一张纸条儿，一看，脸红了：“这个……这个……”

王欣喊着：“什么？念呀。”

“瞎胡闹，写的是：你有对象吗？你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贾老师看了我一眼，“你是不是作弊哩，故意让我抽了这张儿。”

我赶紧笑着摇手：“不是，我真想作弊哩，想让你别抽那个，可你却偏偏抽走了。”

胡宁起哄：“老师不说行不行？”

“不行——！”几十个嗓门一齐喊。

“好吧，其实没啥不好意思的。我没对象，也不打算现在谈恋爱。我想跟你们一样好好学几年，自修成大学水平。要不，以后就跟不上时代喽！”

有人笑，有人拍手，气氛真够热烈的。

我叫着：“不行，还得唱个歌儿，你不是说答不上来唱歌吗？你顶多算答了一半。”

“唱个《少年壮志不言愁》。”有人点歌。

“行，我还会学电视里那佯的。”贾老师运了运气，整整衣裳，活动活动手腕儿，两手半握拳放在胸前，像歌唱家的架式唱起来：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风霜雪雨搏激流。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少年壮志不言愁。

……

老师的嗓子太难听了，像破锣，可同学们都跟着哼，确实叫人浑身来劲儿。

好一首歌儿哟。

刚一唱毕，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同学们叫着：“再来一个——！”

贾老师摆摆手：“不行，不能让我一个人包场，净唱独角戏，下面继续抽条儿。”

轮到胡宁抽了，他把纸条儿捧在手里，念道：“你喜欢罗老师还是喜欢贾老师？”

胡宁想也没想：“我喜欢贾老师，因为他没架子，相信同学，有绝招儿。”

好多同学跟着喊：“对呀，对呀。”

贾老师脸上的笑容没有了，他郑重地说：“不能这么说，同学们，罗老师是你们的老师，也当过我的老师。你知道吗？他家姓‘农’，一头沉，春种秋收，忙得要命，可为了你们，很少请过假，病了也坚持上课蹲自习。这不，连盖房也只请了一天假，他老了……”

教室里一片寂静。

叮铃铃——下自习铃响了。

贾老师笑着说：“放学了，我的‘总统’期满了，我下台了。再见，谢谢大家。”

贾老师走下讲台，缓缓出了教室。奇怪的是，一听铃声，没有一个人像往常那样，打冲锋似地往外冲，都傻傻地坐在那儿，好像在等着啥。大家全用目光瞄着我。

我知道该怎么办。

五

圆月当空，四处跟白天一样亮堂。

下了教学楼，杨虹叫住了我。

“啥事？”我收住脚，扭过头。

“我想跟罗老师建议，让你当班长，我干不了。行不？”杨虹真诚地看着我。

我避开她的目光，拿不定主意。这会不会让人说，我有官瘾，有野心呢？还是听听贾老师的意见吧。我们几个踏着月光，穿过花园，来到贾老师门前。窗里亮着灯。

我敲了敲门。

贾老师正坐在灯下备课，见是我们，诧异地问：“怎么还不回家？”

我捧出大家委托送来的信，递给贾老师。

信上写着——

“总统”老师：

我们强烈要求你担任我们的班主任。罗老师是好老师，可我们喜欢你当班主任，你就给我们当吧，求求你！！

签名（45人）

×年×月×日

老师看毕，在屋子里踱着步。

“老师，你敢吗？”我用他看我那样的目光看他。他看到了我的目光，迟疑了一下，终于说：“敢。我明天申请当你们的班主任，好吗？”

我们齐声说好。

“你呢？”贾老师的目光投向我。

我瞥了一眼杨虹，挺挺胸脯：“我明天就跟罗老师说，我要当班长，我能当好。”

“好，我们明天都去说。”贾老师看着我们，我们看着贾老师，谁也没有再说话。

我们都在想着明天。{ewc MVIMAGE,MVIMAGE, !058004~4_0103_1.bmp}

善良之谈

李开杰

—

每年四月初，学校才开始评选三好学生，可今年却有点怪，大队辅导员提前一个月便给我打招呼，而且是让我到她办公室关了门谈的，这件事的本身就说明了这次评选非同寻常。

她告诉我今年的毕业班要选两名出席直接进入市里的三好学生，而这两名学生将不用考试直接进入市立二中。那是所省重点中学，全市的学生都伸长了脖子想去的地方。她还告诉我全校四个毕业班，她已决定我的班出一名，并说这件事书记校长都表示了态，算是铁板钉钉了。

最后她告诉我别为这件事表示什么感谢，说她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的几次中队活动给她争了光。

她刚刚一说到这件事我便想到了一个名字：罗小惠。虽然后来有许多名字带着各种原因进入我的思维甚至进入了我的感情世界，可最终都没能挤掉这个文静瘦弱的名字。

我当然明白大队辅导员送了一件多么重的礼物给我，因为我清楚那些舍得花几千元给绝不可能在音乐上有出息的儿女买钢琴的父母为了这个二中，愿意出我能说出口的任何代价。

在我们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大队辅导员找我不到一个星期，我已接待了4次家长来访，当然都是在家。家长们闪烁其辞的语言里透出的代价对我这个贫寒的小学教师的诱惑是巨大的。我只要答应其中的任何一位，换来的好处就会使我那个锁在衣柜里存了多年的存折相形见绌。

但我都婉言谢绝了，当然我并不是有多么高尚，可我认为人总得爱惜自己的脸面。

可李洁的父母来找我时，我却没能婉言拒绝，因为我无法做到婉言拒绝。

李洁的父母没带任何东西来，也没附带任何诱人的许诺，他们只是很严肃也很诚恳地告诉我李洁很想读二中。说他们夫妻俩都认为自己的女儿不管从哪方面讲都合乎三好生的条件。李洁的妈妈含着眼泪告诉我，为了体育达标，总爱睡懒觉的女儿把闹钟放在自己的耳朵边上，每天早晨起来跑跳投掷已经坚持两年多了，而且全是自觉的，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人提醒。说这些时她的眼泪溢满了眼眶。我知道她是被自己的女儿感动了，而那么小的孩子只有十分的懂事才能感动自己的父母。

那天晚上他们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在那一个小时里我只是不停地给他们的茶杯续水，几乎没说一句话。我知道这很不礼貌，可我当时确实无话可说，因为他们说的全是事实，应该说我几天来一直想着罗小惠可又一直有心虚的感觉就是因为除了罗小惠之外还有个李洁。这个连续三年的中队长，这个把全班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我能够潜心研究教学的中队长，这个能体察老师意图并把这种意图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中队长。德、智、体、美、劳，她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应该说这个三好生是非她莫属了。可是我却总想着罗小惠，想到她瘦弱的脸，想到她哀怨的祈求，希望的眼神，想到她的那篇独特的歌颂母亲的作文。

我总认为李洁能够做出让步，因为她拥有的东西很多而罗小惠拥有的太

少，她们虽然在同一年来到这个世界，可世界却给了她们两块不同的天地。

当然为这事我得找李洁谈一次，好好谈一谈，谈一次不行就两次甚至三四次，我要谈到她主动提出让步为止。

我第一次找李洁谈话是在操场边上。初夏的太阳已经有些力量了，因此我们坐在树荫里，那天我们的文体活动是小足球，全班同学都在操场上追逐那圆溜溜的皮球。

我和李洁谈话从没有绕弯子的习惯，因为老师总喜欢用自己的特点去造就学生，特别是自己喜欢的学生。我希望李洁今后能像我一样干脆利落别粘粘糊糊，因此我在她面前从来都是直来直去。这次也一样，我明白地告诉她今年我们班有一个市三好学生的名额，也告诉她这个三好学生可以不经任何考试而直接去二中就读，这便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校门。当然我也告诉她，她是完全够格的，班上没有谁可以同她比，不管比什么都没法比。我甚至告诉她由于这几年她对我工作的那份支持，就是出于私人感情我也希望她占有这个名额。说完这些话，我停住了话头，想了好久才又说了我对罗小惠的考虑。我说单纯从三好生的评比条件看，罗小惠肯定差一些，不说别的，就是对班上的工作热心这一条她就够不上。她不但不热心反而把自己同集体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还有她的体育也不及李洁那么突出，只是学习成绩还不错……可是，我总认为这次评选对她来说是次机会。

说到机会时我沉默了好久。然后我用极慢的口吻说，凭直觉我以为这是罗小惠难得的一次机会，说不定她一生就这么一次机会，有了这个机会她就有可能上大学，失去了这个机会她将一事无成。说不定今后找工作都很难，因为她是农村户口。而李洁你不同，你的机会很多，不说你父亲的地位，母亲的单位，单说你那么能干又那么聪明，放到哪所中学也会考上大学，就是考不上随便到哪家工厂工作也会过得不错。可罗小惠不行，失去了这个机会她便失去了一切。

这是3年来我同李洁谈得最深刻的一次话，我试图把自己对人类善良的全部理解说给这个不到13岁的小女孩听，并让她退出这次竞争，而这次竞争她盼了好多年。

我不知道李洁当时听没听懂我的话，理解不理解我的苦心。我只知道她低下头沉默了好久，又抬起头沉默了好久，然后站起来慢慢地走出操场，慢慢地往家走。那时文体活动还没结束，一操场的孩子都在欢快地奔跑追逐笑着闹着，因此那一刻我望着李洁那垂着头的背影竟然有几分心酸，一种如父亲般的心酸。

四

后来整整一个星期，李洁都没有单独到我办公室来一次。说真的，如果在那一个星期里她只要找到我说她还想读二中我都将毫不犹豫地改变我的初衷，可她没有，一次也没有。因此选举三好生的班会如期在星期六的下午举行了。

平时我是最喜欢上周会课的，我总是用极短的时间总结完一周的事情，然后用其余的时间和孩子们一起海阔天空地闲扯，正是在这样的闲扯中我同每一个孩子都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可是那天的周会课我却显得有些胆怯，迟迟不想踏上讲台，而且一踏上去就慌慌地想下来。

那天我的语言一点儿没有平时的流畅，而是一反常态的有些结巴。我结结巴巴地讲了这次评选三好生的意义，然后便拿出三好生的评比条件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遍，随后便让大家提名。那天我决定一言不发，甚至连倾向也不给，只是站在讲桌前默默地等待着大家提名。

毕业班的孩子什么都懂，何况现在的孩子本来就早熟，他们都明白这次评选三好生是多么不同寻常，因此谁也不先开口。那是一种难堪的冷场，当然这样的冷场在成人的场合经常发生，评先进长工资时都经常出现这样的冷场，可它在孩子的世界出现却让我觉得难受，特别是我曾知道他们是那么坦诚的一群孩子。

这样的沉默不知持续了多久，终于有人举手了，是李洁。她提了罗小惠，说了罗小惠许多优点，比如学习勤奋，团结同学，遇事忍让，艰苦朴素等。她说这些话时脸胀得通红，也如我一样语言不是很流畅，结结巴巴地说了许多可只表达了一个意思，她提名罗小惠作为我们班出席市里的三好学生。

那一刻我竟有些没反应过来，呆呆地看着李洁结结巴巴地说话。她讲完以后很重地坐下，先是垂着头最后终于伏在课桌上再没抬起头。在她伏下头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流泪了。看着她的泪水我的心一阵紧缩，我明白她这种举动需要有多么大的力量，因为我明白二中对她的诱惑有多么大。我知道一个人要想战胜诱惑是多么不容易，何况李洁还是个孩子。

像每次选举一样，一有候选人事情便十分简单了，许多人随声附和，然后超过半数，最后定下来，罗小惠作为少怀堂小学六年级（2）班出席市里的三好学生。

五

过后没有什么大的波折，罗小惠的三好生事迹上报便得到批准。市立二中来人，向罗小惠的历届班主任了解罗小惠的情况，当然重点是向我了解，我当然把罗小惠说得很不错，何况她本来就不错。

快到六一节时，二中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按照惯例，我们班为罗小惠开了个庆祝会，祝贺她能够到二中那幢天蓝色的大楼就读。

会上李洁代表班集体送了罗小惠一套《安徒生童话全集》，自己又私人送了罗小惠一只宝石花女表。罗小惠是个要强的人，在学校6年没接受过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可这只表她收下了。当她把手表戴在手腕上时，她抱住李洁哭了，哭得泣不成声。在这眼泪里我发现，罗小惠并不冷漠，她同样会被感动得泣不成声。

六

前不久我又看见了李洁，她长高了好多，而且出落得非常漂亮。她在市立三中读高一。她告诉我她成绩很好，只是三中的学习风气不怎么好，因此在三中成绩好并不很说明问题，她说三中的优等生还比不上二中的中等生。说到二中时她顿了一下，才说她当时并不赞成我的看法。她说善良与同情是一回事，而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又是一回事。她还说她什么时候想起那件事都认为有种不是实事求是的感觉。

好厉害的李洁，受我的影响太重。

那天回来后，我一连几天无法工作，总是在想她的话。我认为我当时绝对是善良而且是无私的。可李洁说得也确实很有道理，而且我隐约地感觉到，她的道理似乎比我的道理更能站得住脚。

于是我记下了这件事以备忘。

“G号方案”在执行之中

王申浩

—

一行12人，骑车走在通往丝织厂的马路上。团小组长方刚领头。瞧这方大头，又在耍他那张“牛皮”了，还单手离把，眉飞色舞地跟坐在车兜上的杨笑蕾吹嘘着什么呢！

方大头的“G号方案”是在团小组制订活动计划时提出来的。这家伙头大花点子多，他说眼下中学生时兴社会实践活动，咱们团小组得跑在潮流的前头。具体咋搞法，方大头早已成竹在胸：利用这个星期天，到丝织厂参加劳动去。至于联系什么的，一概包在他身上。

别人呱呱地拍起手来，金健宇却没动。为啥？他对方刚有反响。他知道方大头的口袋里肯定已拟好了广播稿，不等他们从厂里返回，广播喇叭便会在全校哇哇叫：“高一（1）班团支部第一团小组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校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当然，到期末总结评比，方大头又会一而再再而三把这件事加以发挥和开掘，从社会意义、团员思想建设等等各个方面不同角度高低层次来喋喋不休地谈。这是金健宇最最受不了的。

然而他金健宇反对也无济于事，方大头轻而易举地运用举手表决这个民主方法取胜了。金健宇所有的理由都不过是猜测而已，而猜测是不能作为理由堂堂正正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相反，作为一个团员，他必须参加这一次活动。尽管他跟表哥约好，这个星期天原是想撑小船到对面金塘岛钓梭子蟹的。

他唯有消极对待了。

按昨天下午的分工，金健宇在今天上午要用那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来承担捎带杨笑蕾的任务，他却偏在规定出发时间的最后3秒钟骑着辆除了铃不响其他部件都会响的破车赶到了集合地点。那辆车子是隔壁赵伯伯准备送废品公司的。

方大头奇怪了：“怎么，你的飞鸽呢？”

“车胎破了！”他大大咧咧答道。

没办法，方大头狠狠瞪他一眼，只得让杨笑蕾坐在自己那辆24寸的飞达车上。

就在这吱吱嘎嘎极不协调的声响中，10来辆车子驶近了丝织厂的大门口。

二

“喂，卖棒冰的，过来一下！”

被人称为“杨小姐”的杨笑蕾没等车停下，便从后座上蹦下来。9月的天气，在这油花花的柏油马路上走了半个多小时，她娇嫩的身体实在有点吃不消。杨笑蕾的父亲是本城赫赫有名的杨老板，在南大街开的那片“迷你时装店”，其规模简直能与国营公司媲美。这几年杨老板究竟赚了多少钱，很少有人知道。可是人们只要看一眼他盖在月湖边的三层楼别墅，就能判断他至少是个10万元户。他视笑蕾为掌上明珠，笑蕾要什么就给什么。去年，为了让笑蕾更好地学习，又特地聘了个家庭教师。昨天，他听说笑蕾要去参加

劳动，坚决反对，他认为真的要劳动，还不如让女儿去站柜台，从某种意义上讲，让女儿熟悉熟悉生意经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而杨笑蕾呢，从心底赞成父亲这一方案，可是嘴上却不能同意。她已经打了入团申请报告。几天前方刚又悄悄通知她，团小组已把她列入了重点考虑对象。那么明天的活动分分明明是一次……她得去。不过后来在穿什么衣服去参加劳动这件大事上，她与父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她是执意要穿裙子的，可是衣柜里的10几条连衣裙哪一条都不配作“劳动服”。幸亏母亲出来圆场，陪着她到时装店里走了一趟，拣了件削价处理的裙子权且充当劳动服。

杨笑蕾不会骑车，只有让人带。可坐后座的滋味太难受了，尤其是喉咙，像在冒烟。她迫不及待地要用棒冰解渴。

“呵，杨小姐要请客了！”后面跳下来的女同胞们一片欢呼，数郑亚莉喊得最响。

“请客就请客！”笑蕾潇洒地一甩披肩发，扬出张大团结。这是妈妈给她今天的零花钱。

方刚却将车子一横，笑嘻嘻拦住了她。

“吃这种东西吗？厂里高级的有的是！”大头一摆，“走，进厂！”

一行人鱼贯入厂。方大头俨然以主人自居，推开了厂部接待室的门。

哟！里面果真摆着红红绿绿的饮料，一摸，还都是冰镇过的。大家嘻嘻哈哈地喝起来。

方刚不知什么时候溜到外面去了。回来时，多了一个人。

“这是厂部的杨秘书。”看来他与他挺熟。“现在我们请他把工厂的全貌介绍一下。”

杨秘书恐怕40出头了，可那长相依然像奶油小生。杨笑蕾头一眼看见后就想笑。

杨秘书倒不在乎，在程式化了的“欢迎”之类的客套后，开始比划着介绍开了，讲了个把钟点，看看听众渐有倦怠，倒也干脆，嘎然刹住，颇有风度地一挥手，说：“百闻不如一见，下面我领大家到各车间兜兜去！”

众人起立。郑亚莉趁机赶紧把小半瓶可乐倒进胃里，这玩意儿她在电影里见过，可没尝过。郑亚莉家太穷，父母亲两人200来元工资要负担四张闲嘴：她跟她的妹妹、外婆和双目失明住在乡下的爷爷。

有人突然哈哈笑起来，是杨笑蕾，郑亚莉不好意思了，满脸绯红。可是等抬起头，发觉她不是冲着自己的，室之一隅，金健宇歪头倚在沙发上正打呼噜呢！

这个场面使方刚很生气，杨秘书倒宽容大度，微笑着上前轻轻摇醒了他。

金健宇却一副不屑的神气。慢吞吞地站起来，伸个懒腰，抻表看了看。

北京时间10点正。

“唔，还早呢！”他不冷不热讲了一句。

三

拥有2000余名职工的丝织厂主车间里，上百台纺织机在同时轰鸣，场面颇为壮观。这里专门生产出口欧美的真丝绸缎。那闪金耀眼的绸缎瀑布般地

从纺织机上飞泻出来，惹得杨笑蕾不由得伸出双手去抚摸。

“喂！”一声严厉的喊，笑蕾触电般缩回了手，一个怒气冲冲的女工横

在她与绸缎之间。

“你的眼睛长到哪去了？”她指着门口竖立着的木牌子，牌子上面写出一条条规则。

“我……”她刚才根本没看见它。

“你们是干什么来的？”女工上上下下打量她一番，问。

“参加劳动来的。”

这不说还好，一讲，女工拉长了嗓子：“啧啧，劳动！怕是借口逛逛罢了吧！我活了30几岁，从来就没看见过像你这样穿着连衣裙来参加劳动的人！”

杨笑蕾极敏感的一根神经被触动了，鼻子酸溜溜的。想解释，又无词，她低下了头。

“翠珍阿姨！你也在班上？”方刚来了。“阿刚！你怎么也来了？”满面愠色的女工看见方刚，一下子堆满了笑容。

“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调皮鬼！”

“翠珍阿姨，这几台机器我怎么没见过？”

“从西德进口刚安装好的。阿刚您瞧，它织出来的绸缎要有多好有多好。”女工显然很得意，撩起杨笑蕾刚才想触摸却被她呵斥后无法触摸的那一块绸缎来。不知为什么，杨笑蕾看到这里，鼻子又一酸，落下两颗泪。

“呵，其实这样的绸缎，给你这样的小姑娘做条旗袍裙子顶合适了。瞧你这位同学，阿刚，她是你的同学吧，啧啧，身段多好，要是用这面料做裙子……”她把她拉着比试着。

“翠珍阿姨，人家可是‘迷你店’的小姐呢！”方刚戏谑。

“啊呀！”那女工叫起来，“了不起！”

杨笑蕾却无心纠缠了。她现在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索然无味。从原路慢慢地退出去，却听见郑亚莉在格格格地笑。郑亚莉正在把一杯冷开水送到一个并不比她大多少的女工嘴边，而那女工正在比划着津津有味地对她讲着什么。

笑蕾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坐一坐，便朝一侧的香亭树边走去。

“杨小姐今天怎么也不守纪律啦？”金健宇不知什么时候，早在这里乘凉了。

笑蕾甜甜一笑，这是女同学特有的防护与反击的武器。果然，金健宇没了冷嘲的口气。

“这里保证没有虫子。”他还帮她吹了吹石凳上的灰尘，挺难得的。

“谢谢！”她坐下了。

“你看，这个厂怎么样？”

“不错。”

“人呢？”

“怎么说呢？那个杨秘书，挺热情的。”

沉默。不远处有几只雀子在叽喳。金健宇扔一块石块过去，赶跑了它们。

“那你说说咱们这一次活动？”他突然这样问道。眼睛盯着路边一大堆零乱的砖头。

“还可以吧！”她接着答。

哈哈！哈哈！金健宇仰天大笑。

“你笑什么？”她迷惑了。

纷沓的脚步声涌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杨笑蕾，参加劳动罗！”方刚招呼。

杨笑蕾站起来，走到太阳底下。灼热的阳光使她蹙了蹙眉。

“别担心！”金健宇向她亮了亮表。

北京夏时制 11 点正。

“哎，笑蕾，等等我！”郑亚莉从后面追上来，笑哈哈地把手搭在她肩上，“笑蕾，我已经决定了！”

“你决定什么了呀？”

“等我高中毕业我就进丝织厂。只要用心干，一个月工资连奖金能赚 200 元呢！”

郑亚莉说此活时，双眼里有两只小太阳。

四

金健宇说对了。

3 点钟以后，杨笑蕾又跟郑亚莉乐悠悠地坐在凉快的接待室喝可乐了。劳动已经结束，考验自然通过，多轻松呵！

十几个人清除两个花坛内的杂草。笑蕾数过自己手中的成绩，一共拔了 38 棵小草。

“就这么完了？”看见同学们一个个跳下花坛，她自言自语道。

确切无疑。方刚已立在水龙头下洗手。

金健宇踱过来。这家伙双手没沾泥，据他自称，没等他蹲下，花坛里已无杂草可拔了。

这话倒一点没夸张。厂里本来就有位花工成天在这里侍弄的。

“漂亮！”金健宇不冷不热地叫一声。

“哎，阿刚，请你到财务处去一趟。”杨秘书在外面叫。

3 分钟后，方刚返回，手中有一沓人民币。“钱？”众人傻了。

“请问：今天活动的名称？”方刚反问。

“G——钱！”

“太棒了，方刚！”

“有多少呢？”

“猜猜！”

“50 元？”

“加位数吧！”

“100 元！”

“天！这真是吃力不赚钱，赚钱不吃力！”

“到底是大工厂，有派头！哎，方刚，我看一不做二不休，下个礼拜天咱们再来干一趟，等国庆节放假上普陀山玩玩去！”

方刚嘻嘻笑。

“你说行不行？说呀！”

“我说方刚真行！”郑亚莉接茬。

“为啥？”

“方刚他的父亲就是……”

“郑亚莉！”方刚威严地喊。

话茬断了，众人无论再怎么问，郑亚莉都不说了。

“好吧，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家了！”方刚说罢，带头推出了车。

“你等等。”郑亚莉刚要走，金健宇叫住她，“你说，方刚的父亲是什么？”

“我答应过他的。”郑亚莉很为难。

“我以人格担保，不外传。”

“厂长！”

五

车队又在马路上走。杨笑蕾第一个感到这支车队似乎丢失了什么。

对了，是金健宇那辆老得掉牙的车子发出的吱吱声。

金健宇呢？

“讨厌！”方刚急刹车，差点儿把杨笑蕾摔一跤。“又在接待室睡大觉吧！”杨笑蕾说。

郑亚莉突然想起了什么：“我去看看。”

停车棚里，那辆破车靠在一边。

“金健宇！”她扯开尖嗓子喊。

“你找你的同学？”是刚刚在车间里认识的桂芳姐，“他在那边搬砖头呢！”

烈日炙烤着。没有风，没有草帽，衬衣粘贴在身上，红砖的灰尘飘洒在他身上，头发上，他只躬着背搬呀，不停地搬。

“金健宇！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郑亚莉顿脚问。

金健宇这才直身，转体，擦把汗：“不为什么，只想，我要对得住我名义上拿的那份钱！”

言毕，他不再抬头。这一大堆砖有好几千块，他一人搬，起码要干一整天。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身边有了一群人，谁也不说话，只是搬砖，拼命地搬。渐渐的，一道新垒的砖墙立起来了……

少年无悔

汤雄

—

罗玉庆起了个大早，乘车进城。

他要去看马戏。昨天小豆子看了马戏从县城回来，什么“身首异处”、“肢体分家”、“飞车走壁”，绘声绘色，神采飞扬，说得罗玉庆心里痒了半夜，便做出了这个决定。

夏日的早晨毕竟凉爽，这当口坐车，不至于汗流浹背吧？然而，罗玉庆上得公共汽车后，方发现车上早已满座，连过道也没空处。整麻袋整筐的西红柿、黄瓜、茭白什么的，小山包似的垒在过道中，别说坐了，就连插脚也得费番功夫。

罗玉庆哑然失笑：夏日早晨凉快，你这么认为，人家就不这么认为吗？

车徐徐启动了。紫竹村距县城 20 多里路，跑一趟，刚好半小时左右。权作锻炼脚力吧。

“买票买票，请各位乘客买票了。”售票员是个大姐，烫一头卷发，涂一嘴口红，明眸皓齿，笑容可掬，声音甜腻。服务态度不错。

罗玉庆掏出一元钱，捏在手中。

烫发大姐游刃有余地从菜筐袋间逶迤而至，一只涂有粉红色指甲油的纤细小手就伸到罗玉庆面前：“小朋友，上哪里？”

“县城，一张。”

烫发大姐朝罗玉庆莞尔一笑，收了钱，递还给罗玉庆的却不是车票，而是两毛钱。

“阿姨，这……”

烫发大姐朝罗玉庆一笑：“要票一元，不要票八毛。”

罗玉庆一怔：“我……要车票。”

烫大姐奇怪地乜斜罗玉庆一眼：“你要票？”

“唔。”罗玉庆坚定地点点头，心想：没票，到站怎么下车？！

“哦，我明白了。”烫发大姐不无揶揄地笑道，“回家向你爹娘报销呢。”

“哄”一声，满车厢的人都笑了。

这揶揄、这笑声，使罗玉庆感到羞恼，他涨红脸，执着地把两毛钱伸向售票员，换回了那张车票。

“憨小囡，省两毛钱可以买根棒冰吃呢！”前座上的一个汉子转过脸，嗔笑罗玉庆。

络腮胡，斗鸡眼，一笑，满脸尽是大、中、小括号。罗玉庆熟悉这张脸，知道他是菜贩子，但不知是哪村人。

罗玉庆懒得理他，扭过脸，望着车窗外。

窗外，一排排杨树、柳树像折了腰，齐刷刷向后倒去……

快进县城了，在距车站百把步路的地方，车忽然停了下来。“快，快，该下的快下。”烫发大姐急道。

乘客们急急取了东西，匆匆下车。络腮胡挑起一对装满蔬菜的麻袋，也下了车。

车门又关上。车厢里只剩下寥寥几个乘客。公共汽车这才缓缓驶入车站，

扬旗、鸣笛、下车、出站、检票……

走出车站，沿着林荫道漫步走去，罗玉庆随手将那张车票揉成一团，仍进路旁杂物箱，心里毫无后悔两字。

二

假如罗玉庆当天能看上那场马戏的话，后来的故事也许就没有了。

马戏团的生意很好，当天的门票已经告罄，只能购明天的了。明天是马戏团来县城演出的最后一天。预售窗口已排起长长的人龙。罗玉庆赶紧排在长龙尾后，待把那张粉红色的门票捏在手中，这才定下神来，然后兴冲冲向舅舅家走去。

为了这场马戏，只能在县城住上一夜了。

故事就是在舅舅家午餐桌延续的。

不知从何说起的，话题转着转着就转到了公共汽车上，罗玉庆无意中说出了上午车上的所见所闻。

岂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在县交通局运管所担任稽查组组长的舅舅听了，瞪大了双眼说：“小庆，真的？”

罗玉庆点点头。

“记下那车牌号了吗？”

“记得，是167号。”

舅舅不再吭声，三口两口扒下饭，穿上交通制服，戴上大盖帽，推上自行车就出了门。

“上哪儿去？”舅妈追上前问道。

“抽查！”舅舅头也没回，偏腿上车，一溜烟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职业病！”舅妈心疼地直跺脚。

三

傍晚时分，舅舅风尘仆仆回家了。

“抓住了吗？”舅妈问。

舅舅神情沮丧地摇摇头：“没有。”说着，还扫了罗玉庆一眼。

罗玉庆有点发急：“舅舅，是167号呀！”

舅舅捧起茶缸，一顿牛饮。饮毕，一抹嘴，拍了拍外甥的后脑勺：“小庆你也许弄错了。”

“没错，绝对没错。”

舅舅沉思着点上支烟，点点头：“车是有这辆车的，但每个乘客都有票。”

原来，舅舅中午出门后，即带上稽查队员，在县城通往紫竹村的干线公路中段，打了场“伏击战”。遗憾的是，别说“167”了，就连另外几辆专线客车，也没有“吞票”现象。

舅妈听了，便嘲笑舅舅：“说风就扯篷。我不信那些司机售票员敢如此胆大妄为。”

舅舅搔头摸耳无言可对。

罗玉庆见状，急得面红耳赤，吭哧吭哧想说什么，终于没能说出来。

夜深了。

罗玉庆钻在蚊帐里，辗转反复睡不着觉。隔壁的舅舅、舅妈也没睡着，咕咕啾啾说着悄悄话。

罗玉庆只听见舅妈似乎说了这么一句话：“小孩家家的话不能当真的……”

声音不大，却像重重地搥了罗玉庆一记耳光，罗玉庆顿时感到脸上火一般烧了起来。

四

第二天早上，舅舅就发现外甥不见了。

“这小子，怎么出门也不吭一声？”

“八成看马戏去了，赶上午那场呢。”舅妈猜测道。“外甥不出舅家门。这小子像我呢，性子急。”舅舅释然，笑道。

五

舅舅和舅妈都猜错了。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罗玉庆已搭上一辆拖拉机，回了紫竹村。

但他没进村，也没进家门，而是径直去了邻村蚌壳村。蚌壳村有菜场。

进了蚌壳村，他逢人便问菜贩络腮胡。络腮胡乘车从来不要票的，他是最有力的活证人。

菜场值班的老大爷告诉罗玉庆：络腮胡已坐车去城里的农贸市场卖菜了。

“哎呀！”罗玉庆急得直跺脚。

“别急，明天一早，他还来的。他天天一早来我们场取货的。”老大爷安慰罗玉庆。

但是，罗玉庆等不及明天：“大爷，那络腮胡叔叔是哪人？家住哪？”

“他叫宋大奎，家住哪儿我记不清了……”

“大爷，您想想。”

“我想想，想想……对了，好像是城郊人，是那个叫什么丁家村的……”

“丁家村？”

“对，没错，是丁家村。”

罗玉庆二话没说，连道声谢也忘了，转身就跑。

六

罗玉庆找到丁家村，已是正午时分。

太阳正毒，奔走在机耕路上，阳光照射下来，就像一桶桶热水从头淋下。才半天，罗玉庆的两条胳膊就晒得发红了。汗如雨注，润湿了身上那件胸前印有“黑猫警长”图案的汗衫。头顶上，蝉儿噪声大作，叫得罗玉庆心里烦、头脑涨。

老天有眼，没让他白跑。

瓜棚前，看瓜的爷爷告诉他；宋大奎确是丁家村人，还热心地向他指了指宋大奎的家。

罗玉庆激动地跳起来，就向宋大奎那个掩映在绿竹林荫中的小楼房奔去，连看瓜老爷爷让他坐一会儿，吃个瓜的喊声也没听见。

七

宋大奎正叉开四肢，仰面朝天躺在竹靠椅上午睡。那一脸曾让罗玉庆讨厌的络腮胡，现在在他眼里看来却是分外亲切。

宋大奎睡得好香，鼾声像一阵阵的闷雷。

罗玉庆不敢也不忍在这个时候叫醒宋大奎，便一屁股蹲坐在门槛上。

现在已是下午二时多了。罗玉庆还没喝上一口水，吃上一点东西。饥和乏像潮水一般涌来，不知什么时候他竟也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少时候，远远地似乎听见有人在呼唤他。

睁眼一看，见是一只凶恶的老鹰，瞪着一双绿豆般的圆眼，挺起一张铁钩似的嘴巴，正绕着他飞。两张宽大有力的翅膀，一下又一下拍打着他。

罗玉庆大惊失色，竭力躲闪试图站起来逃跑。但是力不从心，手脚好像不是自己的，一点不听使唤。他想拼命高声叫喊，但无论他怎么用力，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尖厉坚硬的鹰嘴对准他的眼睛，猛一下扎了下来。

“啊！”罗玉庆魂飞魄散，一声大喊，便醒了过来。

宋大奎正站在他面前用蒲扇在拍打他的脑袋呢！

“你怎么在这儿？”宋大奎诧异地望着罗玉庆。

“宋、宋叔叔，我、我找您呢！”

“找我”什么事？”

“对。”罗玉庆点点头，“我想请你宋叔叔为我证实一下。”他简要地把来意告诉了宋大奎。

宋大奎眼瞪成鸽蛋样：“你要我作证？”

罗玉庆点点头。

“为什么？”

为什么？罗玉庆眼前一片茫然。是呀，这是为了什么呢？

“啊，我明白了！”宋大奎恍然大悟，“你小子是想搞举报，立功吧？”

罗玉庆摇摇头，他确实没动过这个念头呢！

“举报者有奖，一笔不少的奖金吧？”宋大奎话音中不无讥讽挖苦之意。

罗玉庆仍是坚决地摇摇头。

宋大奎得意地笑了，笑声像一只鸭子叫，“别跟我来这一套啦！我宋大奎虽没吃狗肉，但狗肚肠还不知道吗？”

他脸色陡变，鄙夷地瞪起一双眼：“实话告诉你吧，小把戏，我宋大奎哪趟坐车都付钱的，坐哪趟车都买票的！就这话！你给我滚！”

“你！”罗玉庆浑身血液往上涌，他没料到费尽周折找到了宋大奎，宋大奎非但矢口否认，反而还这样奚落、曲解他。他感到莫大侮辱与委屈，两汪热泪夺眶而出。他怒视着那张丑脸，一声粗话进出齿缝：“你这狗x的！”

“你、你敢骂人？！”宋大奎勃然大怒，张开短粗的五指去抓罗玉庆。

罗玉庆早转身飞一样地跑远了，弱小的身影即刻融化在金黄耀眼的阳光里。

罗玉庆像头负伤的小鹿，踉踉跄跄、跌跌绊绊奔走在机耕路上。饥饿、疲乏和燥热，再次向他汹涌地卷来，他只觉胸闷气急，双腿如灌了铅一般。汗水从额头上淋下，模糊了视线；淌在嘴角上，咸得发苦。他不知自己是怎么进了瓜棚的。当他望着看瓜大爷那张慈祥和蔼的老脸时，他仿佛遇到久别的亲人，一头扎在大爷怀中放声痛哭了起来。

看瓜大爷一气打开四五个瓜，红的瓢、黑的籽，晶莹欲滴。瓜的清香直入心田。

罗玉庆连道声“谢谢”也来不及，一头扑了上去……

田野的风从人字形的瓜棚中吹过，像滤过似的，格外清爽。风儿过处，四下的瓜叶如绿色的波浪，由此及彼起伏涌动起来。

听完罗玉庆愤懑的叙述，看瓜大爷微笑着，“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半晌没吭声。那双让鱼尾纹密密包裹着的深邃的双眼，凝视着无垠的远方。

这一晚，罗玉庆就住在瓜棚里。大爷以极舒缓的语调，向罗玉庆讲了好多好多故事。其中一个故事，罗玉庆这辈子也忘不了。

“想当年，孔夫子被困于陈蔡，饿得奄奄一息。附近有家观光饭店，孔子便教弟子仲由先生去讨碗残菜剩饭。那掌柜的便对仲由说：‘我写一个字，你若认识，我就免费招待。’仲由先生说，‘我是圣人门徒，不要说一个字，就是10个字，也没问题。’于是，掌柜的就写了一个‘真’字。仲由先生看了不由笑道。‘这连几岁的娃儿都知道，一个真字罢了。’没想到掌柜的勃然变色，道，‘明明白痴，还说大话！’说罢，即令手下将仲由乱棒打出店堂。仲由先生狼狈地逃回，见到先生孔子，如实禀告一切。孔子听了，冷笑道，‘你认错字了，难怪挨打，且看我去。’孔子亲自出马，来到观光饭店。那掌柜的仍写一个‘真’字，让孔子认。孔子连想都没想，就说‘这是“直八”呀。’当掌柜的听了，不由大吃一惊，说，‘名不虚传，你的学问果然是大呀！’酒足饭饱，离开店家，弟子仲由不由悄悄问先生，‘师傅，你可把我搞糊涂了，明明是“真”字，怎么变成了“直八”了？’孔子叹口气道，‘你懂个啥？现在是认不得“真”的时代，你一定要认“真”，只有活活饿死。’”

半夜，罗玉庆才合上眼，进入梦乡。檐灯光下，看瓜大爷发现他的小脸上荡漾着一种自信的微笑。

八

从那天起，“167”号公共汽车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乘客。他不即不离就坐在售票座的后边，往返在紫竹村与县城之间。

谁也没注意他，连烫发大姐也早忘了他。

但他的舅舅一家却记着他，正焦急如焚地满世界找着他。

罗玉庆失踪已有三天了！罗玉庆离开舅舅家后，既没再回来，也没回紫竹村。

第三天傍晚，掌灯时分。正当舅舅张罗着要通过广播、报纸发寻人启事时，家门外，晃晃悠悠走进一个瘦小的身影。

“小庆！”

“舅舅……”罗玉庆一头扎在舅舅怀中，“我没说错……167……有暗号……灯光……”

原来，罗玉庆终于发现了“167”号公共汽车上的秘密。

为逃避交通稽查人员的查票，几个不安分的司机、售票员，“发明创造”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只要前方发现有稽查人员，他们就立即打亮车前的小灯，时明时灭，提示同伙。同伙接到暗号后，就很快地在车厢内补票……所以，当他们出现在稽查人员面前时，便俨然成了一辆奉公守法、遵章守纪的模范车……

但是，“167”号车的司机和烫发大姐，却万万没想到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一切，竟会完全暴露，让那个不认“直八”只认“真”的小把戏给拆穿了！

余下的故事就不多赘述了，因为它们已不在本小说叙述的范畴中了。

县交通局运管所的领导们，当然要嘉奖这位小英雄。授奖会上，溢美的词句把罗玉庆的行为拔到了一定的高度。

所长说：罗玉庆的行动，是为了协助维护运输市场的秩序，打击那些不正之风。

副所长说：罗玉庆此举，有效地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同时也间接地保护了每个乘客的人身安全。因为每一张车票，不仅是每个乘客乘车的合法依据，同时也包含着每个乘客的安全保险……

但是，罗玉庆听了，却涨红脸，说出大实话：“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么多，真的。我当时这么做，什么都不为，只为了……”

只为了什么，罗玉庆就没往下说。何必说呢？只要自己心中清楚就行了！

尾 声

罗玉庆离开县城回家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猛然想起那场错过了的马戏，心里不免有一丝后悔。但是，这一丝后悔稍纵即逝了。他此刻的心境就像那碧蓝碧蓝的天空一样，一碧如洗，纤尘不染。

嗨！好一个无悔的少年。是的，少年当无悔。

生死门

牧铃

天穹下，两山夹峙之中，是一挂陡水坡。

黑咕隆咚的阿弥石砥柱中流，将百米江面一劈为二。岩石的左边，是号称“满天星”的礁石群，滩陡水急，这便是“生门”；岩石的“死门”里，却隐隐显现的溜溜绿湛湛一汪大漩涡。

从吉木记事起，爹就给他讲“生死门”，讲船过阿弥石，只要一篙不慎堕入死门，就会被吸进涡心，眨眼不见踪影……

爹是专门为下水木船放滩的滩客。

爹驾船溜滩，吉木就站在高坡上悬心挂胆地望。船在激流里野马似的往前窜，滩客篙手们都浑身紧张，屏息拧劲，长篙抵住胸膊，准准地刺向阿弥石；长篙顿成弯弓，船便如箭，“嗖地”射入生门。

生门里激浪如泼，3尺5尺对舟中人横横竖竖地抽，篙手们却无暇顾及。他们拼尽全力迎击着明明暗暗的礁石，木船便磕磕碰碰，从礁群中觅得一条“之”字形峡道，艰难地行进，直到船驶入滩尾平缓的江流，滩客们才松得一口气，自知又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岸上的吉木便也松一口气，冲着白浪翻滚的滩道扬起一双干瘦的小拳头。

“我也要溜滩！”13岁那年吉木终于忍不住向爹伸出一双手，他要接爹手中的铁尖长篙。爹嘿嘿一笑，长篙点地，身子蓦地跳起丈余高：插在沙岸上的长篙还在颤战，他已经潜入江流。

“能这一手，就溜得滩了！”

爹在急水中踩水稳住身子朝岸上的儿子喊。喊声刚落，爹又没入水中，眨眼就出现在了河对岸。

吉木咬着嘴唇再没吱声。

那以后，吉木每天放学后都要在水里泡到天黑。大雪裹住了河堤，江流变窄了变黑了：春草又绿了堤岸，江里泛起了桃花水，吉木一天也没间断。激流和礁石毫不客气地送给他一身伤痕，那些伤口在寒风中生痛，在暖雨中发痒，结疤剥落的旧伤上又接二连三地添上新痕。

吉木知道自己的肌肉在那些伤痛中凝缩，一天天结实起来。

于是，在暑假，趁一个月明之夜，吉木悄悄地取了爹的铁尖长篙，从滩头等候放滩的木船中解开一只轻载的艚拨子（小船），撑向江心。

他居然顺利地冲入了“生门”！

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冒失——后艚无人把舵，这船钻得过“满天星”的礁石群么？

他的心，像悬在一根蜘蛛丝上。但事已无可挽回，他只得凝神鼓劲，飞速点开那些他摸熟了的拦路石，小船就如一只梭，在月色装饰成的银缎上织着一根弯扭的墨纹……

他担心的事竟没有发生。

月光在前头，在滩尾宁静的江水里对他微笑。“我成了！”他忍不住叫出声来，却瞥见尾舵边站起一个高大的身影。是爹！

爹跳下船，在儿子变硬了的脊梁上赞许地擂了一拳。“够格了，小子！”

爹说。

吉木激动得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他完成了从男孩子到男子汉的跨越——就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里！

整个假日，他都帮父亲放滩。

罕见的洪峰令他扫兴。这样的洪水是没有木船下滩的。滩客们整天浸在酒和扑克里，吉木披块塑料膜站在江岸上，愣瞧着江水寸寸上涨。

忽然，江中漂来一声尖声哭叫，透过雨帘，只见一艘小船顺流直下，吉木来不及多想，猛地摔了塑料膜纵入浊流，一把水一把水地潮江心涌去，抢在进入陡水坡之前爬上了木船，抓住一根长篙在船头立定了。

“伢子，进来，那儿……险！”船舱里有个老婆婆喊。除一老一小，船上似乎没别的人。吉木没有转脸，他聚精会神地瞪视着前头，竹篙擎在他手里，如同一支长枪。

整个河滩往上一跳，他就和脚下的木船一起跌入急流。现在，他对滩中礁石就像对自己身上的骨头那样熟悉，任哪一块，也不能对他构成威胁了。

前头，阿弥石在洪涛中昂首挺立。

他挺胸，屏息，准备刺出那至关紧要的一篙。然而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没有舵工！

“生门”里的“星斗”，还顽强地在洪水中伸缩着胸膛时刻准备给木船以致命的打击！

他惊悸了半秒。

死门里有大漩涡，但不必绕“之”字……没有舵工，小船只能从死里去求生了！

不容他多想，小船顺波逐浪闪入“死门”。

岸上无数人的惊叫夹入涛声。

漩涡比平素又大了许多，在“死门”中摇曳着。

14岁的少年心如擂鼓。漩涡发出奇异的啸声迫近而来。他早已退到尾舵边，徒劳地板住舵把，极力想摆脱那神秘的引力……

涡流把一些草屑木片吸下去。

涡流把一张坐着一只田鼠的木椅吸下去……

木船却没有被卷入圆周运动，它从涡流外围擦过，仅仅跳颤了一下，就顺顺畅畅射入滩尾！

欢叫声从远处传来，吉木乐得在船尾翻了个空心筋头……

神化了的强力才是最可怕的，吉木想。“死门”大漩涡其实根本不能吸下一只船，它充其量只能吸下一只木椅而已！

往后放滩，吉木就走他新辟的河路了。“死门”里多平静！吉木把长篙平搁在船头，闲着，悠悠然唱花灯调。

然而，大多数滩客仍不肯走“死门”。待到吉木上学，就连爹也不走那平静安宁的水道了。木船仍一艘接一艘从“生门”，从“满天星”的礁群中艰难地穿插而过，吉木从“死门”中闯出的生道很快被人们遗忘。

那关于“死门”大漩涡吞噬船只的神话又活灵活现地传开了。

吉木莫名其妙地哭了一场。

若干年后，吉木正式当上滩客，驾船溜滩也走“生门”，在“满天星”礁群的逼迫下施展自己日益精熟的技艺。再后来他有了儿子，也给儿子讲那个关于“死门”大漩涡吞噬船只的神话。“死门”中闯出的生路，似乎连他

自己都忘了。

六六·阿小·绍生

鉴一帆

六六和阿小决定要跟绍生上省城。

六六今年13岁，在家里排行第六，上边有5个姐姐，惟独他是个儿子。记得他生下来时，他阿爸真是欢天喜地，还虔诚地去寺庙烧香磕头，感谢菩萨恩赐他绍家能传宗接代。回家后为他这根独苗取名六六，因为六六顺嘛。

阿小也是13岁，他上有哥哥下有妹妹。刚从娘肚子里钻出来的时候极像一只二茬猫，小得不能再小了。因家里兄弟姐妹多，爹妈也顾不上他多少，所以阿小长到现在，也还和他的名字一样，小小的。

绍生和六六、阿小都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们又都是同一个家族，只是辈份不同。绍生有个哥哥早年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在省城的铁路分局工作。村里人都知道，绍生的哥哥在铁路分局当大官。至于官有多大，就不得而知了。

六六、阿小、绍生他们从会走路时起就在一块儿玩耍，很是要好。去年，绍生转学到省城念书去了，分开以后，相互都很想念。放暑假时，绍生坐火车回村来，虽然他们在一起玩了一个暑假，但似乎还没有玩够。绍生要回省城去了，这使他们心里都很难受。六六说：“绍生，我和阿小干脆送你回省城也好玩几天。”绍生很高兴，便去央求大人，大人们也同意。

平日里，村里人很少去省城，偶然上一趟县城，也是匆匆来去。今天，3个小把戏要上省城，真是惊动了全村男女老少，纷纷赶来关照。

嚯！六六今天真神气。他身穿一套蓝布衣裤，可能是布料不够的缘故，上衣很合身，裤子却只到腿肚子。脚上蹬的是一双黄色皮鞋。最有趣的是他的瓦片头，这种头就是在顶部留一块酷似瓦片样的头发，其余的全剃光。

阿小跟六六的打扮大不一样。他的头总是光溜溜的，连根发茬也没有。脚上穿的是一双用车胎做的鞋。衣服好一点儿，灰色的对襟布衫，布纽扣，无领。裤是他母亲的裤改的。裆和裤筒极大，裤管子也只能扯到腿肚子，极像一个居住在海边的小渔民。

绍生，穿的则是港式短袖衬衫，西装短裤，塑料凉鞋，理的是学生头。城里蹲了一段时间，打扮起来也就好看些。村里人都这么说。

他们仨一一向大人们道过安，就出发了。

绍生他哥在铁路分局工作，当的是宣传部副部长。有一回，绍生问他哥：“哥，宣传部副部长，这官有多大？”绍生他哥没有回答。又有一回，绍生又问他哥：“哥，你讨的老婆蛮好看的，是谁给你当的媒人？”绍生他哥也没回答，只是笑笑。还有一回，绍生又问：“哥，我去倒垃圾，听见隔壁顾大嫂说，绍生他哥怕老婆。当时我脸都羞红了。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老婆。我说她顾大嫂诬蔑我们绍家人。那顾大嫂穿条裤子没个裤裆，（用手比划）这么大，这么大的一块布在大腿肚上飘来飘去……”

绍生他哥说那是穿的裙子。“穿裙子？怎好穿裙子？”绍生说得很气愤，这也难怪，绍生是有感而发的，因为他哥的老婆李晓英穿的也是裙子。他也真为嫂子感到难为情。

绍生能到省城来读书，也真是不容易。先前，绍生他哥对他爱人说：“省城教学质量好，我想把绍生接到省城来念书。”李晓英埋着头不说话。绍生

他哥又说：“现在农村里又不缺钱，也不缺粮，我跟阿爸说，每月带50斤大米来，学费由家里出……说起来，不过是让绍生在这里借宿一下。”李晓英这才表态同意。绍生到省城来上学，真也帮了哥哥嫂子的大忙。放了学回家洗菜做饭，吃了饭洗碗，洗了碗又抹桌扫地，所以嫂子也喜欢他：“绍生，你累不累？”绍生回答嫂子：“不累，一点儿也不累。嫂子，我在乡下，每天早上起来要放牛砍柴，吃了饭才去上学，回来又去放牛割草。现在每天只读书，一点儿都不累哩！”嫂子听了很高兴，“绍生，我教你拖地板。”从此，绍生又增加了拖地板的项目，可哥哥说：“绍生，你基础差，要好好念书，地板还是我来拖。”绍生回答他哥：“嫂子说得对，你是一家的顶梁柱，要是你累倒了，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还是我拖！学习，我自会抓紧的。”

为嘉奖绍生的工作成绩，嫂子每月给绍生3斤粮票，两块钱——每天买个饼油条做早餐，可绍生都把这些钱粮节约下来了。他认为，阿爸阿妈在田里做活很苦，自己读书轻松，和哥哥嫂子又吃得好，这些钱粮，给阿爸阿妈买了饼干带回去。哥哥知道后，很生气，认为早餐不吃容易得胃病的，绍生却说哥哥忘了本。

暑期到了，学校里要放假，绍生想回家去看看。哥哥不同意，叫他在暑假里补习功课，但嫂子支持他。临走时，嫂子给绍生一个大旅行包和2只5斤装的塑料桶，说：“家里客人多，茶叶不够吃，在省城买又很贵，去乡下带些回来。另外再带几斤菜油回来。”所以，绍生这次回来就带上了这些东西。六六和阿小两家大人考虑绍生已带了茶叶和菜油，就装了30斤大米，20斤糯米和5斤葵花籽，作为礼物。还有11只甲鱼，是带到省城去卖钱的。甲鱼的价钱挺好，要二三十块钱1斤，一只甲鱼就有斤把重，城里人是极喜欢吃的。

全部东西分成两担，由六六和阿小挑着下了车，绍生在前领路。城里比乡下更热，六六就脱了蓝布罩衫，光着上身，不一会儿，脚上穿的皮鞋像着了火似的烫，六六干脆将鞋也脱了，光着脚板儿走路。他们一边走一边禁不住要停下来看一阵，议论一阵，觉得省城跟乡下的集市大不一样，这里人多、店多，街面也宽。六六和阿小感到挺有趣很好玩。到了家里，绍生他哥哥嫂子都不在，绍生是主人，顾不上喝水，就开了电风扇扇凉。

六六和阿小都不曾见过电扇，六六说：“阿生，这么点儿肚皮装好多风啊！”绍生解释道：“风不是装在肚子里的。风就在我们周围，只是没吹起来，要电风扇帮忙才吹得起来。”阿小说：“乖乖，这东西真奇怪！”绍生说：“不是吹牛，你100把扇子也顶不过这台电风扇！”“真厉害呀！”六六说得手也舞，脚也跳，旋来旋去，一会儿吹肚皮，一会儿吹前膀，高兴死了。阿小呢，要安静一些，问：“绍生，这电风扇要几毛钱一把？”

“几毛钱？真没见过世面。要100多块钱哩。”绍生回答说。

六六：“哟！好贵呀！”

阿小：“妈呀！咋买得起！”

绍生说：“一头大肉猪就可换来。”

阿小睁大眼睛，不晓得怎么回答。六六说：“阿小，我们回去多抓几只甲鱼来，卖了，也买它一把，吹一吹，你干不干？”阿小：“干，回去就干。绍生，你哥家有秤么？我们抓紧上街把这甲鱼卖了。”

“等下。我哥回来，我问他。”

绍生的小侄儿晶晶回来了。

绍生：“晶晶，你爸爸妈妈哪里去啦？”

晶晶：“我不知道。幼儿园车子刚把我送回家呀。”

绍生：“晶晶，这是阿小叔叔。”

晶晶很听话，叫：“阿小叔叔。”

阿小是第一次当长辈，高兴得有些不自在，没应，只是笑。

绍生：“这是六公公。”

晶晶：“六公公。”

六六要比阿小和绍生高一个辈份，一生下地就当阿小和绍生的叔叔，只是没当过公公，尽管有些不习惯，但还是应得脆生：“唉！孙儿，你今年几岁啦？”

“4岁，姓绍，叫绍晶晶。”

六六：“我们都姓绍，是一家人。”

晶晶提出不同意见：“妈妈说，我和爸爸妈妈才是一家人。”

六六：“噫！我们是一家人！你家老祖公是长房，我爹是么房。孙儿年纪小，不晓得。”

晶晶摇摇头，表示真不知道。阿小补充说：“晶晶，你爹肯定晓得，你爹是大人。”

“等下我们再来吹吹电风扇，”六六心神不宁地说：“现在我们上街逛一逛。”

晶晶很赞成。于是他们四个小把戏相邀着上街去。

绍生他嫂子下班回来了。她穿的正是绍生所说的“没有裤裆”的——裙子。

李晓英在铁路分局客运科工作。她父亲原先是铁路分局的局长。李晓英当年嫌绍生他哥是农民出身，但局长却说：中央里头有好多领导同志还不是农民出身，你祖父还不是农民。婚姻不看这个，主要看品质和能耐。绍生他哥也真有出息，不久就从工务段教育室的一般干部升到了分局当宣传部副部长。李晓英就认为她没嫁错人。

最近传说，男人又要提升为宣传部部长。不知怎的，李晓英总觉得有些对不起男人，所以决定用自己的奖金给他买点儿好东西吃吃。

回到家里，李晓英的眼睛不由得一亮，桌上放着茶叶、葵花籽、菜油，屋角还堆着糯米和大米，最可喜的还是那些甲鱼，这玩艺儿可贵哩，味道营养都高级，时值秋天，人吃了会进补。李晓英站一阵，坐一阵，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清炖甲鱼可是她的拿手好菜，她拿起洗菜盆就去抓甲鱼……

六六、阿小、绍生、晶晶四个小把戏逛街逛到冷饮店。冰淇淋，六六和阿小只听绍生说过没见过更没吃过。绍生有心要招待两个老乡，就主动要掏钱。六六一把按住他的手，说：“你在城里花销多，得个钱不容易，我请客！”阿小也说：“我请客！”绍生认为六六说的也是，就主动作罢，但六六和阿小是光打雷不下雨，像征求意见似的，你看我，我看你……

六六表现出财大气大的样子，声音大，态度也坚决：“我请客！”阿小趁机抹脱，但恭维话还是要说：“叫六叔请客，这怎么好意思呢！”

六六只好顾着脸皮上，磨磨蹭蹭从衣兜里扯出一张1元的票子，问服务员：

“冰淇淋多少钱一个？”

服务员：“那边买票。”

六六：“我不买票，我是买冰淇淋。”

“那边买票。”服务员还是句老话。六六摸不着头脑，傻瞪着眼。绍生走上前来：“六叔，买冰淇淋要先买票。”绍生就拉着六六到售票处。

六六：“冰淇淋多少钱一个？”

售票员：“四毛。”

六六吃了一惊：“什么，四毛！两毛一个卖不卖？”

售票员狠狠地瞪了一眼六六。六六大为不满：“生意不成仁义在，你瞪我一眼干什么？”

售票员：“嘻！你还有理啦！”

六六：“生意买卖，要公平合理才是。”

售票员：“你个小鬼头硬是有理啰，嘻嘻。”

售票员瘪着嘴笑，极大地激怒了六六。六六说：“这笔生意不做了！”六六转过身来：“走！不吃他的冰淇淋！”可是晶晶不肯走，阿小也咂着嘴想吃。绍生说：“六叔，国家的生意，不兴讲价，钉子钉的，动不了。”六六想了一阵，才又拿出钱，买了3客冰淇淋：晶晶一客，绍生一客，六六自己和阿小共同吃一客。共花人民币1元2角，只是不过瘾。阿小说：

“这东西真好吃！我们拿甲鱼到市上卖了，再过来吃。”绍生觉得阿小说的是，就趁机鼓动：“难得来一次，过几天，天变冷了，你们想吃都吃不到。”六六也赞成。这样六六和阿小又买了一客冰淇淋，他们边吃边用舌头舔着上下嘴唇，样子挺滑稽。

绍生他哥下班回家见绍生和晶晶不在，急忙又上街寻找他们，走不多远，他遇上了晶晶和绍生，想不到还有两个小老乡。

在家乡，绍生他哥的奶名是众所周知的：白脚猫。家乡叫名，不管大小，一律按辈份，所以，六六就叫他白脚猫。但白脚猫现在是铁路上的大干部，至少也得叫书名。绍生他哥哥的书名叫绍风，所以，他又改口叫绍风。

“绍风，你收工了？”

“噫！是你们两个来了！”

阿小和绍风平辈，叫哥，就没什么不妥的。

晶晶：“爸爸，我们五个小孩是一家人哩，你知道不知道？我老祖公是什么长房，六公公他爸爸又是什么么房，你晓得么？”

绍风：“晓得晓得。”

他们几位刚走进小客厅，李晓英就乐融融地迎了出来……六六一见侄儿媳妇，脸就一下子红得像鸡冠，他一把拉往绍风，求救似地：“绍风，我年纪小，侄儿媳妇……我不晓得咋叫法！”

绍风也遇到了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新问题。如果按家乡的叫法，显然不合城里的章程，如果依城里的称呼，那也不合乡里的规矩……考虑了一阵，绍风说：

“我看就叫李同志吧，对！这样合适。”

于是六六就叫：“李同志，我来麻烦你们米了。”

阿小着急：“大嫂，你好。”

不管是叫“李同志”，或是“大嫂”，绍风老婆都没应，只是对绍生说：

“绍生，你咋不把你祖宗八代全请来？”

绍风：“是我叫他们两个来玩的。坐坐，来了……好好玩玩，我陪着你们……天气很热，我们用电扇吹吹风，看看电视……看电视，就等于看电

影……晶晶，给你妈说饭不够，放几碗面条，菜不够，剥上几个皮蛋……你们喝不喝啤酒？不喝，好好，那样好。你们来玩，可耽误学习……成绩好不好？”

……上五年级要到镇上去，每天来去 20 多里路，家里说：造孽！好老师都调走了，读也读不出个出息，六六和阿小只好在家放牛割草帮大人做事。所以，六六只好回答绍风：

“我们没有成绩。”

绍风很惊讶：“读书咋会没有成绩呢？”

绍风像接待外宾一样和两个娃娃叙谈，执意不看李晓英的各种眼色。

绍生不经请示，便请来两位老乡，自知犯了错误，主动汇报做检查。嫂子一听耳朵发热发烧：刚才去接晶晶没接着，倒是白送去三只甲鱼给离休的父亲，隔壁上任不久的分局长眼尖，顺手也就挑了只大的去，算上自家搞的这一只，少说也有四斤半重。二四得八，四五二十……算起来就是 120 块五角钱，足足超过自己一月的工资。糟糕！哪晓得六六是和阿小带来卖价钱的。见嫂子眉心紧锁，嘴皮打颤，绍生又慌忙赔不是，表态度下决心要六六和阿小明日里就打转身回家。

绍生告罪，李晓英更是叫苦不已，思量再三，也想不出个妥善解决甲鱼问题的办法，就只好宣布吃饭。

晚饭后，李晓英举行家庭电视招待会，还在茶几上摆了一些水果。绍风缺席，去铁路分局开会。李晓英首先发言，批评绍生：

“你个鬼东西，进门也不讲一声，我还以为是你班上的调皮学生……还是晶晶懂事，说这是六公公，这是阿小叔叔，是一个祖宗，是一家人。”

侄儿媳妇眉眼不开，原来是不晓得这个关系……怪不得！六六和阿小悬着的心都落实了。六六说：“我这个当大辈的对不起你们，几年几月地不来省城走走，搞得一家人认不得一家人。”

李晓英：“说起来，该我们回乡下去看看。就是忙，忙得丁点儿空闲都没有，你看，绍生他们还放假，可我们还得上班。晶晶他爸爸，比我更忙，忙得人都累瘦了，以后他就更忙了……从副部长提升到部长了，相当于地方上的县团级，管的事也就更多了。”

六六：“线团结，那硬是抓扯不清了！”

绍生：“嫂子，线团结，官有多大？”

李晓英：“县团级，就是县长一级的官。”

阿小：“啧啧，好大的官哟！”

听侄儿升了县长官，六六很是兴奋：“升了这样的大官，我们都不晓得，好样的，好样的！”但六六也惭愧，把“县团级”搞成了“线团结”。

在座的一家人激情震荡。李晓英说：

“才升的……我考虑他身体不好，想给他补补身体就给他烧了一只甲鱼，哪晓得是六公公和阿小叔叔带来卖价钱的……”

六六本来想叫“李同志”，但又觉得这样不亲切，就直呼其——“侄儿媳妇讲外人话了，别说是几只甲鱼，就是金银财宝也吃得！一家人……老实说，我还怕这贱东西脏了我绍风侄儿的肚皮哩。”

阿小插上嘴：“只要大哥喜欢吃，我们回去就再提几篓送来。”

本来是个挺严重的问题，但两个孩子都是这般轻描淡写，李晓英心里的疙瘩松了结，掏出钱：“绍生，你去买几客冰淇淋来给六公公和阿小叔叔吃。”

“就这 10 几只甲鱼就足够了，不晓得六公公和阿小叔叔要卖多少钱一斤？”

六六和阿小几乎是同时回答：“不要钱。要钱，就不是一家人了！”

“这不行！”李晓英推辞着……绍生去得急，来得快——他们暂时吃冰淇淋，没再谈甲鱼的事，只是电扇还在辛勤地摇着头……

一二一，一二一……早起上学做广播体操，戴红领巾的小班长叫着口令在整队，六六和阿小也跟着绍生上学来了，他俩也站在操场边上和着口令踏着脚步，看看绍生他们，也跟着叫：“一二一，一二一……”似乎他俩做得还挺不错，同学们都盯着他俩，踏着脚步向他俩学习。

绍生他哥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路局党校学习。他爱人李晓英调休一天，为他准备准备东西，搞点儿好吃的饯行。当然，清炖甲鱼这道好菜是少不了的。岳父大人听说女婿要去路局党校学习，他特意来致贺辞，还要他抓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一点有用的东西，争取上任就做出好成绩。李晓英手不停，嘴也闲不住，叽叽呱呱地，但她讲的也不过是绍生跟她说的……她传达出来的——六六和阿小说电扇肚子里装好多风；上冷饮店买冰淇淋，又怎样讨价还价——绍风运转着大脑正考虑本职工作上的事，自然没听她说的，但他岳父大人却是听得极认真，该笑的地方，他也认真地笑了，该插话的地方，他也抓住机会发了言：

“好玩，这两个孩子真有意思，哈哈，说来你不相信，你祖父第一次上城来，对着电灯泡接火吸烟，哈哈……最可笑的，还是你祖父不会开司必灵锁，晚上被尿憋得乱喊乱叫，哈哈……”

谈祖父憋尿，很可能就是文学上的所谓自然主义手法，怪刺耳的，所以，孙女儿李晓英始终没能像父亲那样——笑出声来……

较 量

玉清

一直记得父亲的那一次比赛。

那不是一场正式比赛，那只能算是一场较量。

那年我八岁，现在想来已是很遥远了……

村里中幡会的牛皮大鼓震天鼓响的那天，爸非要带着我送妈去娘家。妈说春暖了，地里要有活了，不愿去。爸说住两天就接回来。

爸是负了使命的。村里中幡会的会头跟爸讲，今年庙会上王家庄中幡下了死功夫要跟咱村鏖膀子，听说正狠练。会头心里没底，因为我姥姥村就是王家庄，于是就派爸去打探。

中幡会是民间花会的一种。

中幡是用一根三丈长碗口粗的竹杆和一幅2丈长三尺宽的长方形花布制成的，远看就像船上的桅帆。竹杆叫做幡杆，花布叫做幡面，幡面上镶金边走金线挂铜铃。幡杆顶上还要加上3层像皇帝的云罗伞盖的布罩，叫做幡罩。耍时由一个竖立着擎在手里，配合身法、步法可以做许多动作，幡面上的铜铃随动作哗铃铃作响，自有一种摇天撼地的气势。

中幡起源于船家，所以中幡会一般是在临河的村镇里。我们这地界，方圆百里之内，眼下只有两路中幡会，一路在我们村，一路在王家庄。这两个村子分别坐落在潮白河南北两岸，人们管我们村的中幡叫河南中幡，管王家庄的中幡叫河北中幡。从前，中幡会并不只这两路。但中幡是所有民间花会中最难练最耗力的一种，没有相当的勇力根本耍不动，有时还会伤了身子。所以许多中幡会转口了。

那个年代，没有电影电视，也没有广播，乡间的文化生活全靠民间自发组织，而民间花会是一种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它朴实、热烈、醇厚、历史久远。我们这一带就有中幡、高跷、龙灯、小车、竹马、地秧歌、舞狮子……等几十种，我长大后，从事文化工作，才知道民间花会在乡间是一种最为根深叶茂的大众文化，它不仅有着浓重的乡土气息，而且带着深厚的乡间情感。那天，沉寂了多年的震天大鼓重新敲响，几乎全村人都去观看，一些老人在那撼人心魄的鼓声里，眼里竟涌出了泪花。

小时候，一年一度的阴历四月二十八庙会各路花会大汇集的日子。各路花会的高手们都来献技献艺，各路花会之间还要比一比赛一赛。这种赛会以同一种花会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因为不同种的花会各有特色，难分高下，只有同种花会遇到一起才最叫劲。赛会没有正式裁判，但每一个观众又都是裁判。两路花会遇在一起，各打场子，各显绝技，看着看着人们便往水平高的这一路围，水平低的那一路往往还没演到一半观众就所剩无几。这样的比赛没有任何奖惩，却关系着极大的荣辱。失败者会好长时间在人前挺不起胸来，就连平常和人聊天时吹牛都似没有了资格。

每年的庙会上，我们村中幡和王家庄中幡的赛会是最激烈最吸引人的。

我们村中幡历史悠久，受过皇帝的封赏。每年的庙会上各路花会云集，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我们村的中幡会，任何一路花会都要为其让路。而我们村的中幡也确实有真传，在技艺上要胜王家庄中幡一筹。

但王家庄中幡也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狠劲”，就是因为这“狠劲”中

所透出的英勇，使它也拥有着为数不少的观众。他们顽强地和我们村对峙着，尽管处下风的时候居多，但惨败的时候却很少。

据传几十年前，他们曾有一次将我们村中幡会打得惨败。那一次赛至最激烈处，眼看王家庄就要落败了，忽然在他们的队列里走出一个 15 岁的少年，他在人们惊疑中用那略显稚嫩的手臂将中幡高高擎起，背花、贯顶、单指擎天……人群在一阵惊诧后，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掌声。俄顷间，我们村的中幡便跑走了所有的观众。

那少年在人山人海洒汗如雨，瞪努而出的眼睛里似喷出火来，咬紧牙关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耍下去，在人们的惊叹和赞扬中，他咬破嘴角，血滴滴而下……

那一次这个少年并没有演完所有的动作，他是累得失手摔幡倒地不起后停下来的。庙会之后，人们都知道了那少年的名字叫豹子，后来又知道他在那个庙会上累坏了身子，这一生再也摸不得中幡。

但豹子的名字在庙会上流传了很多年。

过河上摆渡时妈妈还在嘀咕，爸不耐烦地说住一宿明天就回家。妈不明所以地看着爸。

爸是远近闻名的中幡高手，当年，他还是个刚成年的小伙子，一次庙会上，和王家庄中幡对阵，他将一面三丈长的中幡耍得像贴在身上一样，幡和人合为一体，上下翻飞，观众掌声雷动，喝彩连天。王家庄中幡大败，其中一个和爸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愤而摔幡，将幡底的牛皮摔断，竹杆劈裂三尺。

那一天的观众堆里正挤着那个小伙子的妹妹，她原是为哥哥助威的，后来却成了我的妈妈。

直到我们走进姥姥的村头，听见中幡的鼓声妈才恍然明白爸此行的真正目的。妈看了一眼伟岸的爸，为自己的娘家成为我们村如此重视的劲敌，使一向桀骜的爸不惜放下架子来充当打探而感到自豪。

到了姥姥家，爸扔下妈就带我去看王家庄的中幡会练幡。我当时并不知道爸的使命，不想去看，我说姥姥村的中幡没有我们自己村的中幡大，牛皮鼓也没我们村的响。

爸高兴地拍了一下我的秃脑袋，说了声：“好儿子！”就举起我来让我坐在他的肩上，扛着我去姥姥村的中幡会。

练幡的地点是在一个很大的打谷场上，几面鼓正狠劲地敲，其中一面特大的鼓，由一个年过花甲的人在打。这人是我的姥爷的本家，我要叫六姥爷的。他是这方圆百里闻名的好鼓手，和我们村的棒子张齐名，但技艺尤胜一筹。他打的鼓别具一格，明明是牛皮鼓，但侧耳细听，却让人能品出一种铁器撞击所发出的铿锵之声，气势磅礴，因此人送绰号“铁鼓刘”。

他的鼓是从 20 多岁就出了名的，有人说就是因为有他这面鼓，才使王家庄中幡一直支持了几十年败而不衰。但现在，他年纪大了。

场上有二三十人在练幡。几面中幡在大场上齐耍，像战场上的几面大清纛旗，纵横上下，起伏翻滚，真似有着千军万马之势。

爸在那几个耍幡的人中一眼就注意上了一个面部黝黑嘴角咬肌坚硬，身似铁塔的高大青年。他耍幡技术并不娴熟却又有一种不凡的沉稳，爸尤其惊奇于他脸上那一种神色，坚定而又艰难地似在忍耐着什么。爸盯着他，就像从镜子里审视自己。爸想起自己当年要娶我妈却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而孤身一人千里淘金的日子。

当年我妈并没有开口向爸要房，但当年我妈是远近闻名的美女。当年我爸要造一所远近闻名的漂亮房子。

爸向围观的人打听这青年，有人告诉爸他叫狮子，爸听到这个名字心不禁一惊，他知道狮子就是当年的豹子的孙子。当年爸千里淘金归来造好了房子来王家庄，狮子还是个10来岁的小孩满街跑，那时爸发现小狮子的眼神坚韧得特别。现在狮子已长成为一个伟岸的壮汉，那眼神除了更其坚韧外，没有变。

那一次豹子从庙会上下来，一生再也摸不得中幡。他的身子日渐孱弱，成年后勉强娶妻生子，在他的儿子15岁那年终于去世。他的儿子的身体也像他一样羸弱，直到他的孙子才重又强悍起来。那个在长吁短叹的担忧中出生的孩子一落地就显出了出奇的强悍，豹子的儿子给豹子的孙子取名为狮子。

豹子的儿子在狮子15岁时过世，狮子挑起了养活母亲和幼妹的重担。在一个没有月光也没有星光的夜，孤身出走，落脚在唐山的一家煤矿当上了挖煤的矿工。一去五年不归，只隔一段时间往家里捎些钱。去年，狮子攒足了一笔钱终于回来，人们见他已是铁塔似的汉子。他不再走，一边跟妈妈和妹妹一起种几亩薄地，一边发狠练幡，至此已整整一年。

爸上下打量着狮子，狮子也在打量爸。他自小就认得爸，他知道爸是有名的中幡高手。狮子的眼里闪出亢奋的光，他意味浓重地狠盯了爸一眼，爸感到了那眼光里的挑战。

狮子“嘿”地一声拉开了一个马步，向铁鼓刘点一点头。他们像是有默契，只见铁鼓刘牙齿紧咬，眉头皱得像个纵褶的包子，眼睛里精光闪动，奋臂将已磨砺锤打了几十年的一对鼓槌高高举起。

“咚！咚！”此时旁的几面鼓已自动停住，人们在耳边的喧嚣突兀消弥之际，听到了一种久已未闻的强劲，不禁心魄为之撼动。

人们惊望铁鼓刘。这几年，铁鼓刘年纪渐大，鼓声也渐渐失去了当年的威势，好几次的庙会上让人大失所望。这时王家庄新一代鼓手已崛起，每次出会，新鼓手掌握下的几面鼓鼓声澎湃，实际上已掩代了铁鼓刘日趋衰败的鼓声，人们只是出于对铁鼓刘多年的尊重才仍让他掌握一号主鼓，但谁都看得出来年轻鼓手取代铁鼓刘掌握主鼓已是必然趋势。但铁鼓刘自己似乎并没有觉察，无论是训练还是庙会，他眼帘下垂，面部漠然而神情笃定地占据着主鼓的位置，一点儿也不为自己难挽衰老而自惭。

但是今天，人们发现自己错了。

铁鼓刘昂扬而庄严，似要倾尽自己毕生所有。人们凛然中感到一种撼人心魄的辉煌，但随之又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似欲落泪的感叹——不知怎么，人们都有一种预感：铁鼓刘在今年的庙会后会怕是要告老下场了。

“咚！咚！”铁鼓刘终于重又让人们领略那种铁器撞击所发出的铿锵之音，重又让人们感染在那种久已失落的于震荡中激动不宁的情绪里。

狮子在鼓声中马步稳扎，双手童子拜佛将幡托于胸前，目定神敛，似在用心谛听那鼓声中所蕴含的神韵。

一通鼓过，狮子猛然眼睛暴睁，大喝一声：“嗨——”手中的中幡已然高高抛起，中幡如一条巨蟒腾然而起，幡面抖动，哗啦啦作响，在离狮子头部3尺多高处才始往下落。

人们齐惊呼：“贯顶！狮子，使不得！”

贯顶，是将中幡竖直抛向空中，待落下再用头顶去接住，是中幡动作中

最危险的一式。一面中幡重达几十斤，再加上下落时的惯力，要用头顶去接住谈何容易！就是中幡好手做这个动作时，也大多是将幡抛离头顶略高一点的地方，在头顶与幡接触的刹那，身体向下一沉，将中幡的冲力缓解，才能接住。否则，以头顶与中幡去硬碰硬怎么受得了？

可是狮子却将中幡抛到了头顶上方三尺多高，这样中幡下落的冲击力要有多大！

在人们的惊呼声中，铁鼓刘神情笃定，鼓声铿锵，似在推动百万军兵。

狮子眼睛瞪努而出，让人遥想起当年的豹子。那中幡带着千钧之势下落，刹时已距狮子头顶不到一寸。狮子狂吼一声，风云变色。

人们仿佛听到一声比鼓声为更铿锵的撞击，随后就见那几十斤重的中幡已稳稳立于狮子的头顶。

人们惊愕地望着狮子和他头上那一面幡，像看一尊神的雕塑。

爸没有惊愕，却在内心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

不待人们醒过神来，狮子头一摆，中幡从头顶落下，接在手里。

哗铃铃，咚咚，哗铃铃——！咚咚——！

一面幡在狮子手里被狂乱地耍动，似一巨蟒，翻动扶摇，搅乱整个广场。他不再按套路耍，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中幡高难动作在狂乱地痛快淋漓地组合。

单指擎天、铁肩担日月、肘撑、震地撩天……狮子对人们的反应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眼中只有幡，耳中只有鼓。他的动作一点也不优美，不具备高手的风采，他毕竟练幡的时间还短。但他的动作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强劲，人们在那种狂乱的强劲中看到了最让人激动不安的桀骜和英勇！

只有铁鼓刘知道，狮子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经过了怎样的狠练。他不但白天苦练，而且，只要有月光的夜，他必定扛着他这面独属于他的幡偷偷地到河滩上苦练。铁鼓刘隔几天就去指点他一次。铁鼓刘不会耍幡，但几十年的鼓手生涯，与多少中幡高手搭档，使他对中幡技艺比一般中幡高手还要懂得多。

狮子在做最后一个动作“就地 18 滚”，这是中幡动作中最为高难的动作。庙会上，这个动作不知“栽”过多少高手。

只见狮子右手单手擎幡，身体渐渐下蹲，臂部着地，而后身子一侧，人已卧倒在地，而右手的幡仍高擎着。动作不停，身向左转，面朝下背朝上，右臂已成反转持幡背于后心处，左手背过去反手接幡，幡交于左手，身体继续滚动，回复面朝上背朝下的姿势，右手则重新从左手上接过幡擎起，“滚”完成。

狮子异常沉稳，并不停歇，身体波浪一般又起伏着滚过去。这 18 滚并不是一样的动作，第二滚那幡是顶在额头滚过去，第三滚是在肩上……如此的 18 滚一滚比一滚更难。最后，第 18 滚。

狮子已极累。他牙紧咬着，嘴角的咬肌绷出一道铁一样坚硬的锐棱。他右手将幡向上一抛，身体迅速一滚，额头一挺将下落的幡接住，待幡刚刚立稳，他额头一摆，幡挺起，向胸口落下，他扬声吐气，“嘿”一声用胸口接住了幡，身体一挺又将幡拱起，身子迅疾右转，再用右胯接住了幡。继续滚动，脸朝下背朝上，那幡落于臀部。随着他的滚动，幡又落于左胯上，左腰部，胸口，最后回到额头，那幡在狮子身体各部位做了一次循环。写来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那是一面三丈多高的中幡，稍稍失去一点平衡便会倒下来。

这第 18 滚的动作，方圆百里之内，能完成的不过 10 人。而像狮子这样一气呵成，而且每一个动作都将幡挑到相当的高度，在庙会中都是难得一见的。

狮子站了起来，双手童子拜佛将幡捧于胸前，绕场一周。王家庄人惊叹而又自豪地看着他们的狮子，心里认定今年的庙会该是王家庄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狮子绕场一周，鼓声停了，两个小伙子上前要去接幡。但狮子却捧着幡向爸走来。

爸微微一笑，他知道狮子要做什么。

狮子开口带出一股郁积多年的狠气：

“请河南高手指教！”

中幡高手不到迫不得已是不跟人较量的。在中幡会中，比赛和较量不是同一含义：比赛是只用自己的幡各自耍，各显绝技，让观众裁判高下；而较量，则是要双方互换中幡。只因耍中幡者都“认幡”，就是固定耍一面幡，练习和比赛都不更换。这就像乒乓球运动员“认拍”一样。换幡无疑是对对方的一种考验。

爸不接幡先说话：“我是来向贵会学习的，不是来找贵会较量的……”

狮子以为爸要退缩，不待爸说下去，紧逼一句：

“怕了？”

爸微微一笑：

“我只想向贵会说明，我不是来找贵会较量，我接的是狮子的幡！”

爸向周围一抱拳，说声：“献丑！”便伸手从狮子手里接过了幡。

但爸将幡到手里后心便猛地往下一沉，爸没想到这面幡比平常的幡要重一倍！

爸托着幡，额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他仰头仔细打量着这面只比平常的幡略大一点的幡，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他将眼睛去看狮子，见狮子的眼光也正逼过来，似在说：若拾不动就放下！爸掂着手上的重量，再也笑不出来。

爸将幡往怀里一抱，耳朵不易察觉地往幡杆上一贴，手指轻轻地一弹，没有听到应有的空洞的声音，却感到那声音异常的实在。

爸重又望向狮子，眼睛里没有谴责却只有佩服。爸想起传说中的豹子。

狮子的眼光却有些软了，他将眼光从爸脸上闪过去抬头望幡，只顷刻间里便又恢复了原本的狠勇。

爸知道此番怕是要“献丑”了。但爸的性格注定他不会放下。他心头涌起一阵浓重而又悲凉的留恋，他知道，这一场幡耍过后，他怕是再也摸不得中幡了，就像当年的豹子。

爸咬一咬牙，谨慎地耍了一个最简单省力的动作“背花”，他要先用背花来熟悉幡。爸谨慎地一个“花”一个“花”地背下去。

背花的动作是这样的，右手持幡背到背后，左手也背到身后去从右手里接过幡带回胸前，右手再接，配合旋腕动作，幡便哗哗地上下飞转。如此往复，据传最高的庙会纪录是连续背 500 多个。

爸背过 20 多个“花”后便感到手臂已经累了，但他对这面幡也有了一点熟悉。他更加清楚了此番较量的艰难。他刚一分心，幡在惯力下一晃，摇摆起来。爸力图稳住。要是普通的幡，爸只须用手轻轻一扳就能将幡正过来，

但这面幡爸使尽力气也没能稳住，反而身子被它带得摇摇摆摆立足不稳，爸只是顺势背下去，但只又背了四五下，它的摆幅加大到不可控制了，向一侧重重地倒下去。

爸红了眼，他大喝一声：“呔——！”拼尽全身力气将幡往怀里猛带，双臂环抱，紧紧将幡箍住。

幡没有倒，但爸拼命般的动作狼狈之极。

围观者哄地笑起来。

狮子也笑了。

爸轻放下幡，默默立在那里，在哄笑声里，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爸这一眼里的含意我至死都明白！

多少年后，爸对我说当年如果不是我站在那里，他会放下幡走开。他是为了我才重又捡起了幡，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到他退缩！他可以败，但不能退缩！

爸一脚踏在幡杆上，伸手抓住了幡面只一扯，一声裂响，两丈长的幡面从幡杆上撕裂扯下，他将幡面团成一大团向狮子扔过去，狮子本能地伸手接住。

人们还没有明白过来，爸已将幡杆擎起。

“秃幡！”

“他要耍秃幡！”

人们惊呼着，紧张地望着爸。

爸微微一笑，嘴角却已咬出血来。谁都知道，中幡那漂亮的幡面不仅是装饰，而且更重要的作用是制衡。有幡面在，中幡容易维持平衡，道理如同走钢丝的杂技演员手里拿的伞。而如果没有幡面，就等于只耍一根竹杆，这叫秃幡，难度大得难以想象。

亘古以来，只有一个人耍过秃幡，那就是我的远祖。据传，我的远祖，中幡百里第一。那一年乾隆皇帝巡罢江南回京，各路花会奉命去运河岸边接驾，我的远祖的一面中幡让乾隆赞不绝口。立在皇上身边的一个阴险的太监，伏在皇上耳边说了句：“秃幡才是真正的功夫。”

乾隆立刻传旨要我的远祖耍秃幡。

我的远祖大惊失色，会头及会众一应老少皆冷汗淋漓。耍秃幡只是传说中的事，实际上从没有人耍过。偶尔有人想出风头一试，轻则丢丑，重则伤身。而在皇上面前表演岂同儿戏，一旦失手便有戏君之罪，不单我的远祖性命不保，只怕本会所有会众都难免命丧黄泉。

但圣命难违！

我的远祖向皇上跪地请求要焚三炷香。

皇上恩准。我的远祖就在当地攒土为炉，燃香三炷，跪地祷告上苍。会头及会众皆在我的远祖身后跪倒一片，祷告之声似鸣似咽。

三炷香燃罢，我的远祖擎起了千古未见的秃幡，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耍下去，虽已失去原有的优美潇洒，但幸未失手，而且让确有一些才华的乾隆皇帝从那一个个艰难卓绝的动作中看出了一种动人的英勇，不禁连连喝好。

我的远祖在皇上的喝彩声中渐显振奋，终于汗如雨下地就要演完了全套动作。

但他的最后一个动作贯顶失手了。演至最后一个动作时，他心情不胜激动：自己就要完成千古未见的壮举了！他将幡高高抛起，那幡冲至离头顶四

五尺高处方始下落。我的远祖确是太激动了，他将幡抛至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下落时出现了偏差，幡没有对准他的头顶落下，而是从他的脑后滑下，向地上砸去。

众人齐惊，会头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为我的远祖最后的失手而叹苍天不公！

千钧一发！我的远祖在巨大的灾难已悬于头顶之际做出了石破天惊的一举。

他向后猛一撅臀，让幡砸在了他的尾椎骨上，在与中幡相撞的刹那间，尾椎骨立碎。

巨大的疼痛冲撞着我的远祖，他强挺着，那面幡竟像长在了他的尾骨上一样……

就是那一次，乾隆皇帝御口亲封我们村的中幡会为“优异神幡会”，御笔亲题“龙翔凤舞，人神共悦”八个大字。从那以后，中幡动作中多了一个有名却谁也不敢做的动作“老虎大撅尾”。从那以后，每逢出会，我们村的中幡会必走在最前列，各路花会都要为它让路。

但我的那位英勇的远祖，从此尾骨碎裂身残，一生再也摸不得中幡。

爸扯下幡面擎起秃幡，朦胧中看见我的远祖尾骨碎裂架立运河之岸。

他默立半晌，犹如当年我的远祖焚香祷告。而后，爸将幡缓缓晃动。

没有鼓声。

没有人为爸击鼓，他们和他是赛场上多年的对头。

爸就在这种孤单的沉寂里，心里自己打着鼓点，艰难地耍下去。

太重的秃幡，爸的脚步被它的惯力带得虚浮不稳，完全失去往日的风采，而似一头孤独的跋涉于沙海的病驼。

爸也没有按套路耍，他将幡熟悉一下之后，就开始了“就地 18 滚”。爸知道自己的体力决完不成全套动作，而要与狮子较量，又必须有“就地 18 滚”。他策略地舍去了其它动作，以保存体力。

爸伏下身去，我真不知道爸这一伏下是否能再站起。

爸开始滚动，脸上深刻着痛苦与坚毅。他仿佛并不是在耍幡，而似是在做一种难言的挣扎。

场上静得出奇，太阳白亮亮暖融融地照下来，爸像一条受伤的健兽翻滚挣扎在阳光下的尘埃里。他的对手们的目光终于丧失了所有敌视，变得关切起来。他们不再将爸当作对头。

爸滚到第 13 滚时，铁鼓刘的鼓响起来了。那鼓声里带着坚劲的铿锵，也带着一种难于言说的情感。

那时，爸的嘴角已溢出鲜血。就在铁鼓刘的鼓声响起之际，爸心中的鼓声也正汹涌澎湃，他沉浸在自己心中的鼓声里而已渐失其它的感觉，谁也没有看到，其实爸的眼睛已经轻轻地闭上。

只有那面秃幡仍在他的身上昂然直立。

是铁鼓刘突起的鼓声让爸猛地睁开了眼！

爸在睁开眼睛的这一刻看见了天上的太阳，它的光强烈地刺射进他的眼睛里，此刻它在爸的眼里无比壮丽。

爸就在这一刻将他一生的力量和桀骜全部迸发出来……

爸终于完成了 18 滚。他托着幡挺立起来，嘴角噙血。他环视全场，蓦然将幡抛起，完成了他一生当中所完成的最辉煌的一页——

老虎大摆尾！

但爸没能重现远祖的雄姿。当那幡重重地砸在他的臀部时，他只挺立了两秒钟，刚刚算是完成了这个动作，便颓然倒了下去。

那杆秃幡从他身上沉重地摔下地来，竹杆劈裂，白得耀眼的细沙从劈裂处泄出。

人们惊呼。

狮子狂奔而去。

爸再也摸不得中幡了。

那一年庙会上，爸骑着漂亮的高头大马走在我们村中幡会的前列，后面是好几里长的各路花会的队伍。

王家庄的中幡没有来。

庙会后不久，传来消息，铁鼓刘过世。又传，狮子接了铁鼓刘的鼓槌，不再耍幡。

……

一直记得父亲的那一次比赛。

那不是一场正式比赛，那只能算是一场较量。

{ewc MVIMAGE,MVIMAGE, !058004~4_0177_1.bmp}

后记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由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主持编选。在协会的倡议下，会员单位中有 100 家自愿参加了编选工作。各家自编一卷，全套文库共 100 卷。

各家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文字规范、格调高雅、贴近少儿、体现特色的原则，筛选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因此各卷都有一定的质量。当然，由于各个报刊的主客观条件不尽相同，质量上也就难免存在差距，但是总体看来，这套《文库》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报刊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少年儿童报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足迹。

编辑这样一套《文库》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可能有不少谬误，敬请各方人士和小读者指正。

《文库》卷目中，各卷的顺序是按以下原则排列的：按报刊的性质分为 8 类；同一类中，中央单位主办的在先，地方单位主办的在后；同是地方单位的，按所在行政区划的顺序排列；同在一地的，按创刊时间的先后排列。

《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同心出版社的支持，往编辑过程中，一批少年儿童报刊界的老编辑审读了各卷文稿，特此致谢。

1997 年 3 月

